

藏書圖教中學新成

THE CATHOLIC LIBRARY  
SACRED HEART MIDDLE SCHOOL

劉董

二位致命真福合傳

由鄂北襄鄖教史錄刊

B24

盛新中學公教圖書

THE CATHOLIC LIBRARY  
SACRED HEART MIDDLE SCHOOL

由鄂北襄鄖教史錄刊

劉董  
二位  
致命  
真福  
合傳

天主降生一千九百三十七年

鄂北老河口教區大司牧費准

上海土山灣印書館二次代印

# 劉董二位致命真福合傳目錄

## 劉司鐸方濟各克來小傳

少時	一
進遣使會	二
發願晉鐸	二
講道授學為神師	三
來華傳教	四
湖北傳教	五
在穀行述	六
助理各鐸	七
日修規程	十二
傳教模範	十二
勤勞	十三
芳躅	十五
穀山遇厄	十六

## 劉董二位致命真福合傳

### 目錄

河南被逮	十九
附誌	二〇
南陽受刑	二一
自開封移解鄂省	二一
武昌受苦致命	二二
天主顯罰	二七
收存刑具改葬列真福品	二八
真福同難諸人小記	二九
真福致命後之穀山教務	三一
原附誌	三四
增附劉真福致命百年紀慶	三六
向真福劉司鐸方濟各克來誦	五五

董司鐸若望嘉俾厄爾伯爾玻亞爾小傳

引言 家世 幼年 貞修 進會 發願 德育 晉鐸 歷任 東渡 赴澳 行程 著述 勞績 傳教 芳績

五七 五八 五八 五九 六〇 六一 六二 六三 六四 六六 六七 六八 七〇 八〇 八三

神憂 難前 避匿 被逮 遇善 刑訊 慘遇 虐待 致命 遺範 靈跡 顯罰 列品 祝文云 敬禮 董眞福同時被難諸教友記略 向董眞福誦

八三 八四 八七 八九 九一 九二 九六 九八 一〇四 一〇九 一一二 一一三 一一六 一一七 一二〇 一二八

附董聖人致命歌訣上篇

董公辭親

一一九

穀城縣聽審

一三五

黃草杌避難

一四三

按察司覆審

一五二

附董聖人致命歌訣下篇

總督衙門定罪

一六三

董聖人升天

一七〇

遷移聖骨

一七九

保正劉宗林升天之奇妙

一八二

李軍門救子

一八七

致命真福劉司鐸方濟各克來小傳

少時 真福姓克來。法國都斐納省格肋諾布勒城人。以一七四八年九月二十日生。翌晨領洗。聖名方濟各。父策撒爾。母克老第納氏。皆熱心公教友也。生子女十五人。公行居十。幼承義方。熱心成性。醇樸溫良。志高性毅。雖起居艱苦。常自若焉。時人莫不以是稱之。稍長。就傳於本地某學校。天資聰穎。進步甚速。眾咸嘆賞。既卽立意潛修。以傳教救靈等大事。引爲己任。乃父及母。原係熱心教友。聞之皆大悅。真福在校求學。雖未多歷年數。然其學藝。實已蔚然可觀。信筆直書。每成佳作。試卽取其辣丁與法文之遺簡。展而誦之。英姿颯爽。華而不浮。則亦可見一斑矣。不特此也。其時校規甚嚴。真福皆悉心遵守。未嘗或違。蓋已於求



學之時代。習得勤勞與耐苦之美德矣。

進遣使會 真福自幼本有棄俗志願。及既畢業於本地某學校。乃決意入修院。終身事主。加之真福有一胞姊。已進加爾默洛會。有一胞兄。已進苦修會。時相勗勉。趨向益堅。第真福猶未選定入何會。旋見聖味增爵新創之傳教會。升如旭日。遂決意於一七六九年三月六日擬進該會。往辣匝利斯得院。起行保守。時年二十有一歲也。

發願晉鐸 真福居院保守時。其守規之謹。尅苦之嚴。與夫聽命之純。種種品德。不言可喻。亦非短篇能罄者。一七七一年三月十六日。保守期滿。先行剪髮禮。隨發聖願。正式入會。次年四月初四。升四品。六月十三。擢五品。十二月十六。聖六品。一七七三年十月十九晉鐸。其所發愛情。有如烈火炎炎。將已神形。化爲全燔之祭。而以獻主救人。爲終身之

職務焉。

講道授學爲神師

真福初意。本盼傳教遠方。故於晉鐸後。卽在本地

講道勸人。乃不意講道未數月。而聲譽已洋溢於全國。上游器之。卽派往亞內西大修院。充任授學之職。凡十有五年。會中修士。以及會外司鐸。與本地信眾。莫不仰之如泰斗。咸以活書庫稱之。一七八七年。其母逝世。由大胞姊主持家政。每年特提銀兩數千。以應真福舉行慈善事業之需。慷慨好施。由此可見。一七八八年。被利昂省眾會友。舉爲代表。詣巴黎參與選舉本會總統事宜。旣畢。方計歸程。新總統蓋辣公。愛其才德兼優。留之京師。授以管理保守入會修士之職務。此職關係重大。真福本擬力辭。而 upstream 殷勤委任之命。又不敢違背。乃不得不勉任其艱。小心翼翼。敬奉職守而已。

來華傳教。真福素抱傳教救靈之熱火。上文蓋已言之。嘗聞中國僑員廣大。居民衆多。惟大半皆處幽暗之中。未識真主。惻然傷之。屢求上游。准其買棹東遊。以遂初志。迄未照准。一七九一年二月中。總統本選定司鐸三位。遣派來華傳教。約定同由巴黎開旋出發。而內有一位。適在他處傳教。路遠不克先期來京。真福遂卽乘機稟呈總統。請願瓜代。允之。於是真福喜出望外。先進聖堂謝主。旋卽匆匆束裝。預備行旌。以不克回家告別。惟僅草草寄一家書。有『起身在卽。今世或不能相見。嗣後必永聚於天鄉』等語。其姊展讀未竟。全家老幼。莫不愀然下淚。立作復書。苦勸挽留。卒無效果。二月四日真福等三人。卽至海口放洋。臨行時。復寄其姊一書。畧謂『手足骨肉之情。固難割斷。而天主聖召。尤當謹遵』云云。閱六月。抵澳門。取姓劉。登岸稍作勾留。以俟上游之

命無何。派往江西。時聖教風波。尙未盡息。沿途防閑維謹。幸承主佑。跋涉月餘。平安抵任。無如該地教友。多年未見。司鐸信德冷淡者。已十居七八矣。是以真福前來。不啻重治荒田。勞殫特甚。卒賴神火熱中。先則俯順眾意。聯絡感情。繼則循循善誘。灌輸智識。不數月而成效立著。真福至華。行年已四十有三。學習方言。頗非易易。其寄書於苦修院之胞兄。有云。『弟至華太晚。學話甚難。由初思之。來此殊無甚裨益。不如歸去。繼思此間司鐸。寥若晨星。不得不勉爲其難。法諺不云乎。『耕地無牛地便荒。不如套驢也收糧。』云云。真福謙和穩健。由此可見矣。

**湖北傳教** 真福居江西約一載。卽被上游調派至湖北。治理教務。是時湖北教友。較他省獨多。惟皆處深山之中。如上津之田家溝。鄂西之黑炭溝。房縣之高橋溝。棗陽之東山北山。穀城之黃山壩。栗子坪。磨子

崖茶園溝等處是也。而其中尤以茶園溝教友爲數最多。據真福遺書所云。約有二千。真福居此。凡二十有七年。溯憶流澤。遏勝感綬。

在穀行述

真福之來穀。邑茶園溝也。在一七九三年。其時尙有味增

爵會西鐸二人。未幾相繼凋謝。乃僅留真福一人。節制全境矣。至其所豁之區境。廣袤幾何。則詳見於真福上上游書中。茲爲轉譯如左。曰。『本屬有羊七千。散於本省之十七縣。牧者僅有五人。因相距太遠。看護所及。爲效頗尠。是以果狼腹者。比比也。哀哉。而江西亦有羣羊。爲數約五百。當遣一牧往顧。則此間祇剩四人而已。浙江雖有羣羊。目下猶未能悉其究竟。江南羣羊。尤無音信。使者去且經年矣。尙未言歸。河南羊羣有四。共約三百。散處於三縣。彼此遠隔。去歲曾往顧一週。湖北山縣等處。羊數尙眾。惟現被白蓮匪之蹂躪。四散躲避。欲爲撫牧。未克如願。』

因遣沈公往江西。張公駐江南。何公往穀城與漢陽一帶。分別處理教務。宋公體弱。祇能留駐上津。或隣縣。爲予助手。稍俟。擬往河南。並聞。『由此觀之。眞福與其同志管豁之地。其寥廓爲何如耶。又值風波險惡之秋。其艱難又何如耶。』

助理各鐸 助理眞福傳教之司鐸。共有華鐸六。西鐸一。茲爲分別畧記如下。一爲李司鐸若瑟。〔原籍未詳〕幼從回教。經商至北京。反正皈依公教。並得聖召殊恩。得升鐸品。旋遂來鄂。襄助眞福傳教。風塵僕僕。宣佈福音。跋涉山川。不辭勞苦。洵足多也。〔卒於何處未詳。茶園溝固有一李鐸古墓。但碑載聖名奧斯定。〕

一爲張司鐸。〔名未詳〕北京人。父母皆外教。公自奉教後。卽被納匝祿會士收爲門下。迨發願晉鐸。始來鄂襄理教務。旋被眞福遣往江南。

嗣後莫知究竟。或謂眞福致命時。公亦殉難。或謂公僅充發。未知孰是。第知公在茶園溝時。宋司鐸旋即踵至焉。事見眞福遺宋公書中。畧謂「比得手書。藉悉我公無恙。安抵山堂。驚喜何似。然予在遠方。一時不能回。非至暑處。不能與公面商一切。且非交新秋。予亦雅不願公操勞。惟張公在溝。其智識遠勝於予。公可先與商議一切也。」蓋眞福友愛同志司鐸。情摯懇切。有如此者。

一卽宋司鐸。洗名保祿。河南開封府人。幼時避亂入京。一日叩公教堂門。教士憐而留之。養教兼施。才德並進。後升鐸品來鄂。卽由眞福派駐上津堡會口。助理一切教務。是以眞福遺書中。以與宋公者獨多。（宋公下落未詳）

此外又有二壯年教士。曰何依納。沈方濟各。均於一八零八年抵茶園

溝。其時真福因事在老河口鎮。聞二公至。欣喜無既。部務粗緒。亟賦歸來。以示歡迎。

又真福致命前數月。更有一壯年司鐸艾公達尼老。亦至茶園溝。據一舊表所載。一八三八年。公尚在上津。而據該處信友傳述。亦一大有聖德之司鐸也。教友有瀕臨終之危者。公在遠方。因主默示。能預知之。某晚有教友王某者。恨公刺骨。匿身於祭臺後面。伺公聽告畢。來行祭。則擬乘機狙擊之。詎公聽告訖。兀坐久之。竟如有人阻止其起立者。既而東方報曉。陰謀敗露。旁人莫不奇其事焉。

茲據劉真福（法文）傳載。『艾公原在北京堂修道讀書。於一八一七年聖鐸。曾偕真福居有數月。按真福遺函稱艾公在彼因風波離茶園溝往河南之前數日。潛往上津云。艾公於一八四九年。終於河南。享』



年六十五。』記者又聞徐某教友言艾公係茶園溝人氏。果否待查。除以上所述華鐸六位外。有西鐸一位。名杜瑪塞。華姓金。法國人。一八一〇年五月三日抵茶園溝。先是公在澳門羈留四年。以其時江西官吏曾搜得一教友。帶有江南地圖一紙。將以寄往羅馬傳信部者。遂誣西鐸爲奸細。奏請政府通諭戒嚴。禁阻西教士入內地故也。一其實地圖用意。乃傳信部欲明察形勢。劃分教務區域。毫無政治性質。寓其中也。無如當道杯弓蛇影。狐疑過甚。不知根本圖強之計。庸人自擾。致釀仇教風潮。貽笑外人。良可慨焉。一。至自粵來鄂之路徑。本以江南爲通衢。惟一路關卡密致。旅行頗多不便。公乃遵循老教士之計劃。繞道緬甸。由滇入蜀而下。勞征經年。險苦萬狀。旣入蜀地。遂在傳教會士處。作客年餘。稍資休養。而公抵茶園溝之日。眞福適在小白峪溝會口。未幾。爲

行終傳事回。二公相見之下。欣懽無既。一則得至渴望之地。一則得見渴望之人。其樂可知。真福卽函邀同志。畢集茶溝。開筵暢飲。以示歡迎。良有以也。真福嘗有遺書。謂公體軀孱弱。而神火熱切過甚。公至茶園溝。凡八載。旣以祈禱刻苦。勞殫太甚。又以山川跋涉。飲食起居。諸多不適。兼以遠道來華。水土不服。途中已得病源。遂於一八一八年。在上津某教友家。安然長逝。返魂於主。由宋司鐸遠道前來。爲行終傳聖事。真福甚慟之。厥後李主教至上津。猶聞舊教友稱述金司鐸。在世熱心異常。居恒靜修。一日在房。屬高橋溝。與教友等講演耶穌苦難故事。忽見一光明十字。顯於天空。按此事。艾司鐸於山西。主教及北京藍公書中。亦曾述及金公墓碑。聞至今存在。茲悉墓地在蘆溝。王姓教友宅近。碑乃王司鐸保祿於一八七六年所立。前年本堂和牧。G. Bate 爲公行

百週追悼。而諸教友臨弔之餘。不勝今昔之感云。

日修規程

致命真福董若望加俾厄爾。在劉司鐸致命後十五年。亦

來茶園溝傳教。有遺札論真福之品德云。『劉司鐸誠爲我會中之表率。其勸人也。常以身作則。一切會規無不謹遵。清晨四時卽興。先默想一小時。然後奉祭。習以爲常。未嘗或倦。日間行事。屢誦嘆句。或大赦短經。以此神工。旣不傷腦。又便增神力故也。瞻禮六必守大齋。散心時雖與同志談笑。亦必以激人熱心等語。隨時參入。其爲人也。溫柔和霽。教內教外。皆喜與之交談。終日事事。一致兢兢。全順天主聖意。晚間獨在臥室。作默想神工一時。然後就寢。』

傳教模範 真福所管之教務區域。其廣袤既如上述。而真福道途僕僕。倭南倭北。徒步爲多。試讀其致乃兄書曰。『弟自入華以來。患病屢

矣。且有一次瀕危。弟體前本肥胖。今則祇剩骨皮而已。是以跋山行路。不甚困乏。時或乘馬。然以無此習慣。反覺不如徒步爲愈焉。『真福在傳教時。歷盡艱辛。謂非賢者而能若是乎。』

勤勞 木盤山原有聖心堂一所。既如上文所言。爲吏役所燬。真福來時。乃僅有土牆茅屋數椽。聊爲本地司鐸居住之所。及聖母無原罪小堂一所。建築於獅子崖上。地勢峻險。外地教士。頗有避亂居此者。嗣後亦被燬。迄未重建。當以地勢不便故也。真福或自遠赴上會傳教歸來。或盛夏休息。卽卜居於此。於數椽茅屋之中。而附近教友。爲數頗眾。約有二千左右。司鐸居此。名雖休息。實則日仍撫牧教友。常爲舉行告解神功。每至晚間十句鐘後。始得就寢。前有老嫗鄧陳氏。聖名依理思。年已七十三歲。嘗語人云。『先慈在世。自謂常在真福劉司鐸前行告解

聖事。司鐸勤勞過甚。年壽又高。每易假寐。故在告解時。須喚醒之也。『……是亦足證司鐸之勞神過度矣。譬如日下。每逢主日。司鐸一人。聽行告解。似頗不逮。值大瞻禮日。卽有四五鐸。亦猶不敷。眞福乃以一人之身。兼負諸大重任。孜孜兀兀。無時或釋。神疲力困。不亦宜乎。不特此也。眞福又常苦心研究。當以何法引外教人進教。當用何法。使老教友熱心守規。而俟稍有閒暇。卽呼童子若干人。講解公教要理。誨以熱心守誠。以及避罪等法。又擇童子中之熱心而聰穎者。授以辣丁文字。以爲他日修道聖鐸。襄理傳教儲材之計。更創立一會。定名天神會。以教授兒童要理經言。並代洗外教嬰孩。以扶助善終等善舉爲宗旨。雖眞福種種設施。或未盡見明效。而其急進之心。始終未懈。有謂「眞福滿腔熱血。雖似枉費於昔日。未見大效。而按諸實際。迄今四十餘年。成效

大見。何嘗有絲毫之虛耗哉。『亮哉斯言。真福德澤。誠如日月之光。遺芳千古矣。間嘗觀察其地。男女教友。信德堅深。其於終傳聖洗領主告解聖事。均甚留意。非卽明証之一乎。』

芳躅 某鐸。真福同時人也。嘗述劉司鐸德高道厚。不特教友喜與親密。卽外教人。遇有疑難。亦向問計。傳云。真福乞主。大有神力。某日。有一女教友。聖名保納。被魔纏繞。言語失常。真福以領帶置其身上。勸辦神工。卽霍然全愈。又一日。真福自某村教友家歸。行三里許。有痞徒潛伏道旁。預備行劫。忽見真福身繞大光。行時。足與地離約四尺許。乃未敢逞。又一次船經關口。舟子告之曰。『前卡盤詰綦嚴。恐有不測之危。請虔乞主佑。』乃默禱片時。順風陡起。飽帆而過。差吏竟未之知也。又據當時教友傳述云。真福每知人心之隱密。設其人具有不良之心。雖未

形之於外。已不啻目睹其肺肝然矣。董眞福記載亦曰。『劉司鐸於未歸天前。能將以後之事。向一信友。逐一說明。定係主宰遣天神預告。無疑也。』

**穀山遇厄** 眞福居穀約三十年。歷遭窘難。不勝枚舉。茲述數則如下。一八一二年。茶園溝陡起仇教風波。眞福嘗致書宋司鐸。述其始末。畧謂『兩月前。穀房交界處。謠啄紛起。誣稱教友。定於八月十五日。聖母升天瞻禮日。揭竿起事。房人不察。信之。已兩路戒嚴。並傳亂首。卽西教士二人。指劉金二司鐸。縣令已責任武員二名。前往穀署。籌商合剿辦法。未幾。遂有出差嚴拿二西人到案之說。各教友與觀音堂鎮諸外教人。聞之駭然。皆謂本地並無西人。並公舉宋謝秦偕二會長。同往縣署。辯明實無其事。不意縣吏狡詐異常。接見二公。毫不提及案事。惟

藉言有上諭在。欲限一年內。各教友悉背聖教。並立迫二公。先行背教。秦不允。却至再三。縣吏大怒。卽批頰五十。然公仍處之泰然。不爲所移。以爲爲主受罰。欣喜奚如。又何痛乎。且在乾隆五十年。亦已嘗試一次。又何懼乎。嗣後未知下落。『（下畧）嗚呼。公教不幸。冤訴無門。未幾差役果至。不獲。忿甚。遂將聖堂付之一炬。噫。慘矣。劉金二鐸。知事有變。立卽避匿。顧此後六七年。真福雖屢被查拿。卒未被獲。雖然。真福自幼期爲主宰致命。旦夕求主。賜以遐福。上主仁慈。稍俟。遂卽允其所求矣。一八一八年。真福已年屆古稀。茶園溝又起風波。真福嘗遺書北京會長。述其原委曰。『此次風波之勃興。實由於一教友之仇人。蓄意報復。將房屋私自焚毀。遂鳴官誣陷教友。問官亦已燭破奸隱。故未飭拿被告教友。惟出令嚴拿二西教士。特派文武官員各一。率兵役與外教人。



約有三四百名之多。借此爲辭。徧地搜捕。並懸有千金重賞。兵役等因。皆攀山越嶺。弗辭勞瘁。是時。予偕何公等。匿入一山洞。（俗名老虎洞。在今大堂左旁大山嶺崖壁下深可丈餘廣遜之）已十有一日。適何公暮出。探聽消息。聞山下有人聲。並大呼言曰。（必有人匿在此山洞中。不觀洞口之石乎。已潤滑而又移易其地位乎。）吾儕初意。原擬在洞內。留一。二日。及聞是言。如聆天神警語。卽於夜闌人靜時。起程他往。翌晨。聞有武員一人。並率兵役二人。果往搜尋。此誠上主仁慈。於冥冥之中。振救吾儕。可謂幸矣。乃更依恃主佑。現已在襄買棹。安抵豫境矣。特此奉聞。以慰縈懷。現擬暫留此間。處理教務。一俟風波平靜。再回穀山。（下畧）蓋真福之視穀山。不啻第二家鄉。大有依依不舍之情。詎意歸願未償。卽成致命之功。悲夫。

河南被逮

真福既入豫境。寄居南陽靳崗某教友家。以爲從此脫離虎口。得慶更生。頗自私慰。乃事出意外。忽遇惡徒。先是穀邑有教友沈某者。本佻達少年也。多行不義。真福見而憐之。數進忠告。敢以自新之路。無如沈某不識美惡。不特不感真福。反以是銜之。嘗擬恩將仇報。而又聞有千金厚賞。不良之心。勃然大動。逕往府署。先將沈司鐸密賣。旋遂自率差役。來拘真福。是日清晨。真福未起時。彷彿見一白衣少年。兩次喚之曰。『差役至矣。君其興乎。』真福以爲夢。高臥如故。未幾。又見白衣少年。行近床側。執其腕而促之起曰。『差役至矣。君猶睡耶。』真福乃驚起。立行聖祭。禮畢。將謀遠避。縣差已畢至矣。怛然出迎之。而以耶穌對待茹達斯惡徒之態度爲態度。藹然垂詢。沈某曰。『吾友。何爲至此。予甚憐爾。』詎沈某心狠如石。非特不爲感動。而反老羞成怒。大

肆咆哮。抗聲曰：『爾何憐我爲哉。』遂令差役速下手繫拿眞福。及教友二十四人。一併縛入府署。時一八一九年六月十六日。天主聖三日也。

附誌 上述眞福被逮情形，乃依據中西文傳本。惟近得南陽縣友鐸馬安當轉敘該地老人遺傳，與上所述，畧有出入。合并附誌，以備參考。曰：『現在衛輝一帶傳教之老張神父稱，尙聞其熱心叔父所述，賣眞福者，係一極惡教友。姓靳名榮。綽號六先。因眞福痛責其納寵惡表，積成怨恨，陰使其子赴縣叫差。伊所居之地，名靳庄，距城十二里，離靳崗堂約半里。一日，適逢眞福身負油罐，扮作常人，往靳庄辦公，甫出靳崗，至一黃棟樹下，爲差所拿。……靳榮之子孫，目下日就敗散，頗顯絕滅之虞。』

**南陽受刑**

真福與教友等。既被拘至府署。當卽開庭聽審。按律。真福年已七十。本不宜加以重刑。乃問官兇暴性成。嚴刑如故。一日。真福向問官曰。『君今判我如此酷苛。毫不留情。恐他日我主天主。亦將如此判君矣。』問官哂之曰。『甚佳。本府現以刑罰加爾。視爾所謂之天主。將何以罰我。』言畢。立飭差役。以皮板批真福之頰。旁觀者莫不憐之。真福在獄。備受重刑。除屢被毒棒。又跪鐵鍊。多至三四小時之久。夜間。則又長跼祈主。以達明旦。獄人見之。莫不肅然起敬。一日。有一陰狠牢役。故意在真福跼處。置一鐵鍊。真福跼禱如故。不與計較。其信德之堅。待人之寬。有如此者。

**自開封移解鄂省**

真福幽囚南陽約一旬餘。卽被提解開封省會。計程約六百里左右。試思其時。真福已受十餘日重刑於先。茲又縋索在

身行此長途。加以差役等。如狼如虎。百般虐待。沿路痛苦。何可勝道耶。既至開封。監禁月餘。刑罰有加。虐待愈甚。常以鐵鍊緊繫於柱。眞福首不能仰。足不能伸。所受痛苦。尤甚於前。既而官長查明眞福曾在湖北穀城傳教。遂復咨解武昌。地與開封相距約千四百里。而眞福年已衰老。手楷足桎。作此遠途。披荆蹈棘。其何能堪。縱眞福以爲主受苦。甘心忍受。而旁觀者。尤爲欽敬不已。有親見眞福途中慘狀者。歸而語人曰。『彼老翁實甚奇異。一路飽受拳打足踢。徧體鱗傷。而猶欣欣色喜。不出怨言。誠令人欽仰不置矣。』

武昌受苦致命

眞福在獄中受苦情形。有遺書詳述。茲爲節譯如左。

「此間官長。本擬將余另行禁入內監。勿使信友等。與余接近。隨時護余。俾余不日卽斃。以余在豫獄。備受諸刑。已有奄奄一息之象矣。乃上

主仁慈。陰使內監管獄者。不允收余。謂余骨瘦如柴。長鬚如帚。形容枯槁。衣裳齷齪。不忍令余速斃。實則知余非富家翁。無可徵索耳。職是之故。予乃得與沈公。及教友十人同居一監。欣慰不可言。早晚公誦經文。並亦慶祝瞻禮。無人阻擾。其樂融融。隔壁監犯甚多。聲通大院。自朝至暮。可以出外散步。內有信友若干。因得仍在余前。舉行告解。言念及此。不禁感嘆。上主鴻恩。靡有其極矣。張司鐸（華人）仍在此城。暗與教友開四規。并在附近教友家。舉行祭禮。或爲吾等送領聖體。外教人莫或之知也。」

按真福所書。其在鄂獄時之待遇。固較優於南陽。乃不謂曾幾何時。卽有至大神苦。加諸其身乎。初真福在獄中。聞北京會長藍神父。M. Luis Lanniot 及河南教友多人。皆將拘捕質詢。疑自在初次過堂時。或出言

不慎。致洩其名。深自引咎。憂憤交集。擬以一死報之。而補愆尤。實則此乃其謙德過甚所致之幻景。旋由上主默啓。其心始安。惟真福尤有傷心之一事。則爲目覩教友數人。背主是也。一八二〇年一月一日。官長提詢劉藍沈三鐸。與諸教友一律過堂。真福有遺書記載其事。『過堂之日。適爲瞻禮七。吾教信友。皆當虔守小齋。而官長故意烹治猪肉。命吾儕衆人食之。謂食此者。卽自証明背教矣。當卽免刑。否則不赦。不意竟有數人。從而食之者。惟留有二十三名。皆視死如歸。堅守信德。官吏卽命收監候決。至藍沈與余。則問官畧詢二三事。卽判定藍公無罪。命之起立。僅令余與沈公二人聽審。先命沈牧背教。沈不可。乃曰『爾果不背教乎。則當與此二十三名教友同科無期徒刑矣。不觀彼等已背者乎。皆已釋放回家。其樂何如。』繼又向余曰。『以爾蠱惑中華多數』

人民。在律當受死刑。其謹候諭旨。可也。」

真福自知必將爲主致命。非僅不自悲傷。並甚欣喜。以爲今乃得償所願矣。惟爲彼半途背主者。傷懷不已。又見其出監後。狼狽萬分。一貧如洗。因仍設法資助。俾使得回故里。且曰。「彼等甚可憐也。」至真福在受審時之神情若何。則有藍公日記所載。堪爲佐證。畧謂「劉司鐸信德之堅。實非常人所及。當其受審時。神情如恆。專以爲主致命爲心。勇敢英武。大有百折不回之勢。其情其境。迄今猶盤旋於腦際。誠使余沒世不忘之矣。不特此也。卽官吏中。見而敬服者。亦不乏人。皆曰。『如此信德堅韌。洵不多覩。良可敬也。』」

一八二〇年二月十八日。湖廣總督康篤安奉上諭判定真福絞刑。而前數日。真福在監候旨時。以上文所述之張鐸。不時來監探視。因率監



中教友。屢向告解。或領聖體。預備專爲耶穌犧牲性命。並竭力安慰教友。堅具信德。依恃主宰。忍耐受苦。至死勿變。又設法潛邀八位會長進監。諄諄勸告。以廣布福音爲志。及期。差役於黎明時。探入監中。眞福遂問之曰：「爾等此來。非爲引余至法場乎。」役初諱之。蓋恐眞福聞知。心悸耳。時沈牧在旁。乃曰：「此老非畏死者。請明言可也。」役乃實告。眞福歡洽無旣。求沈牧爲念赦罪經。起立降福教友。囑其勿悲。畧謂今雖暫別。不久當在天堂。永叙不散焉。沈牧又將藍公預置之新衣一襲。請換留舊衣。以作紀念。眞福却之。曰：「予生平謬行甚多。此次之死。乃爲獲罪而死。幸勿以致命目余。」立隨差役出監。（燕京開教畧下篇十三頁有云。藍公會出北堂儲積計六萬餘金。盡賂當道。爲脫其友。不意俱成虛糜。所謂友者卽指眞福）眞福旣至法場。（地在武昌城外。

沙湖一先跪地祈禱片時。繼乃起立。伸手請卽動刑。初行刑者。本與教友約。擬以一絞死之。俾令少受痛苦。不意初次行絞。繩適中斷。及至第三次。真福始氣絕。嗚呼哀哉。真福從此永上升矣。所奇者。真福靈歸天後。其形容如恒。不特毫無醜態。抑且光美悅人。觀者大異之。

天主顯罰 真福致命後。北京等處。昏黑而不見天日者。共有三晝夜。人民驚惶。不知所措。而陰謀計害真福之人。先後皆受天主顯罰。通謀報官者三人。一則嚼舌死。一則癩狂嚙指死。一則腹裂而亡。南陽府吏數月後。亦犯大案。凌遲處死。而真福致命後六月。嘉慶帝避暑熱河。竟爲電擊暴崩。據真福董司鐸言。此事劉真福在獄中。曾已預言及之。抑何奇妙之甚耶。諸外教人。亦均驚愕而相告曰。『不觀若輩謀害劉公者。皆未得善終乎。而吾儕田畝。亦被遺累。連年荒歉。災上加災矣。』

收存刑具改葬列真福品。真福致命後。武昌教友。卽厚賄差役。購得刑具。及血衣絞繩等件。一併收存。留作紀念。後均寄往巴黎。聖屍初本瘞於法場附近之犯人義塚。旋由教友等。乘夜遷葬於城外紅山。一地在寶通寺對面。立有碑石以誌不忘。一八六八年。田大司牧類思命起聖屍。轉運巴黎。敬置於聖味增爵堂內。田牧又嘗語人曰。『劉鐸管理此間信友。約有三十年之久。愛之護之。情逾慈父。而教友等。敬愛司鐸。亦有甚於子女之愛其親。劉鐸終爲教友等。捨身致命。教友等莫不至今移愛及其遺骸。今見運往法國。鮮有不爲下淚者。是亦足證真福遺澤感人之深矣。』一八四三年。教宗額我略第十六。准稱真福爲可敬者。一九〇〇年四月二十七日。良第十三。乃列之於真福品。

榮哉真福。今在天上。其未忘我鄂民乎。今仍謝敬真福。無時或息。甚祈

力求主宰。全赦鄂民之罪。永賜聖寵。毋負眞福在此。所遺之血汗勞苦。俾皆遵守聖表。引人歸化。同躋天國。亞孟。

眞福同難諸人小記 上言眞福同監之沈司鐸。北京直隸人爲河南

司鐸。及教友二十餘人。俱已判定無期徒刑。嗣後境况頗鮮確耗。一八三六年。董眞福遺書有云。『劉司鐸時充軍之二司鐸。其一猶在軍所。其一已歸治其舊羊羣矣。』明司鐸謂據董眞福書中所言。卽指上文所述之何沈二公。其已歸者。乃沈公。卽易姓之艾端。然而近讀中日韓公教神品秩錄。La Hiérarchie Catholique ecc. p. 190 載沈何二公。爲欲証明其信德。均畢命於伊犁軍所。二說未知孰是。姑竝誌之。一八三〇年。卽道光十年。上津堡有一教友充軍在外。以一八五二年南京和約成立。得返故里。自述在軍所情狀頗詳。茲爲摘錄如下。以資

考證。『道光十年。予（教友自稱）爲董牧侍者。同時被擒解署。官吏刑迫背教。不可。乃發充回部（今新疆）和闐城。及至。見已有教友數十人在焉。內有一孀婦。名瑪爾大。聞新來教友中。有一司鐸。欣喜無既。以其流徙在外。所最難堪者。爲不能告解與領聖體耳。吾儕營生其地。亦尙自由。無甚拘束。或賣果蔬。或作裁縫。或爲農夫。所業不一。予則行醫。道光廿四年。卽一八四四年。司鐸壽終。予等哭之慟。然不以此而減熱忱也。嗣後每五年或六年。外來一司鐸。爲吾等開四規。旋又他去。於是吾等。又爲孤立矣。彼此相約。扶助善終。』

按此教友以南京條約成立。弛禁聖教。得見桑梓。權躍不可言。爰卽往見本堂司鐸。以謝上主鴻恩。是時本堂司鐸。爲陶公斯默納爾多。

Smeraldo Logli. O. M. 1823-75 據15 『教友初乘輿而來。不能跬步。予陶

公自稱一山下迎之。予與附近教友與彼相見。欣悲交集。彼年七十有八。以備嘗辛苦。似已聾且瞽矣。談及彼少年時所識之人。則現皆白髮老翁矣。予叩其數年在外。曾引數人歸真。曰：「僕以行醫爲業。代洗外教嬰孩。無慮數千。成人則不獲一人也。回人執拗難化。雖婉言勸誘。舌敝脣焦。未見效果。」予遂續叩之曰：「然則君可安心矣。天主已鑒君善願矣。」厥後陶牧嘗語人曰：「予生平最有幸福之日。得見此教友日。卽其一也。迨彼老翁別去。予目送神往。繾綣久之。」

真福致命後之穀山教務。真福致命後。凡十有三年。穀山等處。不見西教士之踪跡。而據管見所知。其時兩湖全境。卽北京等處。亦同此境遇。（如真福藍若望。B. Joannes a Triova O. F. M. 1760-1816 已於一八一六年二月七日。致命於長沙。而居京之遣使會西教士。如藍公拉米

敖與眞福在武昌對質前。曾下刑部獄四月。迨鄂督以無罪奏聞。僅免其一死。不准再居京師。藍公計無可施。遂於一八二一年赴廣東。屢擬設法進京。均無效。乃歸澳門。以一八三一年卒。享壽六十有四。先是藍公在發解鄂省前。甚擬同眞福致命。爰特委託本會薛司鐸（山西人）代理北京直隸河南湖北江西浙江江南等處聖教會總院長。（事見薛司鐸傳）不意上竟免其死刑。得來粵之澳門。雖未能回京原任。而對於內地教務。竭力維持。熱心奉主。實仍不減於前也。其他居京治曆之西教士。如福公文高。於一八二四年二月一日溘逝。高公守謙。於一八二六年束裝西歸。而是年十月十四日。李公拱辰。又安然謝世。至是僅存大司牧畢學源一人。在朝治曆。獨居南堂。差官防之甚嚴。不准他往。屢欲辭歸。經薛公苦留。乃罷。斯時北堂已籍沒入官。修道院六處。遷

於塞外西灣子村。而薛公慨任院長之職。潛理北京一帶教務。約十五年之久。不稍厭倦。可謂賢矣。

際此公教最艱難時代。支持穀山等處教務者。則卽爲上文所言襄助眞福之三華鐸。宋張艾三公是也。厥後藍公。又由澳門潛派楊白二司鐸。前來助理。諸公皆自審責任重大。依主恩佑。克盡職守。西史美之。其裨益於穀境教務。良非鮮淺。惜以孤陋寡聞。未克詳誌。惆悵奚如。

惟其時茶園溝等處之教友家。則皆被胥役等蹂躪敲詐。有非筆墨所能形容。其萬一者矣。官長旣視若無睹。胥吏又無所顧忌。所有會口。概遭浩劫。教友之家。或被抄洗。或被焚燬。婦孺老羸。不得已。或逃避深山叢林之中。與豕鹿爲伍。或寄居不仇教之親友家中。苟且度日。卽向有微資者。至此亦一貧如洗矣。甚至高築債臺。以填胥徒之慾壑。設稍不



遂。刀鋸且及其身。公理法律。均所不顧。教友無辜。遇此荼毒。卽毗隣外教之人。稍具天良者。亦莫不眾口同聲。代鳴不平。內有一致仕鄉紳。熱心尤甚。因指使教友省控。果蒙按察司。批准提訊。於是附和被告爲惡者。大都畏罪潛匿。乃不意爲首者。手段狡獪。初則敷衍調和。繼則厚賄當道。以作不了了之。按此事。亦得自真福遺書中。并述及教友之爲此。先且未使與聞。此案未結。真福已致命升天矣。而此後十數年中。穀城教務。如何進行。如何困頓。該案究作如何之結果。則皆無從查考矣。

### 原附誌

致命真福劉司鐸方濟各同時被難教友補遺 清嘉慶二十四年。卽一八一九年。黃正先。卽居下木盤山黃貴榮之祖。曾與其隣李星輝構

訟輝理曲敗訴。乃設嫁禍毒謀。乘陰臘除夕。自將屋宇縱火焚毀。急鳴官控報。稱黃正先。乃白蓮教匪。實是案正兇。官差捕先往。不辨天主教。白蓮教。竟以教匪論。判定充發粵境。先去時。家遺一子。僅十二歲。去後。絕無音信。莫知下落。

杜連賓。馬老么二人。於嘉慶年間。爲信公教。被逮解省。判決遣發甘肅回地。閱十有三年。幸得還歸梓里茶園溝。官員發有護照。蓋有沿途署印。惜近已遺失。未得一覽爲快。

穀城縣西關教友歐志仁。自述嘗聞乃祖母言。歐氏遠代。有父子四人。於嘉慶朝風波作時。被官查拿。幸縣令略動惻隱。特爲末減。撥家無全犯爲例。准釋一子歸耕。餘三人間充北直隸境。至軍所後。初數月。尚有音信寄至。繼則杳然無聞。莫能知其究竟。彼三人者。父名歐必榮。一子

名永太。一已失名。

嘉慶二十四年。陳良。卽現居東茶園溝堂附近陳志義之會祖。爲劉眞福之忠僕。同被逮後。充發廣東。不知下落。以上數則。近始查得。故補誌之。

### 增附劉眞福致命百年紀慶

一九二〇年。適逢眞福致命百年週慶。吾國各處味增爵會士。如北京、天津、江西等境。皆大行慶典。儀文炳燦。無暇縷陳。茲惟將本省城武昌與本境所行慶禮。畧記於下。以存紀念。

武昌總堂慶典。爲二月十八日。卽眞福致命之百週本日。禮儀之隆。洵所罕覩。詳見上海聖教雜誌九年第六期。今將當日拍發往羅馬教皇

電文及某人評論列下。電文曰：『宗座巡閱使主席、主教八員、司鐸三十二員、代理宗座傳教十四區、九會修士、八國人民、於武昌恰值舉行致命劉真福方濟各神父百年大慶、並值宗座巡閱期內、以中華教會名義、歡呼教宗、爲頒最近詔書、遣使傳教區之大父。』

教宗本篤第十五接電後、遂由機密加思巴公於三月二日覆電、文曰：『教宗以慈愛賜宗座降福、會集於武昌、爲真福克來百週作慶之諸教士、且祝中國傳教事務、已被如是致命者血所潤溉者、得欣欣進行、爲耶穌基利斯督國之榮勝、及彼國民之幸福。』（此電文乃記者增譯）評論『吾輩應當驚奇天主上智安排、非人所能臆度。如聖經有云：』『天主在諸聖之行實上、奇妙至極。』即如武昌致命真福劉神父、前一百年、陽曆二月十八日、由湖廣總督湖北巡撫按察使等擬

罪名，詳由北京刑部，奏准依擬定罪照辦施行，以致眞福被絞致命。現屆百年同日，有教宗欽使與各主教司鐸等，不期而至總堂，行此大慶。又有督軍省長，亦於是日，偕同來堂拜會。先後百年，同月同日，先辱後榮，天主光榮致命諸聖有如是也。」註 教宗欽使光主教，八位主教，卽湘南翁、湘北翟、鄂北畢、鄂西楊、鄂東田、贛北樊、贛東田、晉北關、魯南韓等是。

吾境原擬在一千九百二十年十月初。眾司鐸集行避靜後，爲劉眞福行致命百週紀念慶典。同時并行本境分設主教金慶。且祝賀畢，大司牧晉鐸。及來華傳教銀慶。吾儕敬愛之畢，大司牧以勤勞不幸忽捐塵世。然眞福致命百週紀念慶典，不可因此擱置也。爰在老河口總堂。有司鐸十九位。業於十月三日舉行矣。而穀城縣城中。於十月十日。有司

鐸十位。乘祝賀新堂。亦已連帶舉行。并早經議定。在縣南盛家塘鎮興建經堂一座。業已奏准宗座。奉獻於劉眞福。且幸各省善士。約皆味增爵會士民。慷慨捐款。總計共有七百五十元八角。（見中華司鐸報去年十一期）茲聞材料已備。迨春季溫和之時。當可興工。本屬茶園溝。原擬夏間。俟畢大司牧避暑蒞臨時。舉行各項慶典。畢公後不果至。乃改定於十二月十二日。單行劉眞福致命百週紀念大慶。先是堂中並無眞福影像。本堂司鐸桑多樂公。乃函請京師北堂繪寄。以便敬供。隔日薄暮。由老河口。趕至二鐸。共西鐸六。（明連傅桑及唐納二位新由義國來者）華鐸一。同行慶典。雖未足云盛。然心力則聊盡矣。十二月十二日。主日也。雨雪業已數朝。天氣晴佳。教友到堂瞻禮者。甚形踴躍。欣然色喜。而堂中點綴。如聖母無原罪大慶禮。聖母祭臺之上。

下左右前面。結成彩幄。光燭輝煌。眞福之新像。卽權供於此。清晨五下二刻。開始奉祭。續行五臺。八下一刻。教友集齊。公誦經文。鐘約九下。成司鐸登臺講道。內容概畧如下。題義取聖經「善牧爲羊捨生」之言。先就眞福之半身新像說起。請眾觀賞。在眞福首肩有浩浩天光一道。自東北角斜射。橫貫而西。眞福頭冠圓緇。身衣白衣。佩紅領帶。左舉耶穌苦像。右手食指示之。目光炯炯如生。顏紅且明。鬚白且長。觀其像恍若聞見其距今百年前。向吾儕先祖。莊嚴訓誨。宣告其所以東渡來華。有如保祿所謂非恃世俗言智之高。惟以傳揚被釘之救世耶穌爲職志者。宜乎其一生一世。歷盡苦難。逼肖耶穌。且至致命於武昌。爲羊捨生。羊爲吾中國教友靈魂。特別爲吾穀邑茶園溝教友之靈魂也。噫。吾儕何幸而得如此靈牧耶。復何幸而得逢吾儕之老本堂靈牧致命之

第一百週年耶。今日吾儕舉行紀念慶祝。固爲情理之至當。然尤當勉行於心神。永有裨益之慶祝。乃克愈悅我真福在天之靈。愈能得其願。撫轉達之效矣。……旋分三段敘述。首節真福行實。（見聖教雜誌第五年第四七八等期）特稱其自幼至老。如何能膺鉅艱。多歷辛苦。次述真福於穀山末次風波。如何匿居洞中。何故離去而避於河南靳崗。及在彼處被沈某教友（穀城人）負賣被逮。而在南陽而往開封。曾受何等劇刑。既而解赴武昌。七旬老翁。長途慘況。狀何堪言。而居鄂省囹圄。更受何種神憂極苦。（指見教友背教及北京藍牧解來對質）卒於一千八百二十年二月十八日。瞻禮六清晨。及其如何服絞刑。爲主致命。爲羊捨生。又次畧述真福既爲善牧。爲我穀山靈羊捨生矣。何以吾儕前此若未之識也。何以纔二三年來。始行敬真福之瞻禮日也。



得勿因真福當日被捕受刑致命之地。距此迢遙。未得聞其詳乎。抑以遺老皆盡。相傳幾中絕乎。抑因吾老本堂靈牧。列真福品之年。適庚子拳匪禍教。教界人心慌亂。未遑及此。而竟以是遺忘矣乎。今姑勿論究竟如何。但求真福之原宥是耳。而自今而後。吾儕之識愛真福。當如真福之識愛吾儕。情誼益爲密切也。真福旣爲吾儕善牧。是吾儕固當聽其聲音。勿謂其逝世年已百週。須知其神魂乃常生而永榮。至其道容德徽。今而後吾儕能隨時進堂瞻仰致敬矣。且真福當日教導吾先祖之遺訓。手澤猶存。不佞幸卽今日忝爲代表而節讀之。俾眾共聞。如果旣聞而能身體力行之。則卽適所謂聽從真福善牧之聲音也。亦卽上所謂今日宜行永有裨益於心神之紀念乎。謹案真福遺函。首勸所屬諸鐸於言於行。和衷共濟。神愛相係。以爲信眾表率。使之共睦一心。有

如耶蘇善牧爲眾生靈之惟一元首者然。次囑勸信友輩。細心留神。學習聖教要理。關於幼童。特更加意。而父老相傳之天神會。卽眞福昔在此間所立之實施機關也。又次囑在各會揀派男女會長一人。令負爲外教嬰兒付聖洗之責。并囑信眾共知。遇人有死亡危險。各信友均有與之付洗重責。是卽各信友平日同有重責。當學習妥當付洗之禮規也。再次勸戒信友。凡遇喜事。務革除奢華。則效古聖祖之醇樸美風。以節儉相尙。以德爲依歸。至若席間勸酒強飲。實屬陋風惡習。極當痛斥者。應盡法戒之。(奈何此風之在本會。於今未除。講及不禁聲色俱厲。)終囑勸信友。因爲主忍辱勿羞。萬勿干犯公法而致罹刑網。勿染外教惡習。當切記主爲眞實正路及生命。……最後勸眾以後尤爲神益。懇乞眞福轉達。現今請眾同禱。求爲保存眞福血種之信德。爲聖

教廣揚。蓋目下聖教於吾鄂省。雖可云廣揚矣。實不得謂廣揚也。因據真福遺函。當日所屬信友約七千名。零散於十七縣境內。今統計鄂省信友。已領洗者總數已越十萬有餘。但與外教人數相比例。差率尙太遠巨。噫。又當特求真福。轉達救世主耶穌。早賜派定一全順其心之賢大司牧。代其權位。指引吾儕靈羊。妥赴天棧也。蓋距今七月。誰將繼承已故畢主教位者。尙絕無音信。曷勝縣念。伏乞天主聖母矜憐。賴真福轉達。今日吾儕紀念。得不爲過眼虛文。道理後。再送聖體。告領者數百人。旣訖。進大禮彌撒。院長明大司鐸主祭。一鐸及一修生爲五六品。他鐸及修生唱經。頌咏與聖樂兼奏。信經後。唐司鐸獨唱一短小聖樂調。《吾爲善牧 Ego sum pastor bonus, Luigi Bottazo》別有雅趣。彌撒後。司鐸二位。戴祭巾。穿白衣。敬將真福新像。捧以出遊。時則中樂細作。

爆聲不斷。而修生與教友。皆如禮偕出。至司鐸住屋大門前曠場。男女分左右立。供真福像於堦上門中彩臺。明司鐸乃攝影留爲紀念。隔晚。在此用冬青松柏。紮有得勝大圈。以晚菊繡旗點綴。頗臻巧妙玲瓏。而朝日升照。燦爛尤甚。瞻觀更新。晨間復增懸額聯。以標明事景眉目。額書：劉真福致命百年紀慶。穀邑茶園溝一千九百二十年十二月十二日。聯曰：愛主救靈。德留千古。爲羊捨命。榮慶百週。午後顯供聖體前。大小修生。復在原處。合攝一影。蓋紀念真福百週前之駐茶園溝時。擇教友童子中之熱心而聰穎者。抽餘暇。授以辣丁文字。以爲他日修道聖鐸。襄理傳教儲材之計。早開本地修道學院之始基也。聖體降福時。先唱致命聖頌。又唱謝主經咏。然後慶禮遂畢。

譯劉真福方濟各克來致屬下眾司鐸遺書

至親敬諸神昆均鑒。

吾主耶穌恩寵常與吾儕偕焉。

『三合繩而難斷』此聖神寓言也。示吾人以同心協力，乃成事功，尤妥效方。而吾會規<sup>七三章</sup>所載，合此格言曰：『眾各奮勉極所能，於道、理、言、論、著、述，一、致、同、和，而如宗徒遺囑。俾吾儕所具之觀念、覺察、言語，皆相一致。』夫此相和精神，爲各種事業，既皆緊要，爲超性工夫，以救靈爲目的者，聖額我畧所稱爲藝術之藝術者，豈不尤甚哉。非此，則吾儕所收羣羊，亦將自散矣。且各隨性偏，將附於此鐸，或彼鐸矣。且將仿厥初教會信友之言曰：『吾屬保祿、吾屬亞博洛、吾屬徹法矣。』乃者。死正大步趨近我。將引我出世，往投威嚴判主，審我職務經理。爲此慎思。合亟乘時。以予薄德，固辭而不獲已，忝爲領袖之名分，向所屬諸神昆。

發布此指令。爲祈得公同之和，攝理羣羊，以成一棧，猶如一牧，吾主耶穌基利斯督者。願爲致此要項甚夥，欲盡括以此書，又何勝其冗長，因止限於數種實行之法，蓋特爲適當，灼熱信友愛敬，破除其愚昧，激發其付洗外教嬰孩之神火，并廢去多種陋習者也。用懇我同治此葡園諸公，共盡心力，務使下列諸件，通行各屬，一律謹遵。

一、爲預防教友愚昧，不明天主奧蹟，聖教要理，特定每值主日，或罷工瞻禮，當從容朗誦『聖事問答』五分之一。一童問，一童答。其餘在堂者，均留神聽之。而念者聽者，皆可起立，以免久跪膝疲。惟原有要理書本，此屬久已如法通用，而吾儕以本己權限，因莫能改革。況此舊本所載，又多爲新本所未及者。故仍然當沿用之。一如往昔，各主日，瞻禮，宜高聲而念。至少派定教友四名，男女各二，以負此實施之責。

此外，教友冒犯瞻禮齋期者，往前已數見不鮮。合於要理念訖，隨將本主日內瞻禮表，亦附念之，使眾共聽。彼不守瞻禮齋期者，自可無以推辭。

再者，愚昧乃眾惡母之。爲除絕之，當於各會區，派定男女會長，少則各二人，爲主任，每月考試兒童道理。其期卽定於每月份首主日。俾受考試者，激起競爭心，乃規定兒童自七歲後，至十七或十八歲止，均當一律赴考。此規尤要，因屢見十八歲之青年，於救靈須知的道理，尙在模糊，父母若久間而不引命子女赴試，徵實爲因怠忽之故者，當以輕看子女救靈罪論，判其不當蒙解救神恩。倘遇正經阻擋，可寬此例。但不得輕易而屢行之。

二、慨自數年以來，教友之於付洗外教臨危嬰孩，求其永遠常生事，神

火頗見微弱，而予且深自慚責，未尙多勸教友，行此超等愛德神工。爲此，向諸公懇乞，因天主仁慈，爲吾及公等良心平安，各自振奮，務使教友從今而後益發熱切，圖謀爲外教臨危嬰兒付洗，爲維持此善工之進行，已將教友當與此輩嬰兒付洗之本分，及無論與外教內教嬰兒付洗之規式，用中華文字，書成詳細說明矣。於是，則勿庸有所增贅。惟當嚴飭信友遵循耳。并以時趁機，諄諄勸囑，指示之，勿信己身易免罪戾，苟遇機會，能而未與遺孩授洗，或不肯尋覓機會，與之付洗也。是故在聽告時，當詰問教友，於此本分，有無缺失，願爲督辦如是之聖善工，當於各會區，派指男女，少則各二人，特專致意焉。如於其他職務所行者然，又當將此善工，奉託於聖味增爵保護，如考試要理，求天神特爲主保之意同。但其餘信人，不得藉口負責有人，遂妄擬己無義務矣。蓋



天主聖神有言曰，德訓經 十七章 十二節「主囑各人，顧邇己者。」且爲圖此善工，實收益豐效果，當於各會區，議定男女各一，或多名，學習小兒科法。藉是可進外教人家，就醫身疾之便，得以生神聖洗，療其靈疾。特是每遇付洗嬰兒機會，人人均有付洗本分。職是理由，宜盡法之所能，凡彼未從助理傳教先生，學得妥當付聖洗之禮規者，其勿許其告解。抑以爲付聖洗時，而倉促能遇無盛水之器，或因特別情景，有之而莫能用。爲此司鐸當於平素明教信友，際此時會，如何用棉花或他柔軟質物，蘸水付洗，可爲依法正當有效。最後，叮嚀責有經管此事之會長，當屢集教友，試演付聖洗禮節。若難得每月行之，而一年之中，少亦四五次也。

三、在中國慶筵，特於婚姻喜期，有一陋習，可痛哭，不能容忍者，而聖教

會正不許緘口放任也。曰：維何。卽予今欲言之同讌，強飲惡習，論其害之所及，雖平常甚有節操之人，當此強誘攪擾，亦頗覺難不失度。可惡尤甚者，往往并加粗鹵污褻之言，挑激不謹慎者，溺於醉酒之惡。坐是屢由席間，多出爭怨不睦事故。甚哉！逢此聚會，飲而中節之難也。彼欲以節德自制，且欲以之制他人者，則反遭輕視，爲不體面，爲不開通之儔。雖然，如此惡習，大有外教風氣臭味。按吾教士職務，應當嚴厲反對也。教友縱或不遵，（望主勿容）亦自當明白，其於行有關此陋習之事，再無所推諉，強說不知。耶穌基利斯督有言曰：『我爲眞實。』未嘗曰：『我爲風俗。』然則爲教友者，其可以是乃老舊風俗，作口頭之辯護耶。噫，維望主賜，得將此遇喜期之誇張鬥勝，熱鬧多客之習氣，全然除淨。謂其爲傷心亂事之機源，似非苛論。因在中國之婚姻喜期，見之

屢屢已。須知此事，（喜期慶儀）聖教會尙曲予寬容，而吾於是，豈敢過求絕然禁止。所望吾輩教士，既有言責，斯宜剴切奉勸教友，勿必極其奢華，賓客過眾，然而崇樸尙儉，行以端方。以年青多比亞古聖爲模範。其當日之娶撒納爲妻也，全遵辣法厄爾大天神之指訓。無奈教友中之舉行喜慶，難得若是聖善，而一無疵瑕，其亦勉守所定規條之關於各項飲宴，而特定爲喜期者，飲酒務必有度。勿行強勸故事，致無把持者痛醉。其違犯者，科以定當責罰。但司鐸可善用權衡，準有過者能力，以減換之。

四、其餘別項規則，要皆訓示教友，熱心善生，卽使之合基利斯當名實耳。要以先知「遠惡而爲善」之一言，可簡括之。一則在此規條，申禁多端陋習，已沿爲風氣者，而異局迷錮，且不認之爲可責。司鐸於是按

照華文、逐件而念、特將此種陋習、及教友遲不之棄之罪惡、顯爲標出。一則此項規條、命行多種善工、俾教友以之不愧所負榮名。教友苟信守之、將明見其地位之尊矣。且羞仿外教人之俗矣。將如伯多祿宗徒之言、首書二章九節彼自知已爲「被簡宗族、王爵司祭、聖民、勝所獲民、選爲傳其向出汝曹於幽暗者、奇光之德能」者也。首書二章十二節「汝等於異教人中、行宜正、使觀汝工善、罷其以不法人視汝之見。且以榮主於厥監日。」又首書四章五十六節「汝中其無有受苦者、爲殺人、行盜、詛咒、貪傷人財、倘爲爲基利斯當蒙難、其勿愧。且因是名、以光榮主。」右言規則、已分印四冊。在各會區、將常常念。與各會長、將寄發一份。爲使聽者、莫生厭倦、宜將此規則全體、析分爲七。每主日、僅念其七分之一。每七主日爲一週、可輪流念完。非經本管司鐸別有定規、從勿間斷。

綜之上言各種訓戒，與其他更能續增者，將必尠有。或一無益效之可言，倘非吾儕司鐸，謹與羣羊善表，顯發吾輩爲天主忠臣，相稱管理其秘蹟聖事者。保祿致哥林多首書四章一節致吾輩各能同聖保祿而言曰：『爾眾法子，而如予之於基利斯督也。』致哥林多首書四章十六節吾儕其憶德訓經十四章五節之言曰：『人之爲己者惡，將爲誰善。』吾儕須慎，其勿以一種無倫次神火爲口實，將盡職務之時光，全專用爲他人。吾儕其追宗徒之踵，而言其言曰：『吾等宜專祈禱與講道。』大事錄六章四節吾儕宜務敬愛神工。蓋依保祿宗徒所言，此『乃益於諸事，并有今世後世之賞許』者也。致弟謨德首書四章八節至爲保育此敬愛德之法，卽謹行吾會規例所定神工。默禱、私省察、讀新經、及他熱心聖書，又每年行避靜等等是。是誠如寶藏多座，凡於救靈有用事，吾等皆可往取而得之。吾儕其勿如渠承水，一任

盡流。然當如泉流，皆所溢者。若聖伯爾納定之譬寓也。究則吾儕之一於言、於行、於愛、於信、於潔德，當爲信眾矜式。致弟謨德首書 四章十二節而吾儕牧主託羣羊，果爲之模，迨夫眾牧王將臨，吾儕則得榮光之不朽冕矣。此最後數語，予所以祝諸公與予身之肫切願望在焉。

諸公乎，予維恭謹，署名爲諸公之至謙順僕。

### 向致命真福劉司鐸方濟各克來誦

吁，真福方濟各耶穌基利斯督之毅勇致命者。懇爾爲我等祈主，俾成效法爾之人也。

爾在世時，常作新說邪道仇敵。爾所傳授，乃公教常信崇教訓者。望爾因主仁慈，致我等亦常信講此道，而得永隸於其子民數中。

爾身當暴厲風波，志常堅定。爾避藏山廬，願只依附天主。望爾爲我等祈，能法爾表，忍受困難試驗，甚以能居憂患，以爲尊榮。

爾於帶練被笞之後，爲基利斯督致命。我等求爾轉乞，賴主神力，扶持剛強，能爲主榮，任勞如爾。并不辭捨生命，用救同胞靈魂。

吁，爾致命真福者。伏望耶穌基利斯督我等主，爾所愛於萬有之上者，因爾轉達，俯賜如是恩寵。亞孟。

教宗庇護第十位，於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二日，恩准聖味增爵會之男女會士，念上經，每日一次，能得三百天大赦。（見法文真福傳）

湖北襄陽畢大司牧 鑒准

## 致命真福董司鐸若望嘉俾厄爾伯爾玻亞爾小傳

引言 自遣使會。承理吾屬教務。迄劉真福致命。約歷四十年。其間教士來者。踵相接。累著賢績。丕光教會。中因橫來阻梗教務。停頓有十數載之久。然教士救靈職守。何曾一日忘懷。蓋欲待時進行耳。內有一英才。德冠群。人靈挺秀。名若望加俾厄爾。卽鄂省致命真福董文學司鐸。其人也。吾穀山茶園溝。曩爲真福傳教駐居之所。亦爲真福受難之山園。而遺老之得瞻丰采者。三年以來。已凋謝盡淨。至其德澤。則有口皆碑。遺愛永存。殆將與日月同其久遠焉。然則於記襄耶教務中。自宜特標而出之。第本篇參節華西文真福傳本（本中各小節微有出入）而畧有增損。並爲罄所欲言。未免類於紊雜。幸閱者鑒諸。



家世 眞福以一八〇二年一月六日。誕生法國南境羅特省加呵爾城。主教屬境。孟熱斯弟區內會口。布尼斯小村。翌日領洗。取聖名若望。加俾厄爾。父伯多祿。姓伯爾玻亞爾。一七七〇年生。一八五九年卒。母瑪利亞利加爾氏。一七七八年生。一八六二年卒。家小康。父母均信德堅固之公教友。主賜二人。共舉三男五女。若望居長。其二弟。後亦皆聖遣使會司鐸。妹中有三人。皆爲修女焉。

幼年 眞福初能學語時。卽頻呼耶穌瑪利亞二聖名。秉性溫良謙謹。與羣童爲伍。從無謾語爭攘事。六齡後。乃父命以時牧羊讀書。遵奉翼。尤嗜學習經理。望彌撒禮。并偕同儕。勤拜聖體。恒見其神情超越。仰注聖龕。瞬久不轉。本堂司鐸。異其熱心出類。年甫十一。在當時爲早者。卽准初領聖體。一八一三年。聖母月某日也。嗣後若望常勤敬領。

主。求保清真。耶穌果特護佑終身。未犯大過。且玉成其貞信諸德焉。若望此時。雖正勤奮讀書。而與祭拜主聽道等聖事。從未或稍間斷。凡值主日瞻禮。其拜主與閱聖書。晷刻尤長。同窻莫不傾慕。師其德表。良有以也。

貞修 若望之仲弟。名類思。小於兄五齡。奉父母命。赴孟多邦小修院肄業。以人地生疎。未免有戀家之情。若望偕往。爲伴數月。藉以演習文理。初未料己亦將棄俗也。蓋院長遣使會司鐸亞各伯。爲若望叔祖。羨其熱心與聰穎異常。以爲最宜修道。用勸其首肯。若望初猶謙遜。乃立行避靜數日。求主默廬。然後決意從弟貞修。其親愛子情深。本難割舍。第以出自主宰聖召。祇得慨然從之。時一八一七年十月某日。眞福行年十而有五也。

進會。若望自入修院。學行優美。日新月異。而熱心神火。尤發達無量。每值耶穌苦像寓目。情輒怛然。甚喜爲主茹苦。有一次試題。爲十字聖架。眞福文中。有『美哉十字聖架。建於異教地兮。以耶穌門徒血。灌之。溉之。屢兮』句。其志蓋可見矣。良以若望之矢願入修院也。本希進遣使會。而厥後來華。傳布福音者也。其情醞釀已久。每不能自制。常向叔祖稟陳素志。而院長心固藏寫。但老成持重。詰問曰。若身非強壯。入會旣難。赴華敷教。則尤難致矣。若豈能堪達若目的者乎。願一面囑其姑先行敬禮九日。祈聖神光照。若望唯命是從。并特求中國次主保聖方濟各轉達。訖復申前請。院長鑒其誠懇。卽修書薦往本會總長。介紹入遣使會。時一八一八年十月二十五日也。

發願。若望進會後。居保守院。二年之間。恪恭順命。守規品德。俱臻極

點。同院初學生某語人曰。任何懸擬保守生成全德範。而以其最尤者。綜屬若望加俾厄爾。可勿虞其溢美焉。又一同院生曰。若望聽命之德。似無以復加矣。其守規之謹密。卽會祖聖味增爵再世。殊亦未必能勝彼也。一八二〇年。若望援例發聖願。奉獻身靈於主宰。厥後在鄂省恃主致命之決心。實立於是時焉。

德育 若望發聖願後。奉命詣巴黎本會總院所。治超性神學。時一八二一年正月某日。約閱二年。晉六品級。派充孟底的葉小公學教員。時一八二三年十月。眞福訓誨學童循循善誘。成效昭著。人咸讚其才華。而尤服其德厚。本校校長欣然語人曰。『此時本校。特荷主宰降福也。』眞福并在校中。立一天神會。值主日慶禮出遊。必躬率弟子。往醫院。顧慰病者。或撫恤貧苦。而啟愚蒙。凡事皆以身作則。指導青年。實習愛

德神工。而門人從之如甘飴。亦是逐年繼行。終身無倦者。真福盛德感人之深如是。

晉鐸 一八二五年九月二十三日。若望乃晉鐸職神品。其謹敬謙摛恃主如何。僅一讀其月前家稟。可見概畧。書曰。『父親大人。事已決定。不久兒當承主加鐸軛。卽一月之後。兒成司祭。誠此生一最快樂之良辰。非主仁無限。詎簡不肖鐸如兒者。吾父審知。兒誠福矣。爲懇吾父。率領全家。并請親族。代兒乞主。致勿負聖恩。求得遐福。』其禱主之言曰。『主乎。僕幸得初奉彌撒祭儀時。爾其賜僕特恩乎。豈恃僕禱。賴憑僕手。而自獻於天主聖父者之功耳。』若望晉鐸之翌日。舉行初次祭禮。特往一幽處聖母名堂。旣以摛謙。又以履新聖儀。表其於聖母無染原罪之孝思。宜乎仁慈聖母。亦特顯靈異。以寵遇之也。至若望平生行祭

之熱忱。則非筆墨所能形容。一日成聖體時。神火超拔。身忽騰空。論者  
考參情景。謂真福卽在此時。蒙主默照。將得致命。克如所願。輔祭者爲  
一保守生。真福命其謹守秘密。迨真福致命後。其事始傳。時該生已聖  
本會司鐸矣。

歷任 若望晉鐸後。上游器重有加。遂調往聖弗六爾大學。任超性神  
學教員職。洎一八二七年九月。又特簡爲小修院院長。迨一八三二年  
八月。命詣巴黎聖辣匝羅總修院。充保守修生上司任。按真福歷任本  
會重要職務。時年僅少壯。而識見老成。因應咸宜。到處悅服。考厥由來。  
要在其熱切祈禱。苛刻心謙。仁善而已。故當時其門下士。以及與其接  
交之人。莫不稱其聖哲不世。逆料其將必列聖品。或相告語曰。『欲增  
神火熱度。觀若望舉止已足矣。』或竟以類思。達尼老伯爾格滿等青

年諸先聖媲美之。而實至名歸。於今益徵信矣。

東渡。真福棄俗進會。初心原欲至華傳教救靈。藉圖致命榮主。上文已言及之。但好事多磨。大器晚成。一時不獲如願。乃靜以待之。而心卒不灰。會一八三〇年十二月三日。同會司鐸乃弟類思。以非常之愛人神火。得上游批准。傳教我國。偕會友數人。由法哈弗爾放洋。詎途中觸瘴氣。暴病八日。遽遭溘逝。亦可哀矣。時一八三一年五月二日。以距海濱遼遠。竟付海葬。同舟卽誓反教人。亦大爲哀悼。試思訃音達法。若望抱折翼之痛。曷其有極。然則其東渡之念。今而後當消滅拋棄乎。抑知大謬不然。反更堅決。有不達目的地。死不瞑目之慨。讀其致叔祖司鐸書。卽得之矣。書中首言耳弟噩耗。情不自己。心痛奚似。旋言亡弟早年潛修。冰清玉潔。爲愛主愛人而亡其身。想已獲享遐福。思念及此。心爲

稍慰。終自感慨曰。吾何幸而克當往中國。以補其缺乎。吾焉得往而致命。以贖吾罪乎。嗟乎。吾年已三十有餘。如在雲夢中度日。未知何時能死。得其所耶。其言若是。謙勇何如。良堪深思。眞福弗輟祈主。賜得行懷抱。凡遇有機可乘。必向上游請求焉。奈天主上智所定之時未至。其忍德乃久練而益精。願堅耐恃主者。豈終不獲所望者乎。當一八三五年。本會總長。派會士數員來華。宣佈福音。而若望卒未應選。然亦不絕望。祭禱愈切。一日蒙主授意。逕見總長。盡吐悃忱。總長乃商於顧問。咸以其體質素弱。理由表決不准。適旁一某司鐸聞之曰。若此。曷請醫檢定其體質。以定行止之爲愈乎。醫至。瞥見若望。卽曰。『彼欲往乎。中途必遭不測。』眞福聞言。心憂如搗。見人力窮矣。無他望矣。翌日。適逢聖母獻耶穌於主堂瞻禮。乃整夜哀懇聖母大能之佑。奇哉。醫士夜間寢後。



心神忽覺不寧。輾轉反側。目不交睫。如有痛責其昨言之冒失者。頗自  
恚。破曉卽進謁總長。具以告。且曰：『若望行往中國。旅次可保無虞。且  
其虛弱。亦可因之而愈焉。』總長聞而異之。遂欣然允諾。爲若望不啻  
豁開黑幕。忽覩青天。喜慰出乎望外。而感謝聖母轉達鴻恩於無旣。常  
向人樂道。而稱揚之。

赴澳 若望旣得所求。卽豫備起程。親戚聞訊。驚痛交集。盡法勸阻無  
效。或以其亡弟難之者。則曰：『幸勿恐。予希勝於彼也。能至目的焉。』  
或詰以汝此去也。欲得致命耶。曰：然。特望得此耳。至其同會生友。尤戀  
戀不舍。多以不卽追隨爲憾。一八三五年三月二十一日。若望遂告別  
眾人。同本會二鐸。傳教會士五。由法之哈爾埠啟程。行繞好望角。駛向  
巴大維。時輪船未造。乘帆船航洋。其艱險較諸今日。奚啻倍蓰。加以此

次暴風大作。爲數十年所未遇者。船主老於航行者之所言也。一日晨。波濤湧天。湍渤狂號。孤葦萬頃。上下顛簸。幾沒者數四。歷十二小時之久。人皆惶恐無措。坐以待斃。日向晚。眞福與他鐸。則更虔懇聖母矜全。誦玫瑰詠。亞物海星什。呼聖母瑪利亞。始胎無染罪之后。爲我等祈句。異哉。俟無何。星光露而浪聲息矣。俱慶再生。同謝聖母。迨聖伯多祿瞻禮期前。舟抵巴大維。荷屬當道。甚爲歡迎。本埠主教留慰數日。乃改乘英艦。向廣東進發。八月二十九日。安抵澳門。寓本會修院。取華姓董名文學。居約四月。勤勤懇懇。問俗學話。煩勞弗計。進步頗速。至其聖德馨香。則尤令人敬愛。永誌不能忘云。

行程 眞福在澳奉上游命。派往河南傳教。乃於是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登二教友舟。據眞福遺函。同行有司鐸德納瑪勒。傳教會士。往四川

者。沿途海賊甚夥。常傍岸鼓棹。向福建進發。當禁西人入內地之秋。關查綦嚴。因易服改裝。而賴天神護翼。皆得化險爲夷。行半月。安泊福寧府。捨舟登陸。徒步十里許。下榻色巴斯定主教堂中。見該處教務興盛。屬下教友約四萬。信奉差可自由。又得與司鐸多員。結緣暢談。眞福大慰。三月十五日。辭別他往。偕四教友。陸行至江西。在建昌途次。遇同會。窻友納利白司鐸。華姓和。卽後在一八四五年至五十年。充江西大司牧者。舊雨邂逅。快何如之。乃洗征塵。勾留半月。相與慶祝耶穌復活瞻禮。旣而遣人送公。詣建昌買舟。經南昌。駛往漢臯。

著述 自漢臯以往。寓友一長函。詳記行程。及沿路以至穀山之教務情狀。歷歷如畫。處處見道。我屬當時教史。正坐闕陷。眞福此書。洵爲一難得之修史資料也。合亟譯之如下。以見當時教務之一斑。其文曰。

「漢口爲中國大商埠之一。與武昌（湖北省城）對峙。旁有漢陽府城。三城僅以江漢爲隔。依稀孟大玻城之夾於達爾與德蘇二河者然。居民二百萬強。教友僅二百名。武昌教務爲傳信部管理。以皆在外。且吾儕行裝匆匆。未遑往謁。翌日德納瑪勒公。卽偕江西二使者。起程赴蜀省。予則多留一日。爲漢臯會口。屬本會之故。予初次所念大日課經。卽眞福非聖教列品之意致命克來記慶。緣現處其爲耶穌捨身之地。不覺因之有感焉。予寓距其墓地。不及四五里。滿擬臨弔致敬。然因他故。決俟諸下次實踐耳。予居漢口。會爲病者施終付。同會安司鐸。已先在矣。聞予將遍巡各會。開辦四規。故在予未至前。已發通告矣。（按安公法人遣使會士。聖名若望。前眞福一年來華。初傳教湖北。約四五五年後。遷江南。一八四四年。升爲河南第一任主教。一八六五年。調任江西。以一八六

九年卒於九江。予於此并得見一上游特派專爲臨危外教嬰兒付洗之教友。嘗謂余曰。旬日之間。付洗八名焉。又見張公使人。前曾在澳門晤面者。按張公。法人。遣使會士。聖名方濟各。以一八三二年抵澳門。初傳教湖北。兼任遣使會教士長上職。一八三八年。升爲浙江及江西主教。以一八四五年。卒於澳門。

予偕上述二人。乘一教友舟。進漢水。西行平原間。行程計數百里。舟行第四日。同人急指岸旁茅棚數椽。謂余曰。係多數教友家也。於上年水漲時。漂流至此。棲於茅棚中者。遂登岸往顧之。且留宿焉。翌日至一教友較多會口。據云。爲本省教務盛興諸處之一。突然來一稚子。操法語問安。洵出意外。少頃一六齡兒童。墮河殤。乃親戚戚然。亟以兒靈現境相詢。予遂慰藉之。並未幾。終付一病者。信宿卽回。蓋急欲迫及張公也。

奈河身方滿漲。向西逆派。艱險益甚。於是舍舟登岸。沿河徒步。約三四十里。止息於兩臺船上。其地商業頗盛。其名稱已遺忘矣。在舟上見聖水壺與洒聖水帚。教友請洒聖水。行降福。此爲教士初到與臨行時應行之事。外教船戶。雖在旁近。置若罔聞。不加干涉。不然。教友朗誦爲司鐸。祈求經文。外教人均聞知。已明識余之爲誰矣。

閱一日有半。抵沙陽會口。雖在幼稚時代。而欣欣向榮。至信德種之由來。則要非人力。乃主宰上智神奇。由遠方播殖於此荒土。灌溉而滋長之者也。先是有一四川教友某。營商至此。忽思及爲宣教事。久之。頗得鄰近外教人之信用之感情之尊重矣。現信友頗眾。皆厚遇之。而地方官長。適爲同鄉。以桑梓之誼。亦甚有感情。往來頗密切。凡教士至此。爲成人付洗。備受歡迎。且謂尙懷大希望。將爲信德。更開疆而拓土云云。

其中一保守信友。日將暮時。始見喚備作。今已赴主人處領酬矣。指臨終得

聖洗恩者

一連多日。教友爲彼新亡。高聲誦經。觀者途爲之塞。均目爲新異。

安公現在會所。相距二三十里。聞耗卽遣老教友二青年。前來觀禮。蓋慮新教友於聖教禮規。未甚明晰。殯殮時。或偶誤依異端儀式耳。二青年言歸時。卽爲予鄉道。承代雇坐騎。予辭以欲效本會神昆之徒步習慣。五月七日。幸遇安公。張公在荊門州巡視。八日亦至焉。

二公斯時。正開始遍巡屬境七八會口。予相隨同行。二公神火熱切。不辭勞瘁。堪爲余實習試驗之場。而在二公。則固習以爲恒矣。如宣講也。勸導也。聽告解也。或行其他聖事也。盡力以剷除惡習也。謀劃所以鞏固善行基本也。整日忙碌。連日不輟。二公宣講時。予每傾耳恭聽。其所發出者。皆取源於聖寵。儼類至尊天主之使臣。辭無文飾。純然爲同胞

永生關鍵。求獲唯一目的。迨會務巡竣。乃相偕詣安陸府。張公首先蒞止。已開始處理會口教務矣。然時適河水汎濫。障堤衝決。狡吏以此爲題。乘機索詐附近居戶。誣指罪惡。科以罰金。有教友某。以信仰公教故。被迫倍罰。欲不從。則恐鳴官誣陷。累愈不堪。張公因畏釀風潮。決意速行。後本地會長。往見吏。謂若果特與公教人爲難。卽眾居戶公攤之歟。某教友亦不允交付。吏託辭歸咎屬隸。遂將事和了焉。

厥後安公遍遊安陸屬會口。而張公則偕予赴穀山。公共休憩地也。予留安陸十有五日。曾見一回教人及其他數人。領終付聖事。有一老者。爲予司事。入市購物。每自負載。忠勤可喜。聞華人輒以侍奉教士自豪。食時絕不敢與同席。故余平居。常獨桌食。惟在途中時。免外人猜疑。准令會長伴食耳。又教士餐時。不以女子爲近侍焉。惟湖北婦女。不若他



省之多拘處幽室。出外操作者頗不罕睹。且常見與男工同伍。或與本家男子同在田畝中。勤勞農務。如刈麥拔豆。或插秧等等。手足有時均浸水中。（在安陸一帶。農家女多天足。亦可風焉。）而在舟中之婦女。亦皆司工作。有掌舵而乳嬰者。有炊爨而轉帆者。數數覩也。

余俟一教友舟至。乃適載省委員致安陸府者。遂起程。計在路中八日。予循常例。專習華語。舟中女主。乖伴子會長之便。使其子聽學要理問答。蓋在教友舟中。與家中。要理與他經本。大抵俱有。每能熟念也。至舟駛經襄樊二大城。均乘黑夜。防差役盤詰。諸多不便故也。及聖若翰瞻禮日。更未闌。將船下錨於中流。用遠異教人耳目。遂朗誦瞻禮日長經焉。二十六日。爲予末次捨舟陸行。僅偕船主二人起岸。途中遇溝港。船主負余而渡。旋往一教友家。（想卽余家灣陳姓）休憩片刻。及至穀

城。天時尙早。疾趨過之。並未小駐。往顧一教友家。（卽歐家）因聞其地險危。避之維恐或遲。本會山巔之堂。本歸此縣治。但教士教民。皆不依恃之。溯公教之致命。及不肯教而受嚴刑者。與夫背教之人。皆若輩階之厲也。

予以坐艙中久。而欠運動。及晚甚憊。翌日復在山谷中。行五六十里。竭蹶上下。最後抵一大山麓。狼狽已極。仰見山道崎嶇。石壁千仞。乃憶佩有一苦路大赦十字架。遂自語曰。此正良好之機緣也。於喘息片時後。強振精神。蹣跚續行。持傘作杖。旣而暴雨驟至。亦弗計及張傘矣。惟手足則愈疲困。坐石上小憩。恨不能拾級攀升。而爲予引路者。前後扶予。不啻策騫。幸有頃。一少年下山來。請代服役。在山原牧樵者。內有數教友。遙見予狀。明知爲誰。度必久所仰望者至矣。遂趨前問候。聞予終日

未進食。咸喟然歎息。立往設法。有一教友。以家相距不遠。亟歸携卵與茶至。予勉進幾許。旋竟作嘔。但聞知環山皆教友。附近亦有。而神爲一振。迨造狼山之巔。一狼山者。蓋真福戲命之耳。相傳某大德司鐸。外出勸誘大罪人悔改歸。魔尾於後。向索靈。及至此。舍之而去。計程十里。今俗呼此山曰。魔鬼十里。一俯窺竹林叢中。經堂藏焉。張公偕華鐸一引頸翹企。歡迎無似。予與二公同處。苦楚頓忘。樂何如之。君乎入此幽境。似潛伏矣。視線四周。山嶺環繞。交錯不齊。內中物色。皆呈隱逸氣格。恍忽別有天地。晝則鳥鳴啾啾。時擊耳鼓。夜闌人靜。而左右兩澗。流滙山下。洶洶有聲。令人有此生易逝之感。而思來世之靡窮焉。約九句鐘。忽聆誦經聲浪。憑清風御遠道而來。甚慰上懷。主日晨間。復見四五百人。陸續聚集。望彌撒。聽道理。念玫瑰經。拜苦路。問其所從。

來。蓋自幽谷林蔽草舍中也。甚有距堂道遠。方破曉。卽跨重嶺。趕與祭禮者也。夫在異教國境內。教友熱心事主若此。謂非真實信德莫大之光榮乎。更有進者。試言若輩教友。爲社會何等。人則更足增君之奇異。乃皆上主所欣悅。賜以福音者。用証厥教之神聖。爲貧寒至極之人也。」

勞績 眞福寓穀山茶園溝堂。休息月餘。乃起程赴豫。據眞福遺函。於是年（一千八百三十六年）八月十日。安抵南陽。至知所居。乃致命劉眞福被逮之地。良深快愉。甚望得步其後塵。十六日。曾寄西友聖弗六爾城大總鐸一函。內述我國當時教務情形頗詳。畧謂十八世紀初葉。遣使會有會士七人。在華傳教。卽藍畢穆。劉眞福等諸公。後十數年間。因法國修會被難。自顧不遑。故來者中絕。迨風波漸息。遂有繼

起者。而真福胞弟類思。半途身死。其他如上文述及之和、張、安諸公外。又有顧 Danicourt 公方濟、孟公振生（二公皆有專傳）孟公初曾傳教湖北以上諸會士。後皆晉主教職。真福又謂當時遣使會會士。管理我國東境七省教務。其餘班國多明我會士攝理一省。傳信部所遣派之方濟各會士。分理四省。外地傳教會士。分理三省。又有兩省境內。以西鐸不能逗遛。由華鐸前往傳教。歸澳門主教節制。全國統計。約有華鐸八十員。西鐸四十員。其中四分之三。皆自近十年新入中國者。內僅有二三員謝世矣。教友總數。則不及二十萬。以三百兆人丁論之。每千三四百人中。僅得教友一名耳。以上節譯真福遺函。而上歲（一千九百十五年）徐家滙天文臺曆書表。載在華主教五十四員。教區四十九處。西教士一千四百六十二員。華鐸八百零六員。教友總數。一百七

十五萬零六百七十五名。以全國人民比之。約二百四十四人中。得一教友。（保守者不在其內）由真福時至今時。屈指不過七十餘年。吾華教務進步。可謂速矣。然距一道同風之日。尙曼無涯際焉。夫真福當日。垂憐我華人靈魂。神火非常炎熱。不憚煩瑣。將傳教之詳細情形。作長函寄西友。蓋欲引起一般青年會士。東渡觀念。廣布福音耳。真福於靳岡居無何。患沉疴。幾頻於危。三月後。始幸瘳。當時上游。（耶穌真徒書載係畢主教。未詳其名。）素知其德。智超優。深資倚重。委爲代權。真福於是偕華鐸一。遍遊豫境會口。維斯時風潮未已。教友之冷淡與背教者。頗不尠觀。願主宰鑒厥勩勞。被感化而回頭熱心者。亦實繁有徒。試讀真福致巴黎繼其管理保守修生某鐸之書。卽得之矣。畧曰。『子行或止。常與一華鐸偕焉。子之勤勞效果。均當歸彼之神火。有

恒性與毅力。歷艱境而不屈之功。真福謙讓如是。賴主仁恩。多數失牧亡羊。刻已歸棧矣。多數教友。以前不敢朗誦經文。顯行敬禮。今鼓勇爲之矣。前已頻危之會口。而今穩固矣。」

傳教 真福在豫省。居一年有半。旋奉命駐穀山。茶園溝堂傳教。兼充他教士領袖。其遺表弟書述此事甚詳。節譯之。以補吾屬教史之闕。書曰。近由豫。最後寄奉一書。計已達到。予在彼一載有半。而全境各會口。曾巡遊一匝。更有二次巡經者。本年（一八三八年）一月間。由長上張公命派來鄂。此後予駐居之傳教區域。乃雜在叢山中。地面縱橫。約二十里。外教人家。頗不數見。教友約計二千。分會十五所。零星雜散。不類鄉村。司鐸赴會口時。居會長家。附近教友。連袂前往聚集。並獻資斧焉。堂在各分會中央。教士類如一大會口之本堂神父。常與全區教

友。聲息相通。請往終傳病人。爲日夜恆有事。蓋支那老教友家。偶見病者。將頻危。卽速司鐸前往也。每逢主日。或其他瞻禮。教友行告解者。甚形擁擠。倘得三鐸分任。方足應付。凡遇一等大瞻禮。各會會長。必盡法措置。務使神恩普沾。平日清晨。祭獻時。不第婦媪女子。卽老年家長。亦咸來與祭。所謂習慣成自然矣。而值求雨祈晴之日。則往來不絕於途。必得主恩而後已。至主日瞻禮。自晨至暮。堂中常無隙地。先教友念早課經。旋與祭聽道。繼與孩童講解要理畢。有盤桓不返家者。亦有返而復來。念玫瑰經。及拜苦路者。或公誦他進會經文。以宣講爲結束。在例於八日前。選定一題。如德行本分等類。屆時演說者。不下十餘人。爲青年學子。或會長。或教友。末則司鐸向眾嘉獎勉勵。聞者忘倦。一若曩昔數千人眾。聆耶穌訓道而忘飢也。有時教友。公推司鐸爲裁判。解紛息



爭。辭不獲已。乃祇勉爲其難耳。

芳績 觀上函所述。可知真福當日傳教之勤勞矣。然真福此外復守齋苦刻。恒懇主矜憐。俾外教奉教。教友進德。但其神火。其厚望。非虛耗而無成績者也。曷再一讀其遺函中自述之語乎。伏頌上主仁慈無量。在此年中。付成人聖洗八名。并得多數保守者。現正預備得獲斯恩。又多年亡羊。今亦返自歧途。欣喜可知。中有一老嫗。小時出字外教家。年已七十。忽現於教友羣中。熱心可掬。復有一垂暮老人。自背教三十年以來。闔家焚香敬禮偶像。近忽悔悟而火之矣。一日。予偕華鐸某公。往一在昔有多處教友之地。擬復興聖教。忽遇一瀕危者。叩其生平。固恪守教規者。今見教士。神色飛舞。遂求爲行聖事。其熱切之情。與所得之聖寵適稱焉。不數日後。卽歸其靈魂於造物主矣。

眞福畢生。孝愛聖母。情意純篤。而仁慈之母。亦無時不特加寵庇。眞福遺會友函中。畧云。去歲（一八三八年）十一月。予在中央會口。教友輿一幼女至。謂被魔纏擾。已八閱月。屢瀕於危。惟有時自語。甚願告解。雖不能善行告解禮。懇姑憐而許之。予細審其狀極慘。昏不省事。斷難獲聖事神益。惟憐而姑許之。聽畢後。卽令之退。而奉託於聖母。以聖母無原罪聖牌一方。授教友。令與佩服。奇哉聖牌。靈驗無匹。奇效立奏。四五日後。竟與前若出兩人矣。乃重行告領。熱心欣慰之至。

神憂 眞福救助人靈既多。而邪魔銜恨自深。乃盡其法力。有以擾之。維主宰上智至仁。正藉以精鍊眞福之德。益顯其功。爲其致命之先聲。榮冕之預備。頗類耶穌之山園神憂。眞福當時忽得極嚴厲之失望誘惑。心目之中。常懸擬天主威嚴。赫赫照臨。將必加以永死之嚴罰。雖倍

行苦刻。齋戒祈禱。一若耶穌門徒然。亦不克釋然於懷。每行祭時。輒自疑爲茹達斯惡徒之儔。嗟乎。善人此生危境。孰有甚於是者。況眞福遭此疑懼神苦。殆及三月。輒廢寢食。形容枯槁。人皆憐而異之。莫名其所以然。幸主仁定時。不再遲滯。耶穌乃憫慰其忠僕。現靈於十字架。慈聲呼之曰。若望。爾何憂懼爲。吾被釘死。非亦爲爾耶。爾其來乎。撫我肋傷。毋復慮。禁永獄焉。眞福聞之。心神頓生安樂。愁容變喜色矣。按此事係安公傳出。

難前。吾國十八世紀初葉之聖教風波。自嘉慶崩後。少得平息。而道光繼統。燕京開教記畧（下篇十五章）有「新君天資敏捷。度量寬宏。不忍加害教民。然而北堂之滅。竟出懷柔之世。非劣員誰任其咎耶。」句。亮哉斯言。查吾境眞福時之風波。源流如出一轍。禍發起點。在襄陽。

府屬南漳縣治。由一外教爲欲洩私忿。稟請縣官拿辦奉教者。縣令某固疾視公教者。遂大申禁例。雷厲電掣。票拘多數教友到案。中一輕年會長彭定祥之子也。畏受刑具。竟將未獲諸教友與教士之名姓住址。當堂直供。旋經府道將案情轉詳於省。總督周天爵亦素切齒公教。卽札府仰縣認真緝拿。務必獲案。穀縣胡令慶（綽號胡塗盆）奉命後。親率衙役入山。行至石花市。復邀巡檢把總偕同前來。若剿大股盜匪者然。并重懸賞格。以期必獲真福。時吾境之風波起源如是。非劣員誰任其咎耶。

茲將大難前茶園溝堂中教士情形。亦一言及之。一八三八年山西艾主教（墓石作華姓金）聖名若亞敬義國人。方濟各會士。生於一七六九年。一七八七年進會。一八〇四年來華。五至七年。被拘禁監中。旋在

澳門放釋。由東京復潛入晉。十年擢爲山西陝西主教。以一八四四年卒。擢李司鐸若瑟。一卽上文言及之李主教。後當另傳。一爲其代權。節制在湖廣傳教之義國教士。又授張公方濟各代權職。節制法國遣使會會士。命二公和衷面商。劃定界限。李公本在晉省傳教。遂於二月半間起程赴新任。攜一忠信會長爲伴。會長姓傅。聖名方濟各。一遺著有李主教前後遭險記。乃白話七言。一公沿途乘機勸奉公教。由漢中買舟而下。舟主羅姓。熱心教友也。深諳世情。而敬愛李公。頗誠懇。與乃妹同入聖方濟各第三等會。水行月餘。抵老河口鎮。舟主親陪李公入山。留傅君守船。及至觀音堂集。一距茶園溝堂十二里。一與會長某君相值。旣通姓名。某君自請爲鄉導。詎被仇教人覷破。唆使差役踪跡之。公固未知也。迨公到堂時。真福已先期稟請安公及華鐸汪公。一汪公。

據遺傳卽汪保祿華名振亭廣東廣州人。聖家會士也。傳教爲証信德。曾坐監受刑。李主教嘗擢之爲代權。餘詳見後表。爲公歡迎。且強敬以長上之禮。蓋眞福料其後。必爲湖廣第一任主教也。一日值主日。爲聖母聖名瞻禮。四公擬乘斯良辰。行特別敬禮。不料此日。卽大難臨門之日。亦卽眞福心感聖母轉祈。得償素願。爲主致命起點之日也。

避匿 眞福被難伊始時。詳細情形。穀山茶園溝教友中遺老。迄今類能津津道及。民國二年春。去世之老年貞女。李方濟加。當大難發生之日。在堂中瞻禮。年已十有五。且眞福被逮前後。往匿其家。被逮之處。又在其家近傍。故見聞較爲詳確。茲將親得其口傳者。畧述如下。一八三九年九月十五日。主日。敬禮聖母聖名瞻禮。遠近教友至者。數達一千五百之譜。司鐸四員。先後行祭聽告。吾等（貞女自稱）在堂中。將望

汪牧末臺彌撒。有數教友。家住在觀音堂中途者。忽來報稱。聞諸前來行人。言見縣官率差兵甚多。似向茶園溝教堂進發者。闔堂聞信。驚惶失措。秩序稍紊。或以爲道聽塗說。甚言之詞耳。遂與祭如故。少選。又數教友。急奔至。喘息相告曰。目擊差兵近且至矣。聲言來捕教士教民。抄燬其家。於是人聲嘈雜。各自爭先逃生。秩序大亂矣。

安李二公。遂背差兵前來之路而逸。由木盤溝往埡子口。施明富會長家。汪公隨亦趕至。同下漢口。因輟祭投林中。脫卸祭服。少需時刻之故。董牧則未卽行。正助僕人收檢聖物。藏埋僻室。而嘈雜之聲。已及前門。乃急由後門出。深入竹林避藏。差兵至。立將堂宇包圍。以爲教士皆在陷阱中矣。詎竟空漏。忿甚。大肆蹂躪。縱火劫物。分途搜索焉。

董牧匿竹林中。待夜深黑。乃潛至此。李貞女家。繼有他教友踵至。

董牧相與暢叙當日遭境。時外間風傳。多數教友。業爲差兵拘獲。而董牧容色言詞。於憂中含有喜態。敦勸面前眾人。忠信耶穌。謂若與主旨相合。卽致命亦所不辭云。董牧與家伯（李世明）促談尤久。夜未艾。獻祭禮。家伯請爲去鬚。俾易隱諱。蓋聞縣官定有清山之舉也。董牧恐累吾家。決往近林深處。堅留不允。家伯與之偕行。復有跟隨。邢理詳堂兄李自華。教友王廣金。囊裏餼糧藏身。其餘教友。於毗連山林中蔽藏者。無慮數十。迨聞凶耗。或卽次日予亦往觀。至則差兵解之行矣。皆歛歛而歸。一如羊之失牧者然。

被逮 眞福避匿之地。名荒草杪。嶺脊層疊。谷谿幽深。林則木叢葉蔚。徑則鳥道羊腸。奧突萬分。局外人眞難摸索。嗚呼痛哉。有新奉教鍾成者。卽鍾老三。家居觀音堂河上。其良心爲賞銀昏迷。法茹達斯師表。黠



狡可恨。先則假託向神父投信。偵探下落。卽星夜馳詣觀音堂。請見巡司。請願爲引線。約定當得賞銀三十兩。遂親偕差役十數名。星夜前來。及至竹林附近。囑差兵在外埋伏。隻身至真福藏身處。連聲大呼曰。神父乎。神父乎。僕有要信來投。請神父出見。真福信以爲實。方出竹林。行未數步。卽被差兵拘獲。其餘藏匿諸教友。聞訊俱出。嘯聚附近教友。由會長李世朝率領。欲與差兵決鬥。救護董牧。其時差兵大隊。尙未至。固不難一鼓而下。第真福見之。急令勿前。囑衆人各自逃生。聽彼被捕。於是差拽真福。由崖坎下山。墮小坪。褫其外衣。去其襪履。反繫其手。擊以刀背者三。卽加鍊鎖。與高采烈。押解歸案。而差兵援隊適至。並拘捕教友十數名。中有李自華。邢理詳。鄧廷富。鄧大鰲。鄧亨鰲。陳得福。張某。貞女高亞納等。(以上諸教友後當畧記)

遇善。維斯時也。真福繫繩帶鍊。夾行差中。過視堂宇。已成灰燼。則心境悽慘。爲何如耶。及下所謂「狼山」。回憶四年前之至此也。身雖疲茶。幸遇教友。爭相歡迎。而同志司鐸。聚候接待。今則司鐸輩散亡矣。下落莫知。抑被弋獲未耶。教友則多在縲紲中矣。或則家遭燹掠矣。卽未殃及者。必皆狼狽不堪。可想見也。則其黯然傷懷。又何如耶。迨抵山麓。暫息片時。喚本地保正。來勘正身。隨往送案。保正劉君宗林者。雖係外教。而秉性慈善。言行公正。素知教友。非匪類可比。遇事必竭力護庇。尤欽佩真福大德。目爲聖人。見官差如此兇狠。本不願與聞。然又不能不至。而天主聖寵。特增其義勇。一見真福現狀。至爲矜憐。畏懼若忘。遂去其鞋襪與真福穿。而已則另購草履。語人曰。彼書生文士。何堪跣足履石以行耶。及至觀音堂。巡司劉某坐審。勒令神父向之跪。問曰。

本地傳邪教洋人。爾卽其人乎。答曰。子爲西人。傳天主教。勸人爲善者。曰。爾肯背教乎。曰。寧死不背耶蘇基利斯督。曰。爾何爲而至此耶。未答。巡司又指書物等件。問爾認識否。曰。然。遂離座。命將其中。以爲無用者。火之。速備啓程。劉保正在旁。見真福繫於石柱上。以數日來困苦與飢寒交迫。手足腫傷。身已不能直立。傾斜及地。而距城尙有一百二十里之路。其何能徒步以往乎。惻然憐之。請准巡司。爲雇兜輿一乘。需制錢八百文。并購饅頭四枚。食之。又自脫其短衫衣之。聊以蔽體禦寒。時陰曆八月二十二日。山中頗涼。而晨夕秋氣尤侵人也。異哉劉君。一外教人也。好行其德如是。宜乎主宰至仁。鑒真福轉達。不久亦賜偕真福同享天國之福焉。

刑訊 官差旣捕真福後。旣喜且懼。懼教友再圖截奪耳。行至觀音堂。

匆匆拔隊繼行。雖夕陽崦嵫。仍趨程十五里。宿漲潮舖集焉。官命土豪侯某（綽號三老虎）看護。另勒本地紳耆八名。共同擔保。負完全責任。實則虛自驚擾而已。眞福儻非甘願致命者。何有今日耶。翌晨。差眾兼程進發。午前至石花市。巡檢請把總。領兵押解到縣。夜已深。向都司署投稟。逮獲教匪十二名。內一洋人教首。令傳提訊洋人。問眞福曰。爾爲誰。何故來華。答曰。予乃西人。爲傳天主教。勸人行善避惡。曰。爾由何道來耶。曾經南昌。汝所館教友家。其名維何。其處何在。未答。曰。爾傳教歷經處所。信教者幾何人。聽爾者果均信奉爾教否乎。有無他西人在華傳教。眞福僅以所知惟個人事耳。應之。爾傳教利益何在。曰。我勸人認敬天主。勉行善工。爲得永遠常生。不致借惡者將受永罰焉。此眞福當官顯証信德之實。

言也。官以爲虛妄。賴其傳教目的。必爲欺惑華人。真福不辨。及問其願否背教。乃搖首。示以萬不願之意。官大怒。命兵批頰杖百。收禁監中。真福苦難至此。已云慘矣。

明日移縣。縣官升堂。訊曰。爾爲西人乎。爾職業爲何。答曰。予固西人。以傳教爲本。爾教旣行於歐。何事傳教於華爲。天下萬方。皆爲上主制宰。皆宜傳之。以故來也。爾傳教。果何爲爲之乎。予勸人行善。恭敬創造而保養吾人之天主。萬善之源。其將賞吾人以永遠天榮。問官於是。歷指彌撒經本。聖爵祭衣等等。問爲何用。真福應爲奉祭於天主用者。官叱曰。勿謊。汝用之。非使教徒敬拜爾者乎。曰。否。不然。予同信友。共獻祭禮。盡所當盡於天主前之敬禮。別無宗旨。然則汝所敬之天主。何未阻爾墮吾手中乎。何任爾遭厄。

乎。主許吾儕今世蒙難。然暫者耳。後世乃酬以永福。汝不改定主意。卽加厲刑。予不顧肉身。惟求靈魂。永得生救。爾之執拗。子已洞見。望爾背教虛矣。請可放心。千萬不能。官又指聖油盒曰。此非汝挾病人目所擠之水乎。眞福曰。萬萬未敢行類此凶惡之事。同時官命提貞女高亞納質訊。妄捏多種穢言。令人充耳。眞福則便便申辨。曰。天主教之教士。與教中貞女。皆矢守節志。教士素居。盡厥職務。教中貞女。絕不爲教士執役。教士居家在外。近侍皆男僕云。官終令將耶穌苦像擲地。迫其踐踏。以証背教。而耶穌勇兵。毅然決然曰。至死不背。不踏苦像。官曰。吾置汝於死地。曰。最好。爲信德捐軀。實予之大幸福矣。官立呼用皮板重掌四十。面破血淋。容貌已非。後乃收監。蠹吏循陋規需索。眞福兩手空空。無以填慾壑。所

受磨折。亦特甚也。

按真福至此。已三次當官顯証信德。雖受酷刑。絕未形纖微願背之迹。穀城文武官長。見其毅勇忍刑。無可制勝。乃議詳解府。計在此不過三四日耳。

又按此間遺傳。當縣官堂審時。保正劉宗林。親稟求保。稱與董牧素居相近。確知其行爲端方。專務勸善。乃言未畢。官拍案怒斥多事。曰。汝身爲官人耳目。罔知禁例。敢容外人。私居壤內。本縣倘非憐爾忠厚。定予連帶治罪。劉君於是無法伸洗冤盆。義憤淚墮。注視真福。戀戀退去。自後辭保正之職。改業農事。不再問官家事矣。

慘遇。穀城縣地距襄陽府。陸行一百四十里。水行以多灣折而程多。數十里。真福身帶鐐銬。與他教友同下一舟。但故使其獨住一艙。而在

途中。并減予其飲食。泊襄收監。一病多日。而牢獄苛待。未或減也。翌日。首縣令提訊。問其爲何國人。何爲來華。其他與在穀受審。無甚異。眞福所答。亦畧同。縣令命其辱踐苦像。決然直對否。官見其非嚇噓所能有。濟乃詭言誘勸。曰。爾敬天主。究何益乎。曰。救靈。望死後升天堂。〰。痴哉。汝乎。汝曾一見天堂乎。〰。旋向教友曰。爾等聽者。本縣今指教爾等。何爲天堂地獄。一生滿享榮華富貴。便是天堂。否則如爾等者。旣貧窮可憐。又罹法網。便是地獄矣。〰。遂退還押。十日後。眞福解至府中鞠審。太守某。履任伊始。而性本慈祥。一未施嚴厲。僅問其入華已幾何年而已。眞福謹慎答之。防生波累也。其後數日。眞福送道署受審。則大不同。被掌者屢。以繩連髮繫兩拇指。懸於高桿。差吏輪流力憾。以加其痛。經兩小時。又使赤脛長跪鐵鍊。種種苛刑。眞福受之怡如。而未



一發怨聲。一日過堂。官見苦其身。似無痛癢。乃設法以苦其神。強令背教。足蹈十字聖架。真福寧死不從。旋又提出污誣聖教貞潔德操之問。多端真福所駁。如對穀縣同。官叱爲強口。飭重責懸桿。後復收禁。計在府約一月。乃解省發落焉。

虐待 由府抵省。志載六百八十里。顧買棹浮漢。計程益遠。而通常行旅。舟次猶苦不便。况真福同諸被難教友。以毒刑傷殘之身。鍊繫鐐鎖。漫漫長途。當時苦况。洵匪夷所思矣。真福東下。重經安陸沙陽等處。其亦與今昔之感乎。而其地教友。更未知若何憂痛乎。迨出口入江。在武昌登岸。禁卒點名收監。適劉真福二十年前被囚所也。董公一爲念及。能不神慰倍加。惟劉真福時有教友同監。而同監外教。亦非野蠻無禮者。今真福之同牢囚徒。類皆天良盡喪。廉恥不顧。日夜演出百般醜態。

淫言。爲耳目難堪者。加以牢獄凶狠。苛刻特加。飲食既劣且少。每晚鎖足牆礮。未幾一部分爛而殭。乃暫免加鎖焉。

眞福在省。初由臬臺提訊曰。爾爲洋人。何爲乎背鄉來華。答曰。予不辭跋涉。特來傳教。曰。傳教可在外洋。何必至此。冒犯皇上禁例耶。况我華胄。早已奉有正大光明之教。絕不能從爾天主教乎。厥後勒眞福背教。堅持不可。罰跽鐵鍊。及鋪破磁地上。歷數小時之久。噫。眞福所受苦刑之繁劇。誠致命聖人中不多覩者也。

一日又提訊。先問眞福來華宗旨。眞福以非爲名利。乃榮主教靈對。然而現苦至此。尙不知悔耶。否。是乃予之大榮。臬臺於是退堂。委問官代審。所用刑具。則更新奇。令眞福跪鍊。兩手舉擎重木。支持力乏。敲撲隨之。由辰至晚。或傳此次眞福被審時。同難教友鄧廷富。

自知病傷膏肓。臨終在邇。當堂求董牧。爲之念赦罪經。三日後。果爲義而亡於囹圄中。又謂問官此時。特設神苦。以窘真福。強迫教友吐污其面。而拔其髮鬚。從者爲背教之徵。不幸果有五人。行此惡舉。真福至深哀痛。求主寬宥加恩。己則甘心忍受。法耶穌在衙被棄聖表也。

雖然。真福所受極烈。最不堪言之刑具。乃在總督署。總督周天爵者。虺蜴其心。豺狼其性。暴虐聲聞。全國昭彰。而仇視西教。有如眼丁。誓以殲滅全鄂。教會爲快。一見真福上堂。卽迫招剋眼罪情。真福否認。立令揪髮懸樑。至數小時之久。始放下。又逼其供出他教士及教友所在。真福不答。而毒狠益加矣。

一次堂訊後。命繫真福於木架。自辰至晚。又一次。命於真福額。烙邪教和尚四字。或假滑車力。忽上之冲樑。倏下之跌地。或掛髮辮於樁。同時

使跪鍊。脛橫壓杠。二人騎其上。或使高坐。足不着地。脛吊重石。或且以磨礪其足底也。異哉。眞福身受種種毒刑。絕無怨尤。而且神情安泰。但其渾身筋骨。功用已失。動立不能。皂隸輿之入牢。暫予休養。然豈休養之哉。恐其立斃。不能加刑耳。

後月復提訊。眞福不露他教士名。又被皮板重掌。時在監教友。感於眞福德表。皆一致堅信勇忍。視死如歸。惡督異而怪之。誣眞福嘗飲之以迷藥。噫。其迷信實可笑也。督命殺黑犬。言以犬血飲之。能破邪法。眞福亦強進之。紀念耶穌飲醋膽之苦。然不認有所謂迷藥事。其面頰又被重搥。官且枉殲眞福貞德。指高亞納。乃其侍女云云。眞福申辨。遂再跪鍊。懸髮木椿。使差力搖。比有逢迎者。呈驗聖油盒。惡督問眞福。迷藥飲教友。致惑不畏死者。非此也耶。曰。否不然。又被杖四十。再究

教士下落。及教友名目。又被痛笞。而血流濺地矣。後還問其仍係天主教否。真福曰。予爲天主教。乃予之莫大榮光。官命擲苦像於地。令之踐踏。真福洒淚哽咽曰。吾何能辱我救世之天主耶。遂捧起苦像。敬而親之。差卽攫拋於污地。真福被杖百。惡官繼命畫十字於地。飭差強牽之踐踏。真福遂大聲疾呼曰。眾人鑒諸。污辱吾救世主聖號者。汝輩也。非予也。官又飭抬偶神至。令向之拜。真福矢誓曰。寧梟首。萬不叩首。官又命取出祭衣令服。真福當憶耶穌着白袍。被惡王輕譏事表。遂御之。官擲揄曰。請看活佛。又問究剗眼幾何。真福曰。如此大愆。絕未一行。復被重責。而忍默安然。惡督莫知其妙。問其必恃邪術。護不覺疼。真福否之。又被痛擊。令搜勘。褫衣見鋼帶。禦腹疾所束者也。信爲符。謬愚甚矣哉。再命塗犬血於額。且使

之飲。且於其脛。打火印焉。

二日後。又提訊。惡督忿怒填胸。反覆審問。前已問明之事。真福僅曰。前已答。予意不改。亦勿庸再答。督立命杖之。再問如故。又命杖。而見真福不畏死。切望致命。冷諄之曰。爾欲死耶。不得速死。予日使刑。苦熬之。飭將繫於高桿。架滑車上下之。足首尤直當衝。經一小時後。放下。真福氣息奄奄矣。差挽推之近官。開其目。強使之視。惡官心腸。鐵石。反譴諂曰。爾今安乎。又重疊澈問前事。強迫承認。真福緘默。皂班責以板與鞋底。復問。不答如故。惡督於是怒髮冲冠。無異狂瘋。一躍而起。親執大板動拷。慘無人道。不可言狀。旁觀皆紛紛非議。臆真福勢不能再生矣。而甚多其德焉。

迨輿收監。凶狠獄人。亦動惻隱。爲洗血衣。而裹其傷痕。旋有熱心會長。

鳳安德其人。密進探望。歸述見眞福渾身剝裂。肉禪斯吊。面目青腫。宛如耶穌受難肖像。但有全能天主。聖寵扶助。竟得不死。且以苦辱爲甘榮。尙在端跪祈禱云。夫惡督之暴虐。豈能勝眞福之神勇哉。則亦曰不然。匹夫不可奪志。矧公教之聖者乎。

致命 一八四〇年陽曆正月十五日。總督又提眞福及教友堂鞠。望其或悔改焉。問之曰。爾等罪案已定矣。董文學論絞。爾等教友。旣違父母官長之命。不肯背教。均論徒罪。惟予今特加最後矜恤。倘背邪教。尙可法外施仁。否則祇得按律結案辦理。眞福曰。我儕死則甘心。萬不肯教。官大怒曰。旣如此。畫押可矣。眞福與教友。皆親畫押。於是收監。候旨處決。

眞福等收監後。尙待八月之久。遵舊秋審制也。幸於此時間。禁卒大不

如前苛刻。獄吏既受運動。尤被德風。教友中多有得入內慰願者。會長鳳君安德肋。奉本管神牧之請。幾無日不進監侍候。真福此時甚期得一司鐸。爲行告解領主。而上主恩賜。不虛忠僕所願。有楊司鐸安德肋。直隸順天府人。亦遣使會士也。聞真福拘禁慘苦情形。早擬親來訪慰。相見後。放聲大哭。不能出言者久之。繼而叙談種切。爲聽告解。惟監中齷齪過甚。未能遂真福領主之願。真福乘此良機。具稟雙親。又上畢主教及他司鐸公函一通。託楊公遞寄。書爲辣丁文。紙上有真福手染血跡。畧謂：所受苦况。以時地不便。詳細情形。莫克縷稟。諒外間早已傳聞其大概矣。予在穀被逮。經審二次。未受重刑。至襄陽府連訊四次。一次懸桿半日。解武昌。鞫二十餘次。屢受奇苦。縱以未答官願聞之事故耳。設果盲從之。則中國各方聖教。必均蒙大難矣。雖然。在襄受刑。爲顯



聖教信德。在鄂省亦因不踐十字。被杖大板百有十下。再拘捕之。教友中有三分之二。已當堂背主矣。

至眞福致命時前後情狀。李主教致傳信會經理函中。記述頗詳。見李公。在華三十年紀。一書。今特節譯之。曰。董公自被逮至解武昌。歷受苦刑。前書會詳叙之。而官僚如何之虐待。屢經堂訊。公以智勇報答等等。諒邀青覽矣。予本擬親自進監慰侍。奈迫以宗座綸諭。當赴山西領主教品秩。乃委愛德神工於馮杜二忠信新教友。董公乃力辭。謂願自在監中取米煮粥。實較便耳。董公在監候旨。直延至一八四〇年九月十一日。是日也。予之代權馬公方濟各。馬公義國納玻里府人。聖家會士。傳教湖廣。至一八四七年。南京主教。擢爲副主教。改姓趙。四十九年。繼任主教。五十五年四月八日。因病解職西歸。十一月二日。

薨。適在漢口城廂。距武昌不遠。忽得教友來報。謂董公於本日午前致命矣。立遣鳳會長偕教友二人。趨探虛實。果見真福聖身。猶高懸於彷彿十字之架上。計自被逮迄今。越一年有八日。備嘗各種困苦。而多數外教人。皆證明其死。以爲天主教故。而爲聖教殉身者也。

有目擊當日事者。言董公氣絕。在行刑既竣後。面容無少變。目端閉而脣合。一如其平日默靜狀。肉色鮮美。依稀生平傳教時丰姿。外教人見如此致命聖者。殊爲驚異不置焉。至與真福同上法場者。有凶犯五人。皆斬於其目下。當真福臨刑前。僅有一教友在傍。抱首涕泗。不忍正視。惟聞諸外教人。言真福成祭前。跪禱片時。旋雙手反縛。升架受絞。命關長甚。迨靈出竅後。行刑者分取其衣服。而如官命。一任其尸懸以示眾。而至次晨。差解其屍。將同五犯。合葬於犯人塚。幸賴主宰上智措置。未

許善惡相混也。先數日。有數教友奉代權命。不論代價若何昂貴。必須謀獲屍具。遂重賄賂通值差人。於往葬時。繞經教友塚地。俾克以盛土假棺。調易正柩。後差人如約而行。教友卽施敏捷之手段。易得聖骸焉。按以他書印證。則知真福被絞。至三次後。行刑者猶恐其氣未絕。重踢其胸膛。而真福之聖骸。當殯殮於武昌城外紅山。近劉真福墓。現亦僅存空塚與碑碣而已。

真福之祭衣刑具等物。亦爲教友重價購得。現珍藏於巴黎色味路九十五號陳設室者。共二十件。(被逮時所穿之長衫。監中所需之被褥。華式之褲。領有鍊銹痕之外衣馬褂。鍊磨破襪。聽告用之領帶。苦像中文經書。硯池。原葬棺木。鐵鍊。棺釘。臨刑手索。刑時眼帕。絞繩。貫絞繩之竹筒。髮。盛鬚水晶罩。盛骸玻璃器)我國真福遺物。諒尙有不少。惜所

見者。亦祇念珠一串。聖母無原罪聖牌一方而已。

遺範 董公致命消息。傳至法國。乃父乃母。絕不怨尤。亦不哀痛。其太夫人復致某大司鐸曰。吾兒自往中國。家內非盼別音。早已逆料其有此耗。又何怨乎。不然。非將獲罪於主。而反以吾兒禱祝之事。引爲傷痛乎。伊由華寄書。切望致命心。固已躍躍字裏行間。惟當痛哭者。恐聞彼或畏刑背教。重貽新奉教人惡表耳。況童貞聖母。爲予靈生救。旣毅然祭厥聖子。吾何所徘徊。而不甘奉獻吾子於主耶。然則吾兒得償致命志願。吾若哭而痛之。是吾愛子之誠。猶未堅固也。噫。真福之母。其古經瑪加伯義母氏之儔歟。

靈跡 真福旣甘怡致命榮主。主仁無量。卽顯靈跡以寵異之。以示聖教爲惟一真教之徵。真福方升天時。天空忽顯一光明大十字。歷數日

夜。武漢三處教友。皆同時目睹。卽多數外教人。亦見而愕然。於是相告曰。曷觀天主教所敬之聖號乎。吾等盍亦棄偶神而信奉天主教乎。李主教返自晉省。聞而未之信。旋見多人進教。眾口一詞。幾經詳查後。乃立正式信據曰。董公致命後。天空顯大十字一。光明整齊。多數教內外人。彼此逃離。未通音訊者。皆云目睹。且其時。其地。其式。其長大。所証皆不謀而合焉。

又劉君宗林。上文所言者。於眞福致命後。未數年。病革易簣。家人哭之慟。收殮已半日。忽復活坐起。向左右曰。予靈出身。徬徨不知所之前。有惡獸當道。猙獰作伺狙狀。正驚恐間。仰見董神父。竚立紅雲梯上。旁有白雲梯一架。呼予而慰藉曰。劉保正乎。君躊躇欲何往乎。慎勿前行。曷拾白梯。從吾升天乎。予急如教友人習慣。連呼耶穌救我。聖母瑪利

亞可憐我。奇哉。惡獸聞之。懼而遠遁。予乃徐步至神父梯下。施禮交談。言別後屢探消息。奈雲山縹緲。或謂公已捐塵世者。或曰莫知其確。今也何幸。得復一見神父耶。雖遠隔數年。如幾度秋霜。欣甚羨甚。還乞惠教。神父乃自稱在鄂。受絞致命。今在天堂。享無窮福。爲酬君往歲濟助慈善。轉懇天主。賜亦升天。惟君尙未領洗入教。莫克同躋耳。請君且還。至囑家人。謂君願卽奉教。亟求領洗。其慎行勿忽。速去。予且俟君速來也。言至此。予甦矣。○劉君家人。莫不驚奇。子世發。遂央會長胡章義等。往請本堂高牧至。見於聖教道理。已明大要。立授聖洗。及終傅禮。三日後。劉君復安逝。迄今此事。猶垂爲佳話。善有善報。可以徵信矣。按劉君宗林。卽現仍居黑溝。劉輝承之祖也。爲聖堂佃戶。厥子若孫。雖係安分善人。惜尙未進教。仰維眞福憐之。開其神目。獲覩先人榮光耳。

右述二靈跡。一顯於本省。一在本屬。爰特提及。其他姑從畧。惟讀七言白話真福傳抄本。(未知原著者爲誰。謄訛逐節徧是。頗難卒讀。)載有當武昌空顯十字聖架時。北京見日月失光。墨雲覆城之應異等等。蓋必有所據而言歟。然是尙未見於他本。顧竊有一事。欲申言者。真福致命後四年。即勝朝道光二十四年。因法欽使之請。兩廣總督耆英奏奉硃諭。准中國人民自由信奉天主教。閱二年。皇帝欽頒上諭。稱美天主聖教之理。飭臣工勿得歧視。至於穀山茶園溝教會。自真福致命迄今七十六載。中間雖屢遇如庚子等凶年。屢受虛驚。然未再遭風波事實。且今教務蒸蒸日上。堂院屹屹。後當次記。竊信是亦特賴真福在天轉達之靈。有以致之。未卜管蠡之測。或以爲然乎。

顯罰 自來特與聖教爲難之人。終不能逃天主嚴罰。此於前劉真福

傳中已昭然若揭。茲再將冤斃真福之惡徒結果。揭告諸君。湖廣總督周天爵貪殘無道。被參削職。充發口外。後爲人所殺。上諭令起解日。適亦陽曆九月十一日。時道光二十二年也。穀城縣令胡慶庸碌顛預爲攔江案犯脫逸。上峯嚴緊追迫。無法可施。乃自縊於二堂樑上。奏聞。追加褫罰。如犯人葬。此道光二十三年事也。鍾成背教。負賣真福。罪大惡極。至死未悟懺悔。自得不義賞銀後。旋漸嬰怪疾。俗稱魚鱗倒掛。飲食難進。磨苦多時。費盡所有。醫藥無效。臨死前轉輾牀第。頻呼鬼現。驚憤至極。一日忽嘔黑水。腹膨裂而斃焉。

列品 真福致命後。未及三年。卽一八四三年七月九日。教宗額我畧第十六位。批准稱之爲可敬者。按聖教禮部。有勘骸規則。因於一八五八年。遣使會田公類思。時任江西大司牧職。奉羅馬宗座及本會總長



委命親至武昌。邀請湖廣鑒牧徐伯達。徐公義國邊孟人。方濟各會士。一八四九年。江南趙主教擢爲其副主教。五十五年。繼承主教。明年調攝湖廣。六十年爲教宗欽使。巡按中國內境教務。六十二年九月十二日。逝於任所。接江南前定之主教正位。自徐公他遷後取消。引同秘書証人等。啓驗聖骸。時五月二十二日。鄂省信友。雅不喜見聖屍他遷。自無待言。惟迫於上命。勉強順從。田主教於六月二日。曾立正式証書。稱親見武昌多數教內外人。採掘真福墓上之草根煎服。以爲神方。病人得霍然者。不勝枚舉云。

田主教遷移真福骸。暫厝於鞏波本會修女院。時中原紛擾。沿路多險。竟幸順達。至之日。爲七月十八日上午十一點鐘。真福胞妹名加俾厄勒。向居此院。神歡無極。豈世俗天倫樂叙。所可比擬。卽寄書法國乃兄

雅各伯司鐸。報告佳音焉。(按修女生於一八〇五年三月三日。以四十八年入華。歷澳門浙江寧波杭州等處。管理養病院。九十八年十月二日。壽終於上海醫院。居華五十載。生平熱心非常。功德邁眾。浙江趙主教寓友人函。自稱敬謝上主鴻恩靡盡。而得有此修女。足見修女之裨益我同胞者。大且多矣。)

明年。願主教歸老。轉運真福聖骸於巴黎。適三王來朝瞻禮。卽真福誕生壽日。及至。經本城總主教驗勘。敬供於聖味增爵會母堂。現與劉真福聖骸龕對列焉。

一八八九年五月三十日。教皇良第十三位。降旨布告。可敬若望嘉貝厄爾。准列入真福品。十一月九日。卽實行列之於真福品。慶敬典儀。隆極一時。真福之胞弟司鐸雅各伯與幼妹瑪利亞。皆在羅瑪。躬與盛禮。

焉。敬讀聖座列品諭文。盛讚真福之聖德傑出。尤於其神靈清潔。而致命所受諸苦難情景一節。再三致意。卽誦真福本瞻禮日祝文。（鄂省陽曆十一月七日舉行）亦已瞭然。特錄於下。

祝文云。主耶穌基利斯督。爾使爾致命真福若望嘉貝厄爾。奇異於中國人民中。爲其生平無辜。及宗徒苦勞。與得爾之十字特分。懇祈恩賜。俾我等遵其信愛忍德遺訓。能立功而獲偕享其榮。爾乃生乃王於世世者。亞孟。

向真福誦云。吁。潔如天神。中國致命若望嘉貝厄爾。求爾自天榮光中。眷顧下土。旋仰注爲義諸致命者之王。蓋爾於生與苦死。所仿維肖之模範。爾其求之。顯榮伊代權。賜安葬於聖教。祥順於爾本會。中國人民。及諸外教異端者。得崇真教。罪人改惡。而義人恒善。噫。爾速臨格。呵護

以救我等。扶助我等。能於糜亂風波。及俗背主惡中。克清潔以生。忍毅保守羅瑪教會信德。俾賴奉爾爲表。與被釘於十字耶穌基利斯督相似。庶幸同爾。且將愛而肖之於天。亞孟。（教皇良第十三位一八八九年十月三十一日。恩准念右經每日能得二百日大赦。）按以上兩經。由湖北老河口畢主教核准。會登聖心報。

敬禮 眞福致命後。未列聖品前。茶園溝教友。已相傳輸誠致敬。在其被捕崖坎與被擊山堦。立有十字二架。每遇求恩許願。恒往誦經懇禱。且刮架上木屑。采當地草土。用爲靈方治疾。迨眞福列品之年。南大司牧照駐節此地。大舉三日慶禮。卽決議捐資建小堂一座。用昭眞福義勇。以志感悃。本屬司鐸教友聞風。莫不踴躍贊助。明年（一八九〇年）陰曆五月十一日興工。繪圖經理者。爲任大司鐸德高。卽後往湖南爲

致命范主教代權者也。監工爲胡司鐸永清。二公皆物故。概念人琴。未免永思。雖鳩工庀材。頗費經營。然衆擎易舉。彌月觀成。堂深四丈。廣二丈有奇。式仿歐西。而堅緻特異。右附民房四間。以便司鐸住居。及設蒙塾之用。左右與前方。圍以垣牆。後憑巖壁。置木欄。向南遙望無蔽。地基乃教友鄧大貴所獻。

陰曆七月十九日。侵晨。南大司牧。率三鐸及修生輩。往行祝聖禮。教內外人與禮者及觀禮者。約兩千餘。皆肅然靜穆。祝聖訖。唱大禮彌撒。宣講眞福德行。領主者甚夥。祭徹。殿以眞福聖骸降福。而後還願乞恩者。濟濟跕跕。流連終日。樂聲。經聲。爆竹聲。及暮始息。

自建堂以後。本屬遠近教友。前往敬禮。許願求恩者。日益加多。而蒙恩獻儀者。亦日增月盛。如堂中雕髹貼金祭臺。金龕苦路聖像。與夫彩燈。

匾額。及楹聯四軸等等。皆司鐸教友。前後供獻者。其中一額一聯。爲李司鐸榮本於民國二年製獻。額曰「仁至義盡」聯曰「師範尊鄉賢。謙合聖心。念切聖傷。堂堂靈異顯聖架。德音問父老。愛鍾吾邑。祭榮吾舍。浩浩恩光潤吾身。」按上聯叙真福生平德行。下聯指受恩歷史而言。蓋李鐸家居真福堂相近。前於真福避匿節所述李貞女等。卽鐸之先人也。因特標出以告後之拜真福堂者。

不特此也。並屢有外教人。亦往真福堂行求恩。許願。叩首。放鞭。獻燈油之舉。今已習見爲常。書不勝書。十年前。曾函請聖心報。登錄數種。要皆實在情形。而今猶昔然。處地可徵。故樂爲之道也。其餘他處教友。謝真福恩佑事。計見諸公教報章者。亦至再至三。不勝瑣述。若進論真福致命至今。在泰西各國。所享之敬儀。所施之靈恩。則令人不禁歡頌天主。

賞榮真福。抑何其厚耶。

### 董真福同時被難諸教友記略

據此間（茶園溝）遺傳。當董真福被逮時。本地有教友十一名。亦經拘捕。而明司鐸書中。謂有教友二十名。與真福同時被拿。殆非僅指本地教友乎。且今詢諸父老。十一人中。得知名姓者。惟九人而已。苟不略述。日後復益無徵。故記之如次。

高亞納貞女。當真福被拘時。貞女居瓜子坡。據遺老相傳。貞女身高體大。狀貌魁梧。類如赴赴丈夫。其信德神勇。尤超人一等。一聞真福被捕。遂如羔羊失牧。號啕大哭。追往自首。或曰。貞女亦被逮。非自首。亦由鍾成惡徒。導引差役往捕。差役至。見其哀號。以爲女流。且患神經病。本

擬縱之。但貞女自願偕往。役揮之去。亦不肯回。二說究無甚異。姑并誌之。

貞女既至穀城縣。發交官媒。私勸背教者數四。貞女堅執不可。旋乃被提公審。初則以甘詞誘之。繼則以嚴刑迫之。欲其背教。仍不爲所動。且以聖教道理。駁詰問官。侃侃而談。口如懸河。聞者莫不驚奇。一日。同眞福共鞫。惡官肆意誣稱其不貞。則已見前。茲不重贅。

後被解往襄陽府城。屢經提訊。貞女毅然証己信德與貞節。官見其行年已壯。弗之信。而驗之。果童貞也。眾人愈奇。而官愈怒。實則其心非不奇也。但怒眾人奇之而已。愧赧轉增耳。故仍強口誣陷。周納其罪。擬定卽處重刑。厲聲謂貞女曰。或背或斬。兩字決之。貞女神色怡如。立以寧死對。官羞怒愈甚。命立設行刑臺於署院。於是貞女徐步登臺。神色不



變。跪而伸其頸。以待處決。而劊子手正揮刀欲下。突有某高級武員至。喝止之曰。勿殺。予請願作保。請憲臺暫賜還監。容徐圖之。或可令其翻悔背教。貞女此時。反頗怏怏不悅。以爲非然者。將拾級而登天國矣。厥後貞女偕董嬭福。解赴鄂省。一如在府縣署時。間同被鞫。雖諸苦備嘗。而始終堅持。保全信德。儼類金玉之經磨煉而益增光美。荷簪之受推搖而益溢清香。迨次年秋決旣屆。刑部下最後之斷語。則云高亞納逆負官長。百般誘勸。執拗不肯天主教。決問永充四川。貞女押往遣所。漫漫長途。苦楚備嘗。至則鬻於滿員爲婢。遇待慘無人道。一日。貞女正入黑甜。被其凶暴之主踢而斃焉。嗚呼慘哉。時一八四四年也。按貞女之被逮解縣。而府而省。與受刑間充等情形。此間教友。確知其概要。年老之人。常嘖嘖樂道之。然究竟至四川何地。與如何結果。則莫

有知其詳者。蜀中或他省同志。倘有能道其詳情者。書牘見惠。曷勝馨香切禱。再現經查詢本地貞女侄輩。已皆作古。別無近親。惟一外戚鍾大喜。服役於嬰會修道院。如碩果之僅存矣。

邢理詳。董真福之隨价也。聖名多默。被逮時。年僅十八。解縣。未開審前。官見其年纔弱冠。憐而釋之。彼以歸乏川資。一未知何縣人。殆係河南人。權暫與差人服役餽口。圖便言旋。詎無何。官忽翻悔。飭下之獄。及提審。願否背教。答以萬不肯棄信德。俾得永遠生救。官勃然大怒。諍語曰。然則予爲爾謀速得生救。喝退收監。命勿以飲食進而餓斃之。時一八四五年也。

鄧廷富。一熱心誠實教友也。與朋友交。忠信篤敬。鄉鄰皆愛之。李世明家。爲其近鄰。董真福被捕時。富與二人刈稻田中。差將至。或曰。盍避

之富曰。吾儕田夫。何須避爲。差近。并向施禮。餉以烟草。詎差旋詢明其爲教友。遂擒之以去。一次。問官鞠之曰。汝等之奉教婦女。非敗類之尤耶。予所聞穢德多多。富侃然對曰。吾等奉教人。匪僅無污行。污言亦禁忌。官怒。令批頰三十。後在武昌。董真福一次正受刑拷。富自堂下過。自度傷病沉重。命在旦夕。呼求真福爲之赦罪。三日後。果斃於獄中。爲主榮而致命矣。

按鄧廷富事。明鐸書載。另係一人。聖名達尼老。而未詳其姓氏。山東白話報載鄧廷福。一此間老人謂福乃富字之誤。聖名達尼老。但云其被逮。非在真福遭難時。不佞就地訪問。則得如上所述。未卜同志。另有確證否。尙希惠賜聞知。

李自華。係助理真福傳教先生。有幹才。通道理。素爲真福所倚重。被

逮後。與眞福同解武昌。歷經嚴刑。而堅守信德。惜以兒女情長。功敗垂成。當上諭至時。斷定問遣。彼以家中遺有二男三女。一念及此。遂被一時肉情感觸。妄自忖曰。我口中佯吐一背字。而心仍不背。庸毋傷。若是則可被釋言歸。一探家況矣。及既見釋。頓覺身已瘳矣。不能跬步。遂憬然大悟。臥於轅門前。哀呼曰。憶吾誤矣。吾前言背教。誤耳。吾仍願爲教友也。差役故作聾聵。無理之者。未幾。卒於武昌。右乃同難歸里者眼見傳述。諒可徵信。

鄧大鰲。信德堅固。良堪欽佩。自被逮至問充。歷嘗苦難。終未游移。被遣至甘肅回部。居十有數載。得幸生歸。父老傳述。渠嘗語人曰。『予等在軍所。未見米糧。日常所食者。皆牛羊肉。頗安適。亦未受刑。惟去時。沿路不堪其苦耳。初至時。會回部叛。官命軍犯衝前鋒。勝則鑿功折罪。予

等出陣。各袖大鞭。爆甚多。將遇敵。連環燃放之。敵中計驚走。吾等因以邀功焉。」

大鰲歸自軍所。先至鄖西。居數年。乃返茶園溝故里。卜居沈家啞堂附近。後無疾而亡。先是其壽終日期。若有預示之者。彼知而不言。一日。彼遭一童子。代請扶助其善終之人。及被邀之人至。則見其方自煮粥。異而詰之。曰。勿異。余卽逝矣。遂從容就榻。果卽一臥不起。此事老人亦多言之者。

鄧亨鰲陳得富。二人亦偕真福被捕解省。奈以不能熬刑。旋竟先後背教。雖被釋歸鄉。而鰲則刑後餘生。狼狽奚似。未至穀城而亡。富則勉強抵穀。已不能再前。家人得信。輿之歸。幸即悔罪。猶獲永生。厥子若孫。迄今信奉真教。

又有張朝義之先祖兄弟二人。自背教後。終未悔悟。據云。其子孫家。尙藏有聖像經書。頗具珍重不忘之意。然其子孫。將何日重歸正教耶。願以祈禱助之。

附誌 明鐸書載董眞福致命後。十數年。有襄屬南漳縣武鎮教友彭達陡者。在武昌修道學院課讀。風波起時。同被拘捕。修生皆幸能忍刑。保全信德。惟彼獨背教。所幸出監後。卽苦求明主教赦免。愈刻意齋禱。懇主加其神力。俾或再逢機緣。得殉信道。無何。果在天門縣被捕。搜見頸佩聖衣念珠。官命踐踏。達卽斬決。彼乃毅然欣然。授首致命。時一八五八年也。

### 向董眞福誦

吁。眞福若望嘉貝厄爾。耶穌基利斯督之勇兵。爾以愛人之故。奔赴中原。勤於教化。被惡黨查拿。受刑於囹圄。願捨性命。獻祭於主。以證聖教之眞。懇爾在天國。轉達吾主耶穌。賜我諸恩。俾能效法爾愛主之誠。寧受萬苦。不敢違犯主命。更賴爾宏毅大德。蔭庇吾眾。能克私慾肉情。如死於世。惟活於主。以致身後。同爾升天。永享榮福。亞孟。

# 董聖人致命歌訣上篇

## 董公辭親

董公原籍在西洋 拂郎濟亞爲家鄉 自幼喜的是牧羊 苦苦每日在山岡  
閑坐就把經書看 穎悟過人品行芳 爹娘愛子如珠玉 未曾上學念文章  
父母熱心常盼望 疎財仗義世無雙 家財富足銀錢廣 施捨哀矜有義方  
天主把他恩典賞 四男五女個個強 惟有董公他居長 二弟類思在學堂  
三弟巴黎京都上 增爵會內讀文章 家有四弟少年壯 左右不離二爹娘  
董公足下五個妹 一概修道進了堂 不幸長妹命早喪 蒙主召靈升天堂  
嗣後董公把學上 日夜勤讀勞心腸 品學兼優文才廣 能知恭儉與溫良  
弟兄三人同盼望 一心替主要爭光 教皇旨意往下降 同陞鐸德恩無疆  
二弟類思中國往 行在路途一命亡 董公聞聽二弟喪 不由心願好淒涼



董聖人致命歌訣 … 上篇

一三〇

每日朝思與暮想 爲人一生空自忙 董公拜跪二堂上 口稱痛兒二爹娘  
那知二弟命不長 如同將兒左臂傷 奉命救靈中國往 不料中途一命亡  
手足至親難割捨 父母養育恩難忘 兒讀詩書知禮義 豈是朽木與土牆  
我今要到中國去 替弟傳教要廣揚 二老聞聽把話講 兩眼不住淚汪汪  
我兒你說那裏話 怎麼忍心捨爹娘 不念爹媽高堂上 當思同胞不離鄉  
現在二弟一命喪 骨肉各自兩分張 幾個妹妹修道去 三弟京都還鄉  
雖說有你四兄弟 年輕不能替爲娘 你父現今有六旬 風前燈來瓦上霜  
一時若有好和歹 爲娘空養兒一場 此去中國數萬里 遠隔萬水與千江  
有信一時不能到 活活想壞你的娘 一定要想中國去 如拿刀來殺爲娘  
將娘殺死腸扯斷 免得掛欠在心傍 海角天涯任兒去 無憂無慮過日光  
中國念頭你莫想 爲娘不允這一莊 手摸胸膛想一想 未必你是鐵心腸  
董公聽得爹娘講 心中一陣好慘傷 上前又把好言說 二老爹娘聽端詳

不要兒去兒不想 細聽孩兒說比方 昔日吾主把生降 白冷郡內有家鄉  
聖母路途無處住 晚來借宿在馬房 隆冬馬槽把主降 天氣寒冷人難當  
舉目無親誰看待 珠淚滾滾洒胸膛 聖母哭得悲聲放 吾主赤身無衣裳  
破巾包住救世主 呱聲啼哭好淒涼 一時天上紅光降 無數天神來顯揚  
空中奏樂歌聲响 郊外牧童趕來忙 跪在塵埃朝上望 斗大紅星墮馬房  
牧童致敬禮獻上 朝拜之時有三王 黑落得王心暗想 此星後來必爲王  
若不將他來掃蕩 孤家後必被他降 速遣義臘厄爾將 勤究嬰孩事一庄  
帶領我國兵和將 圍住白冷郡地方 大小嬰孩俱斬喪 一個不准留家邦  
奸王密旨往下降 苦了一郡小兒郎 天神空中把話講 口稱若瑟聽端詳  
黑落得王遣兵將 謀殺降生救世王 今晚即速離羅網 乘此機會逃他鄉  
聖母聽得空中講 懷抱吾主去逃荒 黑夜渾渾何處往 不知東南西北方  
正在爲難天發亮 一條大路在中央 聖母逃上天羅網 厄日多國把身藏

奸王發了兵和將 帶領人馬來到忙 黑夜只聽刀聲响 殺得遍地起紅光  
可嘆嬰孩死得苦 一齊殺得命都亡 嬰孩替主把命喪 靈魂一同升天堂  
天主個個光榮賞 永達福樂在天鄉 嬰孩捨身替主喪 兒去傳教又何妨  
我要替主立表樣 凡事必須自主張 爹娘不肯中國去 情愿一死斷了腸  
二老聽說悲聲放 珠淚滾滾濕衣裳 一定要去不阻擋 母子還要作商量  
董公聞聽有商量 上前叩謝二爹娘 住了三天動身往 羅馬府裏見教皇  
教皇召選金殿上 加俾額爾董若望 特來見我有何事 甚麼事情說端詳  
董公施禮言稟上 口稱教皇聽衷腸 因我二弟中國往 路途履行一命亡  
上未替主立表樣 下未救靈去爭光 特求教皇把恩賞 要替聖教去廣揚  
賞我恩典中國往 替主救靈升天堂 教皇開言把話講 加俾額爾聽端詳  
觀你身體不强壯 曾恐路途有損傷 怕的與你二弟樣 勞而無功空一場  
勸你不必中國去 就在本國教學堂 三年本分容易做 再去傳教也不忙

董公聽命把學上 京都總會坐學堂 每日他把聖言講 經書道理件件強  
謹遵學規不放蕩 熟習經書記心傍 個個讀書有志向 明悟過人本無雙  
光陰似箭如梭往 滿了本分見教皇 教皇一見心歡喜 果然你的信德強  
當賜聖爵與聖像 祭衣祭巾與祭箱 聖油聖餅葡萄釀 聖牌念珠與苦像  
古聖經書備停當 日課經本一大箱 令人抬在金殿上 交與董公你收藏  
今日奉命中國往 有句話兒記心腸 任他無風空作浪 不避鉞斧與刀鎗  
信德憑據抱穩當 替主救靈要爭光 囑咐言語在心上 臨崖之時莫收纜  
雖然我是這樣講 在乎你心仔細詳 董公聽得教皇講 心如明鏡放毫光  
此番去到中國往 不得把我羣羊傷 教皇但把寬心放 不得失落天主堂  
董公叩頭謝了恩 準備卽速轉回程 回到家中把話論 將話說與爹娘聽  
兒今奉了教皇命 去到中國救靈魂 辭別爹娘養育恩 孩兒卽速要起程  
父母千萬莫憂心 兒有一言聽分明 人生在世幾十春 一生好似風送雲

替主救靈最要緊 天主台前把功成 咽喉哽哽言難盡 不由一陣心好疼  
二老聞聽淚淋漓 好似鋼刀刺在心 我兒今日心腸狠 捨了爹娘要遠行  
相隔萬里難通信 何日心裏得安寧 爹娘哭得肝腸斷 董公哭得痛傷情  
無數親朋眼流淚 并無那個心不疼 董公上前把親拜 又辭親戚窗友們  
躬身施禮忙站定 個個敬他酒一樽 但願此去好安靜 但願一路不阻行  
但願天主來照應 但願救得衆靈魂 親朋窗友都祝賀 你今可是真福人  
董公回首將言稟 有勞衆位費了心 路短情長言難盡 各位不送請回程  
滿清道光十四年 七月在家辭雙親 臨走那天二十九 二十九日初起程  
從此洒淚分別後 陽關大道往前行 走了多少蹊蹺路 過了多少孤山林  
歇了多少路頭店 宿了多少異鄉村 一路行程來得快 海岸不覺面前存  
大水滔滔不到岸 雲霧渺渺不見人 萬頃茫然盡似水 只見明月空中輪  
日間誰人來做伴 晚來好似一孤燈 舉目無親心好慘 爲的世上衆靈魂

收拾打算把船上漫天過海怕殺人越了多少他人國過了多少他人城  
在海行程不計數不覺來到是澳門他與中國連界線內有天主堂二尊  
正是道光十五年董公五月到澳門就把聖堂來住定學習中國字與音  
世俗人情般般曉中國律例漸通情不覺住了半年景各樣禮貌學得精  
上司命他中國進令他河南救靈魂

### 穀城縣聽審

那時世界還平靜中國禁止外洋人不准外洋中國進怕他後來生異心  
各處設卡真嚴禁關津渡口盤得清出下告示貼各省不准容留外洋人  
辜負天主好恩典你看傷心不傷心董公遵了上司命不辭勞苦往前行  
縱然虎口也前走那怕前面刀槍林在路行程來得快不覺到了汴梁城  
澳門離此數千里一概盡是早路程合算走了六個月吃盡辛苦與風塵

董聖人致命歌訣 … 上篇

一三六

但見處處有天主 不蒙天主路難行 不日來到南陽郡 求見主教畢大人  
主教一見董公到 不覺心中喜十分 便問路上受辛苦 關津渡口怎樣行  
董公回言真幸事 路途之中到安寧 多蒙天主來照應 并無阻攔得清平  
主教陞他有本位 加陞聖教當家人 總管河南聖教會 各處聖會救靈魂  
南陽有一斬家崗 本是鄉間一村庄 董公初把會來上 個個上會把工興  
多少教友來盼望 多少教友真熱心 多少教友求領洗 多少教友要堅振  
多少教友領聖體 多少教友把工停 每日講論道與理 時時刻刻總熱心  
熱心祇望天堂路 不遭他日地獄刑 河南教友情性硬 也有教友冷了心  
董公從此重整頓 勸解多日乃回心 一齊又把天主認 方知聖教道理真  
河南傳教一年整 早晚勤勞費了心 那料精神不能振 忽然一病上了身  
十分危險十分很 眼前就要把命傾 主教與他終傳領 神父齊誦善終經  
祈求天主把經念 望祈天主要賞恩 吩咐快把醫生請 醫生進門把脈評

客廳同座病症論 出了大汗自然輕 醫生藥單就開定 各樣另包要歸真  
熟地山藥法半夏 炙草炙芪炙黨參 肉桂砂仁和五味 橘紅寸冬與茯苓  
圓肉乳汁紅棗引 此藥兩付就除根 服藥之後忌生冷 千萬不可沾大葷  
醫生告辭去得緊 主教賞他二兩銀 醫生上前把躬打 多謝大人好慈心  
主教回言不要緊 些小敬意莫嫌輕 不說醫生他去了 要把董公明一明  
卽速將藥吞腹內 服藥之後病就輕 一日只見好一日 漸漸他就起了身  
主教見他疾病好 多蒙天主再造恩 許多教友來看望 要接董公會上行  
主教言說病初好 此時還未好斷根 你們熱心敬天主 等候月餘命他行  
董公聞聽主教論 走上前去問原因 我今病體不要緊 要去替主教靈魂  
主教阻攔他不肯 一心傳教要動身 當時主教心不忍 令個神父同他行  
你今同他把會上 教他早晚保精神 囑咐言語牢牢記 切莫大意反病根  
神父答應是是是 隨同董公一路行 二位神父把會上 各處聖堂救靈魂



董聖人致命歌訣 … 上篇

一三八

先勸教友立表樣 又勸教友要熱心 董公所言都聽命 並無一人不虔心  
在外上會一年整 多少教友自回心 許多明人把教進 立心盼望救靈魂  
人人都說聖教好 個個都說教至尊 董公傳教盡本分 河南已有三年春  
主教命他湖北進 一則上會二救靈 董公遵了主教命 在路行程不稍停  
奉公來到湖北省 此處教友甚凋零 城市口岸難訪問 居住盡在深山林  
不畏寒暑往前進 那管前途路不平 一朝來到谷城縣 茶園地方救靈魂  
此處盡是老教友 許多修道女童貞 家家熱心來與祭 人人遷善無惡行  
每逢主日聽道理 每遇瞻禮齊念經 還有多少新奉教 信從聖教多歸真  
此時湖北不安靜 許多愚人亂糊行 惡衆一概紛紛論 他道聖教理不真  
有說後來想造反 有說男女混雜情 有說各處把藥下 有說挖眼又挖心  
一派毀謗言共語 自遭口孽欺了心 謠言惑衆眞爲害 捏造謊言分人心  
到處糊言是一樣 屢次阻攔教不行 驚動官員同議論 文書紛紛到省城

督撫拆開文書看 要把聖教一掃平 出下告示貼各鎮 捉拿教友不容情  
買賣客商都看過 百姓聞言胆戰驚 湖北總督周天爵 暴虐無道大有名  
出下賞格貼各處 賞格上面寫得明 拿住教匪爲首犯 三十兩正雪花銀  
此銀各縣封在庫 領賞不少半毫分 有的害怕背了教 有的情願不毀心  
文書到了襄陽府 惟有府台認得真 拿住會長教友子 不由分說就動刑  
此子畏刑他嚇怕 一一從頭說實情 谷城有個茶園溝 住的盡是教友們  
有個神父他姓董 本是西洋外國人 每逢瞻禮來上會 教友一同去念經  
這是我的實情話 不敢虛言哄大人 知府聽他把話講 口供一一寫得清  
一聲吩咐帶下去 拿牌收進監牢門 又行文書谷城縣 差官進衙來投文  
縣官打開文書看 專辦教匪要認真 有個洋人他姓董 趕緊捉拿送轅門  
上司賞格出在外 三十兩正雪花銀 谷城縣官名胡慶 外號叫個糊塗盆  
遵了上司知府命 連夜帶兵出了城 一路如風向山進 觀音堂內紮了營

董聖人致命歌訣 … 上篇

一四〇

滿清道光年十九 八月二十的事情 那日是個大瞻禮 慶賀聖母立聖名  
主教二位畢和李 同到聖堂大禮行 中國神父王安德 他是直隸北京人  
本堂神父董若望 幫祭先生姓徐人 聖母瞻禮多齊整 教友一齊慶光榮  
是日早晨彌撒做 四台彌撒次第行 彌撒禮畢講道理 教友靜坐仔細聽  
一個教友來送信 橫身跑得汗淋淋 口稱神父事不好 谷城縣官帶了兵  
頃刻一時就要到 捉拿神父教友們 送信教友是那個 熱心快腸董大榮  
教友聞聽這個話 好似猛虎下山林 主教神父都冲散 各自躲藏在山林  
縣官帶兵來得快 一時到了聖堂門 兩個教友未跑脫 當時抓住上了繩  
聖物等件俱燒燬 四口祭箱搬乾淨 當時就把封條上 吩咐差役抬進城  
縣官滋擾多一會 一聲吩咐要拔營 喊叫差役把案帶 一路之上都小心  
當時又把告示出 曉諭百姓得知音 捉拿教匪爲首犯 趕緊與我送轅門  
縣內當把銀子賞 庫平不少半毫分 勿論軍民與人等 務必早晚要留心

若有窩藏教匪事 依律治罪不容情 本縣言出不失信 現在賞格懸頭門  
拋下縣官不用提 再把董公明一明 竹林躲藏一天整 腹內餓得好傷心  
日落夜靜無人影 慢慢逃小竹林 順着山溝往前進 不覺來到一庄村  
聽見犬吠有人問 你是那個晚間行 董公答應說是我 衆人上前看分明  
人說你是董神父 今日你可受了驚 口稱請到屋內坐 神父餓得只是哼  
請問兄台可有飯 剩下一碗包穀精 董公言說好好好 多謝不住口內吞  
神父飯畢將言問 請問各位兄台們 可有教友這裏住 有勞費心來指明  
外教答應有有有 有個會長李先生 就在對面林內住 離此略有五里程  
黑夜山路難行走 一人難得往前行 吩咐我們把人送 董公回言說費心  
神父告辭說多謝 改日再來感人情 兩個夥計前引路 董公隨後不離身  
順着山林往前進 不覺來到李家村 夥計二人來喊叫 口稱大爺李先生  
與你送個客來到 卽速起來快開門 祖華聞聽有人叫 那處貴客到來臨

用手打開門兩扇 各位怎麼夜晚行 口稱請進客廳坐 吩咐快忙燃着燈  
連叫各位請坐定 喊叫廚房把茶烹 祖華一眼來看見 來的可是董聖人  
未曾說話眼流淚 兩眼不住往下傾 今日谷城縣來到 縛去教友兩個人  
主教神父都失散 尋了一天無信音 不知神父在那裏 此時看見才放心  
多蒙天主來照應 神父大人受了驚 祖華吩咐快熱酒 二人言罷就回程  
夜靜更深不費事 一齊叫辭往外行 會長上前攔不住 真把鄰右關了心  
各位慢走不遠送 改日酬勞來感情 不言衆人他們去 更把董公明一明  
茫茫便把神父稟 神父大人在上聽 今日事情緊得很 山口紮的都是兵  
日間路上不敢走 夜間山路難得行 我勸神父把鬚割 割了鬚鬚好逃生  
正割鬚鬚又來信 縣官轉去又發兵 石花街裏文武汛 巡司把總把兵行  
觀音堂內打公館 明日一早把山尋 祖華聞聽這個信 安排教友幾個人  
王廣全與李自明 跟隨神父徐先生 還有教友鄧廷福 下餘教友記不清

一齊不往別處去 保着神父進山林 當面有個黃草杌 樹木叢密黑洞林  
神父一齊林杌進 不許外人得知情

### 黃草杌避難

衆人都在把話論 有個歹人聽得清 要知他是那一個 姓黃名字叫忠成  
起心他把董公害 茹達惡徒一班人 連夜公館去送信 喊叫老爺快開門  
內面差役齊答應 連忙起來開了門 差役連問有甚事 半夜三更來喊門  
忠成言說有急事 見了老爺說分明 差役不往往內稟 口稱老爺快高陞  
巡司聞聽差役稟 卽速起來問原因 夜靜更深來送信 莫非上司又來文  
差役回言說不是 來的百姓叫忠成 他說有個緊要事 見了老爺說事情  
巡司吩咐命他進 傳他進來問詳情 差役回言是是是 口的不住叫忠成  
老爺吩咐傳你去 快忙進去問事情 忠成聽說往內進 叩頭就把小的稱

巡司開言將他問 你是此處那的人 連夜到此有何事 一一說與老爺聽  
忠成上前忙回稟 老爺在上聽原因 小的離此十二里 原是茶園溝的人  
特爲到此來送信 此事老爺盡知情 督撫告示出得緊 拿住教匪就賞銀  
不知此事有不有 故此小的問信音 巡司言說有此事 拿到正案方賞銀  
倘若此刻來拿住 比時不少半毫分 忠成聽說這句話 心中不覺喜十分  
老爺既說有此事 小的才肯說實情 此處有個黃草坪 樹木叢密黑洞林  
神父教友藏在內 爲有小的摸得清 老爺把人跟我去 乘此時間就動身  
倘若等待明日去 恐怕他們逃了身 這是小的實情話 老爺急速快發兵  
巡司連說好得很 當時吩咐手下人 快與總爺送個信 請他速點幾名兵  
隨同民壯把山進 趕緊去拿教匪們 差役聞聽不怠慢 前去叫開公館門  
見了把總將帖稟 有個緊急的事情 把總見帖問詳細 連忙點了兵十名  
各樣軍器隨帶定 捉拿教匪要小心 老將答應是是是 一同出了公館門

巡司一見兵來到 當時又傳手下人 一聲吩咐把名點 民壯營兵二十名  
巡司把總傳了令 一路之上莫漏形 拿住教匪都有賞 老爺在此等你們  
衆人得令不怠慢 喊叫一聲起了程 不言不語往前走 跟隨叛教黃忠成  
半夜三更把山進 不時來到黃草坪 忠成開口回言道 叫聲各位老總們  
你們都在此處等 千萬說話莫高聲 待我一人進山去 人多恐怕他又驚  
倘若一時驚走了 林杌深處難得尋 惡衆答應這樣好 快忙叫他出山林  
忠成心裏喜不盡 上山就喊董聖人 我是教友來送信 神父莫怕快出林  
藏在此處地不穩 乘此機會好逃生 董公聞聽隨答應 想必教友來關心  
急忙走出林杌外 惡衆一齊近了身 上前一把來抓住 可叫你今活不成  
教友聞聽事不好 轟的一聲跑出林 出到山林往外望 望見抓住董聖人  
喊叫一聲齊動手 我們與他把命拚 董公喊叫莫動手 你們不必亂糊行  
爲人在世要聽命 違抗主命罪不輕 今日我跟他們去 你們各自去逃生



董聖人致命歌訣 …… 上篇

一四六

教友聽命收了手 惡衆圍住不放生 拿住教友人八個 當時一齊上了繩  
一個教友未拿住 就是跑脫李自明 神父拉到平坦地 將他表衣剝乾淨  
連砍三刀心真忍 橫身好像血糊人 忠成隨後又送信 前去拿住高童貞  
惡衆他把繩來細 神父教友共十名 保正聞聽這個信 心裏一時戰戰兢  
不願生死往前進 那管高低路不平 頃刻就把街心到 又到公館看分明  
喊叫一聲案帶定 文武兩汛把堂升 巡司一旁開言問 你是西洋外國人  
可是你在傳那教 來到此處哄黎民 神父這裏回言答 答應我是外國人  
我今本是天主教 來到中國救靈魂 不知甚麼是邪教 不曉那教怎樣行  
巡司聞聽重重怒 吩咐與我上了刑 幾個教友縛一處 這個洋人加重刑  
又傳差役把案守 速請紳士八個人 你們大家來幫助 恐怕今晚來劫營  
紳士答應不要緊 老爺只管放寬心 更夫輪流把夜守 各處預備都有人  
巡司聽說防備好 可把你們勞了心 紳士一同回家轉 老爺吩咐帶忠成

這是白銀三十兩 剛纔錢舖過的平 本司親自交與你 賞格不少半毫分  
忠成叩頭把恩謝 順手接住雪花銀 黑心得了白銀子 歡歡喜喜轉回程  
忠成得銀回家轉 那時苦了董聖人 山林一天未吃飯 身上砍傷又加刑  
兩隻肩膀縛腫了 腳板磨去皮一層 那時八月夜間冷 神父無衣戰戰兢兢  
天亮巡司吩咐走 把總傳令要拔營 董公倒在平地上 口裏不住只是哼  
保正一見心不忍 口內連把老爺稱 此人腳腫路難走 老爺格外要施恩  
小的上街把人請 抬着一路下谷城 巡司言說我不管 隨你請人不請人  
宗林本地劉保正 是個熱心快腸人 連忙上街把人請 卽速請了兩個人  
腳價盤費都有我 不得少你半毫分 保正脫件舊汗褂 他與神父披在身  
又買一雙新草鞋 他與董公足下登 拿了四個大麩麩 神父餓了你好吞  
保正將事安排定 吆喝一聲拔了營 喊叫吩咐把案帶 保正跟到下谷城  
此時八月二十二 那天連夜趕進城 把總帶案把城進 巡司那天未進城

一千教友齊帶定 進了都司大衙門 門軍拿帖往內稟 總爺帶案在轅門  
大人聞聽門軍稟 速急換衣把堂升 吆喝一聲把堂坐 燈籠火把一片明  
把總堂上把案請 站在一旁說原因 卑職帶兵把山進 拿住教匪共十名  
本處教匪有九個 外有一個是洋人 大人高陞把案問 問他同伴有幾人  
都司傳下一枝令 吩咐左右衆兵丁 本處教匪我不問 端訊外國一洋人  
吩咐一聲把案帶 兩旁不敢慢消停 神父帶到大堂上 保正一旁看得清  
都司堂上開言問 你是西洋那國人 明知我國把教禁 你們端要中國行  
不服你的好大胆 竟敢各處亂糊行 神父忙的回言答 替主傳教救靈魂  
我們行事正公正 不知怎麼是糊行 都司拍案大發怒 胆敢強口不認承  
吩咐與我把嘴掌 二百掌嘴不容情 倘敢強口不招認 大人還要動大刑  
董公見了都司怒 不言不語不做聲 好比綿羊落虎口 大鵬折翅難飛騰  
都司見他不招認 吩咐手下用大刑 兩邊人役齊動手 兩腿打得血淋淋

喊叫責打一百棍 一百軍棍痛切身 這個教匪心好硬 明日送過縣衙門  
吆喝一聲把堂退 將他鎖押在頭門 第日就是二十二 縣官放告懸轅門  
都司吩咐把案送 兵丁傳令不消停 入役將案齊帶定 一時來到縣衙門  
差役不住往內稟 三班六房不消停 縣官坐在大堂上 頃刻打鼓把堂升  
喊叫一聲把案帶 人役吆喝怕殺人 神父教友都帶上 前後共計十二名  
知縣堂上開言問 你是西洋那國人 你的名字叫甚麼 一路同伴有幾人  
他們都往那裏去 說明本縣有生成 董公見問隨答應 我是拂郎濟亞人  
名字本叫董文學 今日就是我一 人并無那個來同伴 未得同伴甚麼人  
縣官聽說怒氣生 胆大教匪了不成 本縣帶兵把山進 你們同伴有四人  
怎麼你說不曉得 如何你說不知情 上司有命把教禁 不准容留西洋人  
你敢違例中國進 到處下藥迷惑人 本縣親自拿憑證 膽大強口不認承  
吩咐把箱來抬上 抬在大堂看分明 人役將箱來開定 擺在大堂看得清

董聖人致命歌訣 … 上篇

一五〇

聖爵祭衣與祭餅 還有苦像與祭巾 內有幾尊聖母像 聖油還有一大瓶  
日課經書擺在地 寫的洋字識不清 話說此書是甚麼 書是符法上面存  
神父這裏回言答 不爲符法邪事情 所用日課彌撒本 祭獻天主救世恩  
縣官聞言把話講 恭敬天主是何心 不爲迷人不惑衆 要向本縣說分明  
仁慈神父回言說 恭敬天主救靈魂 勸人孝弟與忠信 恭敬天主至一尊  
引人爲善做好事 勸人戒惡保良心 不犯天主十誡命 聖教四規要遵行  
縣官言說放狗屁 無所不爲亂糊行 既說勸人要歸正 怎麼有些婦女們  
姦淫邪盜就是你 壞人名節罪不輕 現有婦女爲憑證 偏敢強口不認承  
神父回言我教裏 禁止私慾並偏情 不作一切非爲事 無非要逃地獄刑  
縣官這裏開言說 你的甚麼裝在瓶 你們在外把藥下 吃了你藥迷着心  
將人迷住就挖眼 取得眼水就裝瓶 說了實話背了教 本縣放你一條生  
隱瞞一字不招認 處死大堂不容情 神父回言犯魔法 我將何物來招承

你說將我來處死 一死報了吾主恩 縣官拍案叫聲打 責打五百不容情  
本縣今日治你罪 看你招承不招承 可恨縣官心太狠 兩腿打得血淋淋  
保正看見心不忍 拜跪大堂稟一聲 此人本是冤枉事 老爺施恩要量情  
雖說他今在傳教 本是早晚勸解人 小的相隔不多遠 凡事小的得知情  
真正爲好無別意 老爺高陞要原情 知縣一見保正稟 手拍供案發怒聲  
上司告示貼各郡 捉拿教匪要認真 不但隱藏你不報 膽敢當堂求人情  
論例本縣將你辦 看你是個忠實人 喊叫與我滾下去 休管這件閑事情  
保正一見心不忍 望着董公淚淋淋 慢慢扒下大堂口 不由一陣好疼心  
世上那有這種事 不分皂白冤屈人 保正當時回家轉 一路之上自叮嚀  
辭了門戶我不幹 苦守田園安本分 不看那些冤枉事 免得氣壞直心人

按察司覆審

不言保正回家去 更把董公說得明 雖然谷城把刑受 口供未得半毫分  
縣官吩咐帶下去 拿牌收進監牢門 神父教友監牢進 個個哭的昏沉沉  
這回苦情說不盡 且看下次再麼行 監牢恰恰兩天正 谷城知縣備公文  
文書一就來封定 帶到大堂又換刑 當堂齊把腳繚定 吩咐解到襄陽城  
河下差船預備就 頃刻之時要起程 解差答應是是是 喊叫一聲帶犯人  
神父教友前面走 後跟解差人八名 來到河邊把船上 橫身上下細了繩  
個個船上不能動 一天茶水未沾唇 此離襄陽一百四 下水一天到了城  
船到河坡近了岸 上坡齊進小北門 順走大街往前進 縣衙不覺面前存  
看的百姓紛紛論 男女人犯一大羣 神父教友大堂等 差役進衙去投文  
知縣拆開文書看 人犯共計十二名 吩咐拿牌收內禁 本縣明日把堂升

第二就是二十七 縣官將牌掛頭門 今日午堂要聽審 曉諭三班六房聽  
爾等準備不違令 一點就要把堂升 人役兩班伺候定 違令責革不容情  
三班一齊把堂站 六房忙得不消停 吆喝一聲老爺坐 看的百姓亂紛紛  
吩咐把案齊帶上 兩邊人役不絕聲 董公帶到大堂上 下邊跪的教友們  
知縣堂上開口問 你是西洋外國人 爲甚勸人把教進 進教有個麼原因  
當着本縣說實話 本縣自必有生成 神父就說他進教 恭敬天主救靈魂  
盼望天堂把福享 免墮地獄受苦刑 縣官這裏把話講 你那說的理不行  
本縣講與你們聽 爲人在世要認真 一朝有了真家當 施捨財帛與金銀  
出任就把高官做 四季穿的是綢綾 吃好嗑好把福享 就是天堂一福人  
你們今日傳邪教 拿到官前受苦刑 家室兒女不得見 手足弟兄不相親  
拋別父母爲不孝 雖有田地不得耕 坐監坐牢把罪受 白白死了是何心  
監牢就是活地獄 任你有翅難飛騰 我勸你們背了教 把教背了有生成



苦像用脚來踏碎 祭品什物用火焚 堂上具結立憑證 本縣放你轉回程  
董公當堂不答應 教友一旁不做聲 縣官見他總不肯 個個當堂來受刑  
吩咐人役帶下去 一齊收押在頭門 縣衙過了十天正 送到上司府衙門  
前任知府離了任 這個知府甚慈心 知府他把董公問 你是外國那的人  
那年你把中國進 那年來到湖北行 一路同伴有幾個 還有幾個甚麼人  
董公回言就是我 並無別的甚麼人 谷城山裏來傳教 勸人進教救靈魂  
誠心早晚把經念 感謝天主造世恩 這是我的實情話 並無假言盡是真  
知府審問無別情 堂上未曾來動刑 前日上司文書到 本府將你解省城  
爾等立心要惜命 後來必須有生成 一聲吩咐帶下去 差役答應不絕聲  
府衙住了三天正 知府行文要動身 大堂以上把名點 男女人犯十二名  
黃堂吩咐把案解 一路之上要小心 倘若逃了人一個 爾等性命活不成  
差役答應是是是 大人不必細叮嚀 上前叩頭把恩謝 當時起解登了程

神父教友多勞苦 個個黃瘦不像人 在路行程半個月 不覺到了湖廣城  
隨同解差把城進 來到按察大衙門 知府文書往內進 門軍拿文往上稟  
按察打開文書看 吩咐差官去點名 站在大堂把名點 人犯共計十二名  
拿牌押到候審所 大人明日把堂升 差官喊叫把案帶 門軍答應不消停  
神父教友把監進 從新個個又換刑 大人傳下一枝令 明日午時審犯人  
各樣刑法預備定 一同聚會到轅門 差官一聲得了令 曉諭衙內衆兵丁  
大人明日午堂審 準備伺候要小心 那個誤了若不到 責打四十不容情  
備令已畢轅門等 人役兵丁亂紛紛 咕哢三聲追魂炮 大人頃刻把堂升  
吆喝一聲把案帶 刀鎗劍戟一片明 弓上弦來刀出鞘 喊聲接應到頭門  
差官提牌前面走 後跟神父教友們 教友一同往前進 來到生死大衙門  
帶到大堂齊跪定 按察開言問原因 你就是個下藥漢 一路同夥有幾人  
你的名字叫甚麼 你是西洋那國人 他們都往那裏去 共計迷了好些人

挖了幾個人的眼 割了幾個人的心 你向本台說實話 免得本台動大刑  
神父這裏回言答 我是拂郎濟亞人 我的名字董文學 傳教就是我一  
不知怎麼是挖眼 不知怎麼叫割心 非禮之事不會做 只曉勸人救靈魂  
按察聞言怒氣起 胆大教匪死得成 爾等假裝爲傳教 腹內包藏禍害心  
哄人銀錢好使用 引誘愚民把教遵 有錢與你好教友 無錢與你就挖心  
做出一切無端事 還敢強口不認承 董公將言忙回稟 口稱大人你是聽  
既有挖眼割心事 到是眼見是耳聽 爲官要把情理論 捏造惡言亂人心  
既有此事何憑證 拿住憑證才是真 指姦就把姦來認 指盜就是做盜人  
說我將人來殺死 你就說我殺了人 無憑無據把我害 縱然一死不甘心  
按察聽說要憑證 現有民女高童貞 爾等教匪都在案 強口舌變不招承  
董公聞聽高童貞 此女聖教本有名 清潔仁愛教友女 立志苦修當童貞  
不出三門並四戶 謹守深閨信德真 我等相見如父女 相敬如賓禮貌清

大人爲官要評論 壞人名節欺了心 按察拍案怒氣生 開言連問高童貞  
甚麼藥兒把你害 吞在腹內就迷心 只管當我來招認 說了實話放你生  
不然就把大刑動 要想活命萬不能 童女聞聽按察問 拜跪大堂說原因  
小的本是天主教 恭敬天主是實情 早晚祈求把經念 報答天主救世恩  
非爲之事不敢做 十誠四規記得清 這是小女實情話 不敢虛言哄大人  
按察聽說是童貞 立個方法要辨清 吩咐手下熬藥水 藥水內面染白綾  
頃刻一時色染就 當堂要識高童貞 真正是個童貞女 顏色依然甚鮮明  
倘若不是童貞女 顏色當時就變青 這個方法立的穩 卽時知道假和真  
吩咐與人令他戴 箍在頭額識他心 童女跪在大堂上 官員人役看得清  
放在頭上多一會 顏色不改甚鮮明 大人一見是實事 再不究問高童貞  
吩咐令人帶下去 本台今日要審明 開言又把教友問 爾等俱係谷城人  
就該安分當百姓 夥同洋人亂糊行 明知有令把教禁 違命不遵罪不輕

進教有些甚麼好 你將好處說我聽 教友這裏開言說 我說實話大人聽  
普天只有一個主 惟有天主他至尊 無形無像真主宰 至尊無對一純神  
人生有恩須當報 造世救世贖世恩 恭敬天主是好事 盼望救靈是正經  
故此我們都情愿 未吃藥餌迷了心 按察這裏開言說 你們盡是糊塗人  
這般苦楚都受盡 事到於今還哄人 爾等既說天主好 天主在天誰看清  
能教與你來說話 能教與你做事情 教友一旁不答應 董公開言說原因  
他是上方一主宰 肉眼豈能看得清 全憑吾主聖經訓 點點的確盡是真  
按察這裏開言說 你將邪教勸他們 你給他們甚憑證 後來怎麼記得清  
仁慈神父回言答 那件事兒記不清 我勸他們把教進 最要緊的是靈魂  
先前與他付聖洗 後來與他堅振行 立了聖名有定位 臨終之時好誦經  
懇祈聖名求天主 祈求天主救靈魂 所犯諸罪都要赦 寬煉靈魂往上升  
這是聖教根本事 樹木無根焉得生 按察這裏開言說 你說此話不中聽

國家屢次把教禁 既好就該准你行 不然不得出告示 捉拿爾等爲何情  
行事不合中國禮 將你一等要掃平 吩咐與我抬夾棍 不動大刑不招承  
兩旁吆喝得了令 夾棍夾起董聖人 喊叫一聲用繩緊 鼻內口裏血淋淋  
問他招認不招認 若不招認再緊刑 當堂上了三夾棍 口供未得半毫分  
吆喝一聲來放下 真個死人睡地平 人役上前摸一把 口稱大人在上聽  
此人已經絕了氣 快用凉水噴頂門 人役把他頂門噴 董公已死又復生  
吩咐兵丁搬過去 轉身又審教友們 爾等均該是教匪 學習邪術好害人  
慣做此事爲生計 諒你不肯說實情 若不將你來整頓 越做越多壞事情  
吩咐人役抬夾棍 個個與他上大刑 喊叫一聲把繩緊 個個頭上走真靈  
這個刑法狠不狠 不死也去皮一層 有的口中在流血 有的翻着兩眼睛  
有的只剩一點氣 有的死了又還魂 受盡苦刑不招認 情愿致命喪殘生  
按察見衆不招認 吩咐收進監牢門 本台改日更審問 總要審出他實情

嗣後過了十天正 又提神父教友們 按察大堂來審問 爾等好好說實情  
今日若再不招認 管叫個個活不成 董公當堂隨答應 不知甚麼是實情  
每日只曉敬天主 只曉早晚念聖經 救人靈魂最要緊 不知何爲叫害人  
你說與我刑法受 任你用個甚麼刑 不過今日要我命 惟求一死稱我心  
按察一聽如雷震 爾等硬不怕大刑 今日從新把刑換 一個木架做的精  
做的如同十字樣 上面缺少三個釘 正在上面挖個眼 上下綁的盡是繩  
一聲吩咐把刑動 人役不敢慢消停 忙將董公來抓住 綁到木架正中心  
喊叫一聲捧上架 離地畧有五尺零 四人用力一搖動 看你招承不招承  
董公他也不喊叫 口裏也不說是疼 懸在架上多一會 真正兩個多時辰  
官員人役將他看 只見臉上發笑形 這種刑法他不怕 還該用個甚麼刑  
按察他也無可奈 轉面又問教友們 他今受刑不招認 本台改日再換刑  
爾等一同把他望 若是不認照樣行 有個教友鄧廷福 達尼老是他聖名

跪在大堂朝上稟 大人爲官要想情 我們盡是好百姓 俱是安分守己人  
不但不會做歹事 就是醜言不出唇 謹言慎行守規矩 謙恭忍讓立德行  
妄爲之事不敢做 教友均係良善人 大人高陞要評論 我們屈情不屈情  
按察拍案說強口 三十掌嘴不容情 廷福挨打心難忍 望着董公淚淋淋  
口稱神父我難過 只怕有命活不成 神父與我把經念 懇祈天主赦罪人  
董公當堂把經念 祈求天主救靈魂 按察一見哈哈笑 人役發笑不絕聲  
吆喝一聲把堂退 仍然收進監牢門 廷福過了三天正 監牢之內把命傾  
靈魂直往天堂去 永遠不滅享長生





## 董聖人致命歌訣下篇

### 總督衙門定罪

嗣後按察事不問也無動靜也無音  
大小今日上司去即速准備莫消停  
只聽咕哢三聲炮大人堂上把轎升  
門丁拿帖往內稟制台頃刻把堂升  
按察上前把安請口稱大人可安寧  
月前襄陽解來案教匪計有十二名  
按察拱手忙回稟口稱大人在上聽  
各樣刑法俱用盡口供未得半毫分  
特見大人來請令大人吩咐怎樣行  
總督聽說就傳令將案提到我衙門

忽然一日又傳令  
吩附人役衆兵丁  
差官隨傳一枝令  
人馬紛紛聚轅門  
順走大街來得快  
來到總督大衙門  
雲撥一响落了輪  
差官連忙開中門  
制台吩咐列了坐  
二人堂上問原因  
可曾照案將他問  
可曾審出他實情  
此案卑職把他訊  
無有一堂不用刑  
不知用的甚麼法  
甚麼邪術護在身

本部明日將案審 定要審出真實情 按察遵了總督令 卽速回衙就點名  
以前解來十二個 監牢死了人一名 吩咐把案齊帶定 送到總督大衙門  
見了大人速交令 就說拖死犯一名 以前本是十二個 如今只有十一名  
人役喊叫得了令 一齊拉出監牢門 差役拿令前頭走 後跟神父教友們  
馬步兵丁把案帶 刀鎗劍戟緊續跟 順着大街走得快 不覺到了大衙門  
中軍不住往內稟 大人傳令把堂升 人役一齊把堂站 上下吆喝不絕聲  
差官報門案帶進 總督吩咐去了刑 開言就把董公問 你就是個西洋人  
是誰引你中國進 一路同伴有幾人 走了幾個甚麼省 到過那些州縣城  
那年來到湖北境 住到湖北甚地名 爲何勸人把教進 怎麼好哄我國人  
你向大人說實話 免得大人動非刑 董公當堂將話論 我本是個傳教人  
上替吾主立表樣 下勸世人救靈魂 父母膝下把孝盡 手足弟兄不傷情  
非禮之地不可踐 非禮之言不可聽 私慾偏情概禁止 不圖財帛與金銀

勸人行事要秉正 禁止奸盜與邪淫 恭敬天主盡本分 別無他意半點情  
爲人要把心放正 不知怎麼是哄人 你說與我非刑受 任憑用個甚麼刑  
任你將我用刀刮 任你把我點天燈 我的肉身交與你 任你把我怎樣行  
今日只有一個命 難道兩個命不成 總督一聽怒氣生 當堂盡敢抵大人  
我國主子現有令 不准容留外洋人 違了我國主子令 藐視王章罪不輕  
不動大刑不招認 諒你不肯說實情 吩咐手下燒火練 火鐵燒紅烙他身  
腿上與我打火印 看你招承不招承 人役一聲得了令 炭火燒了一大盆  
左邊過來人四個 右邊又來人四名 喊叫一聲齊動手 董公打倒在地平  
週身衣服剝干淨 五花大綁上了繩 火練一根盤在地 董公跪在上面存  
腿上打了兩火印 火鐵又烙前後心 可恨總督心好狠 橫身烙得油淋淋  
人說如德亞國狠 更比如德狠十分 董公至死不招認 制台吩咐又換刑  
連叫鐵匠打鐵印 四個大字上面存 邪教和尙四個字 凌辱聖教欺了心

喊叫人役將他網 忙將火印烙頂門 這些刑法狠不狠 董公忍受不做聲  
只因他聽天主命 口稱耶穌聖母名 連叫聖母可憐我 耶穌救我不絕聲  
總督見他不招認 回轉又問教友們 因他一人不安分 連帶爾等受苦刑  
汝等一同把教背 放你個個轉回程 你替大人將他打 打他一下問一聲  
問他傳教不傳教 問他哄人不哄人 用手將他鬍鬚扯 頭髮鬍鬚扯干淨  
你等當堂立憑證 各自逃身轉回程 五個教友聽他命 五個教友不毀心  
他們上前用手扯 髮鬚扯得干干淨 有個教友心不忍 檢些鬍鬚藏在身  
帶在身旁如珠玉 你們今日黑良心 董公心裏難得忍 好似亂箭穿他心  
受刑萬狀我不悔 情愿捨身救靈魂 爾等今日把主背 背了天主傷我心  
眼見靈魂不能救 辜負吾主救世恩 總督又將董公問 到底悔心不悔心  
董公言說我不悔 不過將我油鍋烹 任你拋到刀山上 想我悔教萬不能  
這句話兒抵得狠 惱怒總督周大人 甚麼邪術將身護 不懼刑法了不成

吩咐手下殺黑狗 速將狗血淋他身 狗血一碗要他嗑 倘若不嗑再動刑  
兩旁人役齊答應 接了狗血一大盆 將口打開要他嗑 又生狗血淋在身  
一盆狗血俱用盡 董公好像血糊人 總督又將董公問 大人有言聽在心  
亦把苦像用腳踏 我今放你一條生 董公一見心不忍 抱着苦像若尊親  
人役一把奪過去 將像拋到污穢坑 董公心裏實難忍 眼淚不住往下傾  
可嘆我的救世主 今日落在污穢坑 你們不過要我命 輕慢吾主傷我心  
又見衆官將言問 我今有話說你聽 你爲甚麼不惜命 你爲甚麼不貪生  
怎麼要把刑法受 未必不是肉長成 你把十字來踏斷 我們一同去要恩  
務必一定把情准 望望大人賞你恩 大人台前把情講 饒命轉回西洋城  
董公聞聽隨答應 十字原是我的根 爲人一生莫忘本 忘却根本枉爲人  
萬里江山憑十字 未得十字坐不成 買賣田地憑十字 未得十字有人爭  
但凡大事用十字 非有十字事不成 你們逼我踏十字 十字爲何惱你心

董聖人致命歌訣 … 下篇

一六八

總督吩咐去抬像 抬個魔像泥木身 魔像放在大堂上 令公上前把禮行  
望着此像拜三拜 大人把你也生成 董公絕意他不肯 到底算個甚麼神  
你們敬他求感應 就是你們活先人 我國未有這件事 只曉天主教是純神  
總督又傳一枝令 白衣與他穿在身 此衣你們甚麼用 好好說與大人聽  
董公一見將他問 此衣吾主留的憑 黑落得王將衣贈 凌辱吾主是癡人  
此衣身穿喪的命 故此我們要報恩 目下一千有餘載 祭獻吾主是證憑  
大人堂上哈哈笑 人役譏笑不絕聲 可算是個好漢子 吃了匾擔橫了心  
爾等立心不要命 當堂畫押莫悔心 五個教友把押畫 董公畫押卷裏存  
一齊又把監牢進 總督文書進了京 刑部大堂把罪定 絞決董公人一名  
其餘隨教不招認 發配廣東去充軍 刑部文書齊封定 各省案齊再發文  
嗣後總督未審問 八個多月未動刑 董公監牢真可憫 橫身腫得一般平  
茶水口裏不想噓 飯食腹內不欲吞 雖說有人在伺候 到底沒有一安寧

思想家鄉眼流淚 不由一陣心好疼 在家一心要遠走 來到中國救靈魂  
爹娘阻攔我不肯 天主台前把功成 我有甚麼功勞在 甚麼善功悅主心  
坐監坐牢我心願 受盡非刑不毀心 我的補贖做不穀 上等痛悔罰不清  
祈求天主寬免我 我今是個大罪人 山海遠隔難通信 痛兒爹娘不知情  
想到此間心不忍 珠淚滾滾往下傾 跪在監牢修書信 叩稟高堂二雙親  
玉體曆年可安好 手足同胞諒清平 兒今離別有六載 未奉甘旨是罪人  
指望養兒把孝盡 誰知空費一場心 今日只落來個信 父母台前報大恩  
勸父不要把兒想 勸娘不用掛在心 父子情腸難割捨 生離死別有定評  
但願爹娘無疾病 但願爺娘福壽寧 但願吾主來照應 但願聖母時看承  
在生不能把孝盡 死後報答養育恩 紙短情長言難盡 叩稟爹娘莫憂心  
日後再想見兒信 除非死後又復生 書信寫畢來封定 信皮外面寫得清  
不肖之子董文學 跪叩堂上二雙親



## 董聖人升天

那時監牢不要緊 准許教友出入行 來個教友鳳安德 特爲盼望董聖人  
教友一同把監進 見了董公把禮行 神父可是受了罪 說着眼淚往下傾  
董公言說不要緊 不用替我來傷心 爲人要聽天主命 切莫失望冷了心  
恭敬天主有照應 吾主必不負你們 回家早晚盡本分 相勸兒女要熱心  
神父今日囑咐你 千萬莫忘天主恩 教友一齊來答應 神父大人勞了心  
董公又來將言問 有句話兒你們聽 外面與我常打聽 可有神父到來臨  
見了你就說我請 接他到此有事情 這件事兒最關緊 早晚打聽要留心  
教友答應是是是 辭別董公起了身 心想那裏有神父 我到何處去找尋  
教友都說是難事 除非天主賞賜能 恰恰有個楊神父 不先不後到鄂城  
這位神父名安德 他是直隸順天人 聽說董公遭大亂 心中早晚不安寧

一心要想來盼望 不覺到了湖北城 楊公他把省城進 教友將將出城門  
不料當面來看見 這可是個奇事情 神父連喊鳳安德 教友回首楊公稱  
楊公低聲將他問 董公下落可知情 教友答應我知道 現在總督大衙門  
監牢遵了他的命 我個神父到來臨 那料今日來會見 天主賞賜真全能  
這個機會真湊巧 可見董公事該成 楊公言說引我去 教友回言跟我行  
穿街過巷來得快 監牢就在面前存 神父暫且你站定 待我上前去叫門  
禁子舉目朝外望 來的又是鳳先生 教友答應說是我 又要勞動你的心  
禁子言說不要緊 你我俱是自己人 順手開了門一扇 神父教友往內行  
董公正在把經念 忽聽有人喊聖人 舉目抬起頭來看 楊公走到面前存  
上前一把來抱定 眼淚不住往下傾 說了一聲你好苦 翻身便倒在地平  
楊公心裏難得過 氣塞咽喉不做聲 跟隨先生忙抱定 連喊神父幾十聲  
恰到有氣連聲叫 楊公漫漫又還魂 坐在地下悲聲放 鐵石人間也淚淋

董聖人致命歌訣 … 下篇

一七二

今日你受這個罪 叫我如何心不疼 爲的替主盡本分 爲的世人救靈魂  
落得這個好光景 受苦受難誰心疼 監牢哭壞楊司鐸 教友一旁勸傷情  
董公不住眼流淚 安慰楊公他的心 你今不要長悲淚 不要勞費損精神  
我來替主盡本分 罰我補贖要就承 生我只有這個命 贊主救靈不虔心  
勸你不要把我嘆 勸你不用掛在心 你今替主盡本分 天主務必賞你恩  
我若日後把命盡 煩你與我念句經 祈求天主寬免我 死後不忘你的恩  
還有一事最當緊 此事務必要勞心 請你與我把工辦 辦個神工盡了心  
相幫念經把罪赦 懇祈天主赦罪人 楊公言說好好好 這可是個大事情  
況且監牢不安靜 人眼稠密恐難行 董公開言忙吩咐 叫聲教友鳳先生  
你向幾個老板說 叫他說話莫高聲 請到外面坐一會 退候一時感人情  
禁子連忙來答應 大家一齊走出門 董公神工來辦定 神父念了救罪經  
辦畢神工把心盡 董公哭得很傷心 我今寫了一封信 不知何日帶回程

二老爹娘都不曉 手足弟兄不知情 聖人又把楊公請 這封書信要勞心  
費心煩交畢主教 少到台前問安寧 與我說到多多拜 拜托主教老大人  
有人轉回西洋去 將信帶與二雙親 家信一封最關緊 切勿遺失要記心  
教皇恩典未曾報 在生枉爲一個人 楊公言說我知道 你今只管放寬心  
包原與你帶得到 一定帶回西洋城 楊公告辭身方動 賞了禁子二兩銀  
煩你早晚要照應 拜托事事要看承 禁子施禮說多謝 多謝老爺頗費心  
時刻着人來伺候 老爺千萬放寬心 楊公離了監牢走 一心奔往河南城  
帶了董公一封信 要交主教畢大人 既去楊公我不論 回頭再明董聖人  
開言叫聲衆教友 我有一言聽在心 相幫與我把經念 祈求天主要賞恩  
我若一命身死後 不得辜負你們心 教友都聽董公命 一同跪地念聖經  
望着董公將經念 懇祈天主赦罪人 董公大事安排定 只等後來到上文  
監牢囚犯多得狠 也有一半是歹人 看見董公傷跡很 他們心裏也慘情

都說傳教不犯禁 勸人進教學好人 我們出世不務正 攔路劫搶殺傷人  
犯過多少好大案 不懼王法亂糊行 坐監坐牢犯罪受 認死總是不招承  
各樣刑法都受過 還未受過他那刑 可算是個硬漢子 臨死他也不認承  
我們一同把監坐 不知誰死與誰生 囚犯監牢紛紛論 上司那天到了文  
總督接文不違令 當時監牢提犯人 先提五個江湖盜 拿牌又提董聖人  
教友只說到了令 曾恐堂訊有生成 一個教友得了信 聽說來了一封文  
董公事情不妥當 跟隨一旁看分明 喊叫人犯齊帶走 大人當堂點了名  
吆喝一聲來綁了 個個紅衣披在身 五花大綁用繩細 追命旗兒插背心  
先寫五個江湖盜 斬決犯人共五名 又將董公用繩細 一個木牌寫得清  
上書教首董文學 下書絞決犯一名 斬官吩咐把案帶 刀鎗擺的一片明  
連放三聲追魂炮 個個頭上走真靈 惟有董公他聽命 情願一死報主恩  
頃刻來到法場上 看的百姓亂紛紛 喊叫閑人閃開路 轟的一聲怕殺人

先斬五個江湖盜 董公跪地在念經 一聲吩咐抬絞架 吆喝一聲來緊繩  
聖人綁在木架上 人役忙得不消停 三絞三放追了命 靈魂不覺離了身  
他怕董公未絕氣 照胸三脚踢吊心 看的百姓眼流淚 都說死得很傷心  
個個百姓閑談論 斬官又傳一枝令 不准死尸下絞架 曉諭三天示衆人  
董公聖身懸在架 臉上格外放光明 死後更比生前勝 好似桃花來粧成  
週身傷跡無半點 天主光榮無比能 百姓都說是奇事 看他不像死尸形  
不怕那時把教禁 當時還有奉教人 死了三天來顯聖 這個聖蹟顯的明  
從空懸個十字架 明明朗朗大現形 日間好像一疋布 晚來好似紅火雲  
一連懸了數日整 武漢三鎮看得清 十字懸在空中裏 聖蹟映到北京城  
日月失光白雲少 烏雲遮住紫京城 金鑾殿上把燈點 文武參禡不見君  
道光皇爺心害怕 莫非要塌北京城 傳旨召選欽天監 道光皇爺問原因  
自朕登基把位坐 已有二十又一春 從來未見這件事 甚麼緣故日不明

卿等管理欽天監 國家有個大事情 莫非那國要造反 想奪孤的九龍廷  
你們早晚觀天象 將話說與爲皇聽 衆臣當殿齊奏本 我皇萬歲龍耳聽  
臣等夜晚觀天象 國家不久有刀兵 我皇違了上天命 惱怒上帝降殺星  
主上若不認己罪 從此以後不太平 天降魔王擾天下 鬧得國家不安寧  
我皇萬歲要謹慎 祈求上帝要賞恩 道光皇爺准了本 當時召選文武們  
皇上金殿傳聖旨 曉諭我朝衆大臣 趕緊與皇做就表 齋戒沐浴要淨身  
皇城高築臺一座 上下俱用五色綾 鋪毡結彩預備定 金鑪不住把香焚  
週圍齊把彩燈掛 輪流伺候要勤心 整冠束帶皆端正 爲皇御駕親自臨  
卿等排班要齊整 御前待衛聚午門 御林軍兵前開路 保駕將軍不離身  
皇上龍鳳車中坐 祈求上天要賞恩 文武百官伴聖駕 刀鎗排的一片明  
一日三次把臺上 早晚慇懃甚虔心 那個違了皇帝令 立斬午門不容情  
文武百官都聽令 並無一人心不誠 皇帝上臺把表進 重罪求赦要移輕

道光皇爺醒寤了 准許世人把教遵 再也不敢把教禁 再也不說是匪人  
再也不違天主命 早晚祈求甚虔心 此是道光手裏事 二十一年是實情  
這是皇帝心腹病 隱藏腹內不做聲 恐怕外人知道了 進教又要把教行  
密旨一道傳各省 莫說聖教是歹人 設若不遵皇帝命 削職離任去充軍  
不准官員把教阻 從此再莫亂糊行 知道假裝不知道 皇帝有錯不說明  
董公就是那年死 九月十一喪的身 那天是個瞻禮六 午時三刻一命傾  
教友商量要收殮 急忙着人去打聽 若是聖屍卸下架 我們好去收屍形  
幾個教友來得快 來到法場看分明 人說大人他不准 不准有人收屍形  
那個違了大人令 依律治罪不容情 教友一時無可奈 心想花費幾兩銀  
出了銀子三兩正 私自買活手下人 吩咐更深要夜靜 你們到此莫露聲  
急速備辦棺兩口 一個假的一個真 假的我把封條上 真的你們就裝人  
我們抽張把底換 莫等外人得知情 教友答應好好好 今晚就是這樣行



董聖人致命歌訣 下篇

一七八

進城就把棺木買 兩口棺木往外行 假的石頭裝在內 真的去裝聖人形  
當時抬來城門外 等候三更把事行 眼見紅日將西轉 城外夜靜少行人  
教友派人殺場進 忙將聖尸抬回程 抬到家中用水洗 身上從新換衣巾  
教友一齊把經念 連夜埋葬洪山坪 嗣後教友刊碑記 碑記上書董聖人  
教友回家細思想 董公死得真慘情 越思越想越憂悶 個個憂悶好傷心  
人說吾主死的苦 他比吾主不差分 吾主受刑只一處 就在比辣多衙門  
董公今日受的罪 谷城襄陽到省城 吾主曾把茨冠帶 他受火印烙頂門  
主受唾面與掌嘴 他的鬚髮拔干净 吾主曾將醋膽飲 他今狗血腹內吞  
吾主受過鞭責苦 他今受過板打刑 吾主背負十字架 他今木架受非刑  
舊日木架將主釘 他今木架把命傾 主死兩旁釘二盜 他今陪斬五犯人  
吾主死時利鎗刺 他今三絞追了魂 處處效法主表樣 無有一處心不疼  
人說如德亞國狠 這比如德狼十分 想到此間心難忍 忽然一事又關心

幾個教友同議論 將他聖物買回程 一日秤了銀十兩 托人進衙去說情  
門房師爺把情准 當將祭箱抬出門 外面封條俱封定 什物不差半毫分  
教友拾回家中去 遺留後來爲證憑

### 遷移聖骨

教友勞心不必論 再說總督周大人 貪官受賄賊得很 善取民財不滿心  
百姓一同把京進 個個修本見當今 道光皇爺把罪定 拔官削職除了根  
活罪難逃死罪免 發到外邊去充軍 湖廣總督官一品 成了皇犯大罪人  
道光二十二年事 也是九月到的文 九月十一一起解走 午時三刻動的身  
董公死了一年正 前後相應不差分 總督充軍我不論 再說縣官糊塗盆  
他在谷城做縣官 無志無才又無能 監牢跑了攔江案 一監囚犯跑乾淨  
四路捉拿無踪影 派差密訪無一人 上司要案要得很 日夜急得只是哼

董聖人致命歌訣 … 下篇

一八〇

他看事情不妥當 懸樑高掛一根繩 黑夜吊死二堂上 天亮差役才知情  
師爺行文上司報 縣官自縊把命傾 知府文書行到省 巡司奏摺進了京  
道光皇帝把罪定 死後身上套鐵繩 一付鐵鍊將棺細 安埋不准入老墳  
此事道光手裏事 二十三年是實情 可見天主有報應 賞善罰惡很公平  
世界不得主照應 天下盡是作惡人 死後教皇得到信 董公致命喪了身  
一封書信中國進 將公屍骨搬回京 主教田公接書信 親到湖北來起墳  
高搭棚彩來照定 主教大人念聖經 大人親把聖骨檢 銀箱裝就裹黃綾  
九日虔備禮恭敬 大人禮畢要動身 主教搬骨起程走 教友哭得很傷心  
因爲救靈喪的命 叫人如何心不疼 董公祭箱來獻上 交與主教田大人  
聖物概行都在內 聖爵祭衣如祭巾 主教大人帶回去 不負董公救靈魂  
主教回言好好好 可把教友操了心 爾等熱心求盼望 天主自必要看承  
大人江邊把船上 教友拜跪送大人 主教開船動身走 個個教友哭回程

那時世界不安靜 船公一路到清平 不覺到了江南省 聖骨賓到寧波城  
嗣後過了數年整 來了主教顧大人 派人又把聖骨檢 屍骨搬回西洋城  
董公表衣裝在內 交與聖堂來收存 吩咐已畢把船上 打鑼開頭動了身  
過了多少大鎮市 越了多少州縣城 船遇順風似跑馬 掛棚猶如風送雲  
在路行程走得快 上海不遠面前存 到了碼頭把船定 卽速換船又要行  
主教當把洋船上 歇了一天又動身 平平穩穩把海過 天主仁慈真全能  
船到海邊擺了岸 派人回國送信音 教皇聞聽人報信 當時吩咐文武卿  
董公聖骨回來了 卽速與我接進京 衆臣不敢違皇命 一齊接到十字亭  
聖骨接進皇城內 金鑾殿上把屍停 吩咐主教把骨驗 打開銀箱看分明  
教皇親自打安所 文武百官念聖經 建定九日做敬禮 教皇哭得很傷心  
贊主救靈廢了命 只見聖骨不見人 幾多大人眼流淚 個個哭得是慘情  
吩咐金鼎合御葬 綵棺套就致命身 百官一同把葬送 並無那個心不疼

增爵會內安了殯 外面大石掩了墳 董公大事安排定 勞費教皇許多心  
董公他把聖蹟顯 處處聖蹟顯得靈 教皇准奏列了品 可是天主大忠臣  
聖人天堂把福享 永遠福樂享常生 吩咐中國把堂建 聖堂修在黃草坪  
大堂就在谷城縣 核桃溝裏永垂名

### 保正劉宗林升天之奇妙

董公天堂不必論 再言保正劉宗林 喜歡神父和教友 是個熱心快腸人  
董公遭難他不忍 他爲董公操了心 董公今日把命喪 忽然一病上了身  
日間不想茶和飯 晚來睡臥不安寧 兩眼睜睜把命盡 靈魂不覺離了身  
董公天堂眼看定 可是保正劉宗林 靈魂今往那裏去 喊叫不用往前行  
保正回頭朝上望 一眼看見董聖人 一個雲梯拖在地 惡獸臥在路中心  
保正一見心害怕 阻攔不能往前行 也學教友叫聖母 耶穌救我不絕聲

喊了幾聲獸不見 保正走到面前存 施禮就把董公問 你是幾時脫的身  
屢次三番問你信 路程遠了信不真 有的說是你死了 有的說是不知情  
誰知今日還在世 你我叙叙舊日情 離別幾載未見面 如同隔了幾十春  
今日可是恭喜你 脫身緣故說我聽 董公這裏開言問 叫聲保正劉正林  
我在省城廢的命 把我三絞木架刑 我今列了真福品 我在天堂當聖人  
原日受難多謝你 勞你替我關了心 人生有恩須當報 不得負義忘你恩  
有心帶你天堂去 可惜是個外教人 快去進教來領洗 得了主恩能救靈  
我今與你做主保 祈求天主要賞恩 回家速把神父請 准備領洗救靈魂  
不要不得天堂去 千萬莫負我的心 囑咐言語謹要記 莫當狂風吹耳根  
我在此間將你等 快快與我急速行 保正叩頭把恩謝 有勞聖人一片心  
辭別董公還陽轉 悠悠一氣又復生 一家老幼眼流淚 兒女哭得很傷心  
不歸陰路歸陽路 再到陽間過幾春 正哭之間聽說話 棺木內面有人啼

當時揭開棺木看 果然爹爹還了魂 這可是個稀奇事 那有死了又復生  
一家老幼都歡喜 驚動四鄉左右鄰 親戚朋友都來看 個個都說有德行  
看來爲人要行好 行好不用問前程 親朋正在閑談論 保正開口說原因  
各位親朋請坐定 有勞你們關了心 非是我今不得死 有句話兒說你聽  
在此傳教董神父 他爲教友把命傾 天主將他列了品 現在天堂當聖人  
原日董公遭大難 與他做伴下谷城 他今把我恩典賞 救我靈魂上天庭  
故此送我還陽轉 求領聖洗得天恩 我若不把聖洗領 靈魂難逃地獄門  
叫我卽速回家轉 快接神父到家庭 再三囑咐我的話 謹記務必照樣行  
保正這裏開言叫 我兒時發你是聽 趕緊與我聖堂去 多拜神父要勞心  
時發遵了父親令 邁步如梭往前行 翻山過嶺來得快 聖堂就在面前存  
進堂雙膝忙跪定 口稱神父在上聽 來接神父我家去 神父終傳我父親  
高公開言將他問 那裏教友認不清 你今現在那裏住 你父叫做甚麼名

時發見問忙回稟 神父我是外教人 我們就在黑溝住 我父叫做劉宗林  
離此約有四里路 故此要勞神父心 高公聽說是外教 從頭至尾問原因  
既未奉教求領洗 終傳你父必有情 你今與我說實話 不然神父不應承  
時發叩頭忙回稟 神父大人請上聽 我父得了憂慮病 死了一夜又還魂  
言說看見董神父 他與聖人叙舊情 原日董公遭大難 我父與他關了心  
親自送他還陽轉 求領聖洗得主恩 不然不得天堂去 特接神父老大人  
高公聽他這段話 吩咐準備卽速行 若不與他把洗付 天主降罪難就承  
時發前面把路引 後跟神父高大人 一路行程來得快 不覺到了保正門  
保正看見神父到 上前叩頭來謝恩 神父與他把洗付 堅振終傳完全行  
層層禮節都做到 可把神父勞了心 預辦酒席來款待 合家老少來謝恩  
神父酒畢回家轉 保正吩咐送大人 一家叩頭來相送 神父囑咐要熱心  
不言神父回堂去 要把保正明一明 保正坐在草堂上 吩咐家中兒女們



今蒙天主賞恩典 從此進教要熱心 我若日後身亡故 切莫失望冷了心  
在家早晚把經念 感謝吾主教世恩 囑咐言語勞勞記 莫負董公一片心  
保正家務安排定 過了三天命歸陰 靈魂只往天堂去 他隨董公上天庭  
天主把他恩典賞 靈魂永遠享常生 保正天堂把福享 永遠福樂在天庭  
死去活來纔進教 真個有福劉宗林 這是董公一聖跡 再說忠成黑良心  
貪財送了董公命 忽然一病上了身 得了魚鱗並倒掛 魚鱗倒掛活不成  
死不死來活不活 飯食一點不能吞 銀子盡行化完了 病疾未曾去半分  
睡在床上連聲叫 只說魔鬼顯威靈 想到此間心好悔 當日不該黑良心  
欲求天主賞恩典 曾恐天主不容情 心裏一時難得過 口中黑水望外傾  
頃刻之時肚皮破 黑水流了幾大盆 忠成一命身死後 魔鬼勾去他的魂  
天主台前聽審判 置下地獄受苦刑 茹達賣主忠成學 腹破臟裂同樣行  
教友地獄受永苦 保正靈魂上天庭 你看那好那不好 作事必須三思行

爲人要學劉宗林 莫學忠成黑良心 靈魂死後聽審判 可見天主賞罰明  
莫說善惡無報應 舉頭三尺有神靈 董公他把聖蹟顯 處處盡是眞實情

### 李軍門救子

這些話兒不細講 再聽杭州一段情 時在光緒年十八 這個聖蹟顯的靈  
那年冬月十五日 此事出在杭州城 有個大人他姓李 原籍本是湖南人  
提督軍門巴圖魯 官名教做李翰興 現在杭州把兵帶 統領各營馬步軍  
他有一子李官保 年紀才有十二春 年將半百只一子 夫婦當作掌上珍  
大人愛子如珠寶 好比天上降下星 只因頑耍失了手 烘然火藥燒了身  
週身衣服無半點 眉毛頭髮無半根 上下好似黑墨染 猶如煤炭來裝成  
大人腹內如刀絞 太太好似箭穿心 夫婦二人抱頭哭 口叫我兒心好疼  
幾多官員把城進 各路四處接醫生 請來醫生人兩個 一同上前把病診

這個話說不得好 那個話說火攻心 搖頭擺手難得治 大人另去請高明  
個個醫生辭去了 大人哭得甚傷心 差官二次把城進 福音堂內接醫生  
大英醫生來看症 口稱大人請上聽 少爺今日這個症 除非天神把病診  
非得仙丹難得好 火毒已經攻了心 心口只剩一點氣 頃刻就要命歸陰  
大人聞聽醫生論 昏倒地不做聲 牙關緊閉面變色 氣塞咽喉脚手冰  
將官上前忙抱住 連叫大人不絕聲 太太不住連聲叫 嚇壞家裏老少人  
連用姜湯灌腹內 悠悠一氣又還魂 大人哭說捨了我 眼見姣兒無救星  
許多大人來相勸 多少師爺打總承 如今現有聖教會 天主堂內甚慈心  
不妨抬到聖堂去 請托神父把病診 倘若有緣治好了 方顯天主有威靈  
大人心裏沒有計 一言提醒夢中人 當時傳下一枝令 吩咐哨官兩個人  
急派親兵人四個 速將少爺抬進城 卽速抬到聖堂去 多拜神父衆大人  
拿帖與我把安請 千萬要勞神父心 大人致意多多拜 囑咐言語要記心

四位神父共議論 當時與他把病診 週身上下將藥服 神父一旁念聖經  
吩咐着人來看守 夜晚病房莫熄燈 神父與他做敬禮 祈求天主要賞恩  
聖堂齊把彌撒做 四台彌撒盡舉行 神父去到小堂內 將話說與修道聽  
你們一同做敬禮 九日虔備要熱心 小堂當家董公妹 目下八十有二春  
他與董公把墓拜 武昌城外洪山坪 遠隔千里來朝墓 不負同胞兄妹情  
朝墓已畢回堂轉 神父一見喜在心 小堂格外要潔淨 早晚念經要虔心  
正在商量做敬禮 不料你今轉回程 董公遺留衣一件 交做經管代收存  
快快你把聖衣取 帶過聖堂把病診 神父吩咐不違命 當時取出聖衣巾  
即忙帶到聖堂內 神父走進病房門 董公聖衣拿在手 吩咐蓋到病人身  
侍候人役齊答應 兩個差官不消停 當時就把聖衣蓋 病人安然不做聲  
神父聖堂彌撒做 修道小堂齊誦經 一邊求的是天主 一邊求的董聖人  
聖人聖女做主保 董公聖蹟顯的靈 九日虔備將告竣 病人不覺起了身

董聖人致命歌訣 下篇

一九〇

週身傷跡無半點 就是白面一書生 雖然未得眉與髮 更比從前勝十分  
差官回營去送信 將話說與太太聽 我們少爺傷跡好 今日一早起的身  
況且聖堂能行走 只說天主有威靈 少爺吩咐來把信 大人太太莫憂心  
信這是個稀奇事 誰知死了又還生 大人聞聽心歡喜 太太一旁笑盈盈  
多蒙天主賞恩典 搭救我兒活性命 皆因我你不絕後 眞正天主在看承  
今日方知有天主 滿城官員盡知情 文武官員齊道喜 人馬紛紛集轅門  
人人都說有天主 個個齊把舌頭伸 衆位大人把話論 去將少爺接回營  
夫人傳下一枝令 吩咐合營馬步軍 速將隊伍排齊整 大人聖堂去謝恩  
馬步兵丁得了令 准備伺候不消停 只聽咕哢三聲炮 大人頃刻把轎升  
軍門升了八抬轎 前呼後擁鬧沉沉 順着大街走得快 看的百姓亂紛紛  
那個言說有天主 這個言說有威靈 不言百姓閑談論 一時來到聖堂門  
聖堂門外三聲炮 神父吩咐開中門 大人他把聖堂進 見了神父就謝恩

一來天主仁慈大 二來各位勞了心 神父接進客廳內 謙恭施禮把身平  
請出少爺李官保 大人一見喜在心 眞得天主將兒救 焉有性命到於今  
吩咐上前忙叩首 感謝神父衆大人 飲茶已畢告辭走 一齊送出聖堂門  
大人施禮言不敢 愚弟敢勞神父們 躬身舉手把轎上 父子一同轉回營  
馬步兵丁前帶路 後面提督李軍門 穿街過巷走得快 不覺到了營房門  
大人下了八抬轎 中軍帳裏說原因 吩咐哨官人兩個 大人有言聽在心  
進城與我把匾定 兩塊大匾滿上金 神醫妙術四個字 海外良心董聖人  
提督軍門巴圖魯 頓首敬叩李翰興 期定臘月初八日 准備聖堂還愿心  
命他趕緊把匾做 臨期一定把工成 哨官回言是是是 二人進城不消停  
招牌舖的去做匾 營門上了馬快行 哨官領令把匾定 大人又傳一令申  
差官一聲得了令 曉諭各營馬步軍 你等各營預備好 號衣戰裙俱換新  
鎗炮旗號都準備 臨期都要聚營門 那個違了大人令 責打四十不容情

董聖人致命歌訣 … 下篇

一九二

吆喝一聲得了令 個個營官把令遵 不覺到了初八日 大人令箭插轅門  
吩咐人役將炮點 驚動各營馬步軍 帶兵將官把馬上 哨官忙得不消停  
吩咐人馬齊站隊 刀鎗旗號一片明 隊伍站得多齊整 等候大人把令行  
營官哨官齊站定 馬兵步兵兩邊分 報馬不住常來往 笙簫鼓樂鬧沉沉  
只聽營門三聲炮 大人頃刻把轎升 動身就把鞭炮點 鎗炮放的不絕聲  
馬隊前面把路帶 步兵不住緊隨跟 金鑼不住前引路 鑾駕擺的一片明  
黃綾包住金字匾 各樣禮物辦的精 抬的山珍和海味 滿漢蘇食記不清  
二十四纜紹興酒 還有魚翅和海參 金華火腿無其數 五色彩緞甚鮮明  
內有四件狐皮襖 兩對人高珠砂瓶 外繡一套龍鳳彩 高掛聖堂正中心  
禮物辦的多齊整 抬着跟隨一路行 隊伍擺過五里路 相連接住聖堂門  
合城百城眼看着 都說天主有威靈 頃刻之間大人到 馬步三軍左右分  
軍門下了八抬轎 炮响三聲開中門 當時吩咐把匾釘 金匾懸掛聖堂門

笙簫鼓樂多熱鬧 細吹細打不絕聲 大人上前把匾拜 三跪九叩平了身  
神父接進官廳內 軍門大人又謝恩 神父阻攔他不肯 今日一定把禮行  
備辦酒席來款待 大人叨擾說費心 酒過三巡杯落盞 大人告辭轉回程  
差官吩咐齊侍候 兵丁忙得不消停 軍門大人前頭走 神父相送出堂門  
打躬施禮把轎升 炮响三聲起了程 大人還愿回營轉 將話說與太太聽  
太太一聽心歡喜 我們從此把教進 恭敬天主有好處 望求天主救靈魂  
感謝天主能造世 真正無限仁慈心 董公聖蹟說不了 此是大略一段情  
光緒一十八年事 冬月十五可證明 董公他把聖蹟顯 可與天主把光爭  
視之不見求之應 聽則無聲叩則靈 他爲聖教致了命 如今相隔數十春  
聖堂蓋在穀城縣 聖墓現在洪山坪 聖衣遺留杭州省 聖骨殯在寧波城  
隨後都搬羅馬去 聖人到處顯奇靈 無所不在處處在 處處都有董聖人  
奉勸教友要遵命 天主必不負我們 熱心教友誦一遍 如贊聖人念了經  
這是一本致命傳 萬古千秋永垂名 我求聖人做主保 死後同你上天庭



00394

24  
00223 2

(2)

005